

爱你不关你的事  
作者：凌尘

---

自被表哥退婚，她这清丽佳人一夕贬值，成了征婚路上的常败军，看来那些当她是笑话的蜚短流长一时半刻不会了，只好自我放逐江南，图个耳根清静。

那个“樵夫”她一见倾心，再见却伤心！原来他心里早有个心爱的香囊主人，可是“死也可以活标”啊！死缠烂打的结果，方知跛脚的他 来历不凡，更轻惹不得.....

---

前序 第一章 第二章  
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 
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 
第九章

前序

---

睡吧！我的爱

凌尘

赶稿！赶稿！赶稿！

脸上冒了几颗痘子没空去数，吃了什么东西下肚也食不知味，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严重失调。

（后果如何，请各位自行想象），受着辐射线照射，近视度数越来越深，肩膀和手臂抽搐发疼.....

我的青春就要这样耗在一堆电子稿件中，一去不回了么？

朋友来访，计算机也没空关，就任稿子摆在一旁，吃电、吃电、吃电，讲没几句话，设定好一分钟不去动它就会冒叫来的屏幕保护程序，又在叫我了.....

“.....书名又被火星人马赛克了，月底截稿，加油加油加油！”

一行字缓缓闪过屏幕，朋友见了大笑，笑天下怎么会有我这种人，搞这种飞机。

看到没，我多努力啊！连做梦也梦到写稿，醒着的时候更不用说了，编辑大姊你不必感动的流眼泪，稿子都被你弄湿了，那是我印很久的稿子哩！各位读者更不要感动的痛哭流涕，你们弄湿的可是书喔！

我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吗？

很好，我看到很多人点头.....各式各样的头，谢谢你们的同情票，我会遵照你们的旨意，去狠狠睡上三个晚上，满满三十个小时，呃！多梦幻的数字啊！

大家一起安息吧！信睡觉者得永生！

阿弥陀佛！睡哉睡哉！

Z Z Z Z Z Z Z.....

第一章

---

天气真热！

关中的天气不过刚入夏，炎阳火烫的强光便杀得人昏头转向，提不起劲，该干活的人少了精力，有钱有闲的人也没了享乐的活力。这该死的关中炎阳，真教人气结，指天大骂后，又不得不唉声叹气、低声下气地求祂收敛些，好歹下个几斤几两雨。谁教天生万物以养民，虽然民无一物以回天。

饭馆中，饮茶避暑兼闲聊碎嘴的人们越来越多。炽热锁得住人们的四肢百骸，锁不住四肢百骸之外，那道软趴趴舌头……人们将炎阳下仅余的力气，全集中在那张嘴上，藉以宣泄无处可去的闷气。

唯独她袁环秋例外。

闷闷地坐在饭馆中独饮，茶是甘美抑或苦涩，环秋既尝不出也不在乎，只是将心思由舌头移至脑袋，灵活地转动着。

她灌了不少茶了，一壶又一壶。店家一壶壶地送上来，心里也觉纳闷，上饭馆不吃饭，光喝茶？也不找人聊天嚼舌根，这女人是不是有毛病？瞧她身子细瘦、容貌秀晒，竟像个水桶般能喝，真教人不能小觑。

最教店家奇怪的是，环秋竟然指定用冷水冲茶！打从他开店到现在，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客人。店家摇头。就算天热也不能这么喝，冷水哪能冲得出好味道，弄不好还会冲出毛病！刚开始他还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一再问明确认后，才满头雾水地下去冲茶。

这年头的人真奇怪，尤其是女人！店家心中咕哝。

环秋根本没心思理会他。她一心只想将心智浇冷，好冷静地想些问题，所以叫了冷茶，一口口、一壶壶灌着。

她今年二十一了，尚未出嫁。距离她上一次订婚不到半个月，今天就得知被退婚的消息，按理说她应该悲伤才是，这对一个姑娘家来说可是奇耻大辱，可是她却只冷冷地灌着冷茶，冷眼旁观。

她爹痛骂退婚的王家公子。王家不过是关中一户小康人家，王公子人品亦平平，与财势雄厚的袁家结亲已算高攀，袁家不但没要聘金，还附赠一笔可观的嫁妆，加上环秋少有的傲人美貌，袁父怒不可遏地痛斥对方有眼无珠，袁母只是在一旁流泪，两个弟弟则用同情的眼光看她。

袁家等于是将面子、里子全抛去了，只盼能求得这门亲事成功，结果仍旧落得这样的下场，怎不令袁家人嗟叹！

吹皱袁家一池春水，活该干她家人底事？环秋对忧伤的家人略有歉意。

算算这是今年第四次被退婚了吧？环秋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。这些年来被退婚都退到麻痺了，她的爹娘却认为婚姻才是她的幸福所在，执意为她找丈夫，尽管她不只一次表明过今生无意婚嫁。

果然又被退婚了吧！环秋有着自己的笑话，将冷笑隐藏在茶杯内，彷彿事不关己，这是第二十次！不必她去记，家中两名随时会提醒她这些年来订过多少次婚，然后失败多少次；上回是谁，这回又是谁；东家公子俊秀，西家公子良善，要她好好把握，然后劝她安分地准备出嫁，没有例外！每回都是袁家主动对外结亲，而看上袁家财富的人家其实也不少，订亲后却每每因男方当事人后悔而落得退婚的下场，原因其实大家都清楚——

她是关中名声最坏的女子。

自从四年前与她的表哥——观海山庄主人倪凤潮——解除婚约后，她就背负着“弃妇”的丑名。倪凤潮被称为“关中之神”，他的妻子刘小莫有“关中第一才女”之称，两人的结合虽也有些风风雨雨，但仍是关中津津乐道的佳话，倪凤潮弃环秋而就小莫，在外人眼中便理所当然。

十七岁时的这纸婚约无疾而终，从此她的身价跟着一落千丈。四年来，她爹为她找对象的条件一次次降低，嫁妆一次次提升，近来活像是贱价拍卖般，但仍然流标。

流标倒好，她乐得轻松自在，反正天下男人虽多，既然仅有表哥能让她看得上，嫁不着喜欢的人倒不如不嫁，只是爹娘不顾颜面地对外求亲、对内逼婚，令她心烦至极。

环秋甩了甩头，气闷地吁了口气。

爱过一个堪称天下第一的男人，教她如何再将其它男人放在心上？

观于海者难为水。身为观海山庄主人的表哥，本身可不就是那浩瀚无垠的大海，教她再也难将身旁的污水清水看在眼里。

偏偏，那海可不是兼容并蓄，来者不拒；弱水三千，他只取刘小莫一瓢饮，气煞一干“闲杂水等”，包括环秋。

怪表嫂么？不。刘小莫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，连环秋都深深倾倒在她的丰采，心生仰慕，在思想上进而受到她的影响，跟着活络、反叛起来。

也只有那独一无二的才女，才配得上她那举世无双的表哥吧？环秋的释然仍带着点怅然。

他们也曾力图为环秋挽回名声，不过她并不介意。一次次的退婚令她从默然到漠然，令她的闺誉雪上加霜，更令她习以为常。

当一件件外人眼中天大地大的事情，陆续因着她而发生，如果没有习以为常的本事，教她如何安然无恙地活到现在？

环秋又喝完了一壶茶。她摇晃着倾斜的茶壶，试图将最后一滴茶水送进杯里，奈何滴水皆无，只得放下空杯子叫了店家，再要过一壶，无言地继续灌。

如今，是吹绿多少池春水，都不干她底事。

“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消息……”一个故作神秘的声音自邻桌响起。饭馆、客栈乃是非之地，多的是无聊碎嘴人，环秋意兴阑珊。

“听说袁家这次又被退亲了呢！”又是刚才的碎嘴声音。

话题竟与她有关！环秋赞叹消息之快。她也是刚刚才从家里得知的呢！原本少得可怜的好奇心，终于稍稍被挑起那么一丁点。

“这回是哪家公子？”

“西宁街张公子吧？”

“不对，应该是凰束街李公子，张公子不是上回就退掉了么？”

“我说是南基巷林公子。李公子条件好，怎会看得上袁环秋那老姑婆？”

“不会吧？那姓林的痲病鬼也配称公子？”

一场混乱开始了。

环秋平日深居简出，偶尔会出来喝茶透气，露面的机会并不多，即使出门，也不带随身侍从仆婢，衣着也寒酸随便，绝少人知道袁环秋的真正模样，加诸她身上的形容词便越来越难听，才导致今日的局面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三姑六婆，三公六伯，居功厥伟。

“这是第三十回了吧？”

“才十八回而已啦！”

“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少，二十五？”

“而这袁环秋竟然还有面目活到现在？”

环秋忍不住笑了。她有多久没笑了？这些人竟令她突然有大笑的兴致，她的家人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感激他们的碎嘴，感激他们让她绽放久未现世的笑容。

她好头好脸，为何无面目活到现在？环秋不自觉地摸着右脸颊。

“她今年又是多大岁数了？”

“二十八吧？老姑婆一个。”

“我看不只吧？怕有三十了。”

“反正袁家财大势大，她迟早嫁得出去啦！只是不知道是哪个男人倒霉而已。”

“谁都可以倒霉，反正只要不是我就好。”

“其实看在嫁妆的份上，我倒想娶她，反正只要娶回家供着，另娶几个妾补偿、补偿，也挺划算的。”

“得了吧！袁环秋再没人要，袁家还是会有最起码的要求，一般小老百姓想娶到她委实也不容易。你呢？就别作发财梦了。”

“唉！有钱真好，再丑再怪也有人要。”

“嘿？别扯开话头，我半个月前跟你赌这桩婚事不到一个月会吹，我赢了，五两拿来。”

接着又是一阵催讨赌债的混乱。众人七嘴八舌，争相报着自认灵通的第一手消息。环秋在一旁几乎将茶喷出！

这些人其是有闲情逸致啊！对别人家的事情这么有兴趣，还藉以打赌，比她这个当事人热中。这年头的人都这样有钱没地方花吗？那不如借几两银两来花花吧！虽然她家境富裕，并不缺钱。

说做就做。环秋带着浅笑，起身靠近那帮人，兴致勃勃地加入他们的谈话。

“我可不可以也下个注呢？”环秋拿出五两银。

“当然可以！”众人异口同声，将视线从捏着银两的纤纤玉指，沿着手腕、手臂、肩膀、颈项，一路往上瞧，直到那张脸……

哇！哪里来的大美人？众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，被炎阳杀得浑身奄奄一息的死细胞立刻又苏醒过来。

“我说呢，袁环秋今午“只有”二十一，这回退亲是今年第四次，历年来第二十次，对象是宣庄王公子。总共四十两银。你们全输了，拿来。”环秋一口气说完，笑吟吟地伸手将桌上银两纳入荷包。

“等等！怎知你说的就一定对？都还没求证呢！”美人笑得让人骨头酥麻，可是事关银两，兹事体大，总算还有人清醒着，记得阻止她。

“不必求证，因为我就是袁环秋。”

这是她四年来首次发自内心畅快的笑，笑的再美不过了。“你们放心，不管哪家公子倒霉，怎么倒霉也轮不到你们，千万不要害怕喔！”她巧笑倩兮地竖起食指在众人面前摇了摇。

平常冷若冰霜的面孔，今日乍现笑容，如同春风吹拂冬雪，骤化严寒，更将斗室照亮，说不尽的清丽娇媚，教一群人看得呆了。

环秋满意地掂掂重量，收好荷包。这些银两正好当旅费。她打算离开关中，遨游天下，这是刚刚下的决定。至于那些拿她终身打赌的无聊人，赢他们点银子，一点也不必愧疚。她的笑话可是很贵的。

“你有何证据证明你是袁……姑娘？”一人结结巴巴地问道，打死也不敢相信。

饭馆中适时出现的袁家仆从此时趋近环秋，恭敬地请她回去，证实了她的身分。

众人面色青一阵白一阵，怎么也不相信竟有女人拿着自己的终身当笑话来赌！

然而，她是笑话吗？关中所有人的眼睛都长在哪里？怎么没人说过她是个大美人？

早知道就碰碰运气上门提亲去，说不定这个美人现在就在怀里了！众人仰天长啸，为“人财两失”而饮泣。\*\*\*

沿着运河而下，环秋辗转换了几趟客船。

选择走运河也是临时起意，她的一生大半在陆地上度过，鲜少有机会搭船，既然要离家，就要过些不一样的生活；既然要过不一样的生活，便从坐船开始；既然坐上了船，干脆就一路坐到最远的地方去。

于是辗转几趟，登上了前往扬州的船，一路欣赏着迥异于北方陆地的山光水色，享受流水摇晃之乐。

暂时，她可以不必去烦心家里逼婚的事。她留书出走以明志，渴望逃离婚姻枷锁，虽然此举不孝，但若不如此，总有一天，她将在心不甘情不愿的状况下，莫名其妙地登上花轿，嫁给一个只图她银两和美貌的鲁男子——依她目前的行情有来，这是最有可能的下场。

沉寂这么多年，并不代表她已安于自己的命运，她一直有股离家的冲动。自从与表嫂日益亲近后，“见见世面”这个念头便在她心中扎根，一日日茁壮。

客栈那些碎嘴客，不过是催化剂而已。

但，毕竟是个北方人，环秋终究不习惯长时间坐船。她迷迷糊糊地中途下船，想稍作休息，下了船才知道来到了龙蟠虎踞的帝王之都——古城金陵。

井底之蛙的日子过久了，令环秋恨不得将天下尽收眼底，能来到这，也算是个不错的意外收获吧！她拎着简单的包袱，进了金陵城。

繁华的金陵城内，随便一家客店都是客朋满座，她饥肠辘辘地站在一家客栈前，为难地看着仅剩的几个空位子——十成十得和陌生男子同桌。谁敢这年头出门的女子仍是少数，客店内极少有女客，尤其是她这样的单身女子。她要嘛走人，要嘛只得留下同桌。环秋考虑着自己的孤僻习性能否接受和陌生人同桌吃饭。

正好一桌人用完饭，空出了一大张桌子，环秋松了口气坐了下来点餐，暗自庆幸不必空着肚子再找下一家客栈。

才点完餐，她看到了个背着柴薪的男子，一拐一拐地走进门。

“喔？阿清你来啦？柴先送进柴房里，出来再领钱和吃的。”掌柜的只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以手指着客店内部，又埋头打着算盘。

男人拐着步子入内，客栈内也无人理会他。

环秋很难不去注意到这个男人。他的身材魁梧，在一群南方人当中显得特别突出；

衣着虽粗劣但还算干净，头发随意束在颈后，两颊和下巴留有短短胡髭未剃，气质阳刚但不威猛；背着一大捆看来绝对不轻的柴，穿著草鞋，拐着脚步，像是随时会跌倒，教人替他捏把冷汗。

他是个瘸子！看着他虽颠簸但熟练的步子，环秋发现了这点。可惜了，他的长相不差，气质更是特别……有股说不出的特别，初次见面使教人印象深刻。

有谁能将阳刚的气质控制得如此恰到好处？过与不及，都将教人惋惜。这样的人竟是个瘸子？！她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环秋缓缓吃着饭，不一会又见他拐着脚步出来。

“来，这些吃的拿去，这是二十文钱，你找个地方坐着，别打扰我的客人。”掌柜随手拿给他两个馒头、一壶清茶，和二十文钱。

环秋睁着疑问的眼看着他。这男人有病啊？那一大捆上好的柴，没有两百文也有一百五，他才只拿二十文和两个粗糙馒头，以及一壶看来比自己的冷茶好不上哪去的茶水？她开始同情这个显然不太聪明的瘸子。

瘸子似乎饿了，找了个靠门的空位坐下。同桌的一人不悦道：“喂！不要坐在大爷面前碍着大爷的眼。”

瘸子面无愠色，看着隔桌空位。

“滚开！滚开！”另一人跟着呼喝赶人。

环秋皱着眉看他受尽欺侮。

瘸子拿着粮食起身，默默地走开，显然对这种待遇很习惯。

环秋心里为他不平；真是连脾气都没有的人，是呆还是老实？

他四顾浏览，那些同桌有空位的人见了，皆嫌恶地咒瞪他一眼，以防他走过来；

瘸子虽看到了环秋的桌空了好几个位子，却视若无睹，识趣地走到墙角，就地坐下，吃着他的食物。

环秋的同情心很少这么泛滥过，此时却难以抑制地澎湃起来。她起身趋近他：“你叫阿清是吗？”不介意他对自己视若无睹，她诚恳道：“我那桌有很多空位，要不要到我那坐？”

阿清抬头望了她一眼，表情涣散无神，不久又低下头继续吃他的东西。

近距离与他对视，环秋不禁心头狂震；好完美的眼眸！好潇洒的面容！如果去掉那些胡髭，这是个相当英俊的脸孔，这样的男人竟是个瘸子？她再度为此感到惋惜。

阿清对她的友善淡漠以对，反倒是邻近桌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巴巴地凑上来：“哎哟！人家不想理你呢！姑娘，不如我来陪陪你吧！”话气相当轻浮。

环秋不理睬他，仍对阿清道：“这样说吧，我请你帮个忙，坐到我那桌去。你也看到了，如果不这样，我恐怕很难安稳的吃完这顿饭，他们似乎都不太喜欢靠近你，就请你照应我一下，替我挡走这些人，可以吗？”她改以求助的方法。

阿清淡漠地看了看她，凝着眼珠好一会儿，终于默默起身，走到她的桌前。

“哎哟！这位姑娘请得动阿清哩！敢情阿清今天看上了人家大美人？”

轻浮的小伙子见环秋不理睬他，竟去理会一个瘸子，尖酸地高声讥讽。

阿清平时沉默寡言，因为长的不差，虽是个瘸子，偶尔也有姑娘向他示好，常招其它男人嫉妒，但阿清心高气傲，谁也不理会；今天他坐上美人的桌，立刻有人眼红。

客店里许多人投射过来好奇的眼光，阿清神色自若地低头吃着。反正他吃的快，吃完就走人，他就帮到这为止；到时她再有什么麻烦他可就不管了。阿清心想。

环秋也视旁人如无物，只对着他道：“你知不知道那捆柴不只二十文？其实你可以索到超过一百五十文的价码。”她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好心提醒他。

阿清淡淡瞄她一眼，并不领情。

“二十文跟一百五十文有什么差别？一样都是过一整天，要多了又没用，刚好就好。”他首度开了金口，声音相当低沉而散漫。

环秋愣了一下。“你要是喜欢这样的日子，那我就无话可说，怨我刚才多言。”

她碰了钉子，也不恼怒，只对这阿清的性子更感好奇——他是看得开还是完全不会算？

“没关系。”阿清看也不看她，径自吞嚼着，仿佛粗糙的食物相当美味似的。

“可是，你这样子怎么养家活口？不怕饿着了妻儿？”环秋看他年约三十一、二，理当已娶妻生子，而这种生活方式只怕会委屈了妻儿。她皱眉想着。

“一人饱，全家饱，孤家寡人饿不着谁。我没娶亲。”话气仍然单调冰冷。

喔？这倒奇了，年过三十仍未娶的男人还真不多见，不过，比不上她年过二十仍未嫁来得少见。跟他的瘸腿有关吗？不会吧？他除了贫穷和瘸腿，相貌不差，人品似乎也不坏，不至于因此娶不到老婆吧？环秋暗忖。

“那你没打算存些老婆本吗？这么攒钱要攒到几时？等你存够了，你老婆已经垂垂老矣，等不及你要了。”环秋摇头，对他的生活态度不表赞同。

“这是我的私事，不劳姑娘费神。”阿清语气更加冰冷，不知是不是已动了气。

“好吧！算我多嘴，真是抱歉。”环秋没什么诚意地道了歉。阿清不表意见。

“嘿！阿清！你怎么可以独占美人呢？轮我和美人聊聊吧！”刚才那个小伙子索性也坐到他们这桌来了。

环秋微微不满，也不好赶人。

“这位姑娘不知怎么称呼呢？在下齐仰天，你可以叫我一声齐哥哥，嘻嘻！”小伙子自弹自唱，涎着脸对环秋道。

她忍无可忍地瞪了他一眼。齐仰天不知死活，还动手握上她的柔荑：“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这等大美人，今天一定是咱们的大日子，老天安排咱们相识，你说是不是！”恶心到极点的话毫不脸红地自他口里说出。

“放手？”

环秋怒极，愤愤抽回玉手，凌厉地怒视他，让他有些胆怯；岂料，阿清竟也抬头，以极严峻的目光扫他一眼，齐仰天似乎闻到血腥味。

“算了？大爷我不玩了。”齐仰天摸摸鼻子走人。

“他好象很怕你？”环秋看出了端倪。这个阿清究竟是个让人欺负的料，还是个狠角色？一会儿人欺他，一会儿人怕他，到底他是个怎样的人？

“欺负人也是有限度的。”阿清喝了口茶，又道：“超过我的忍耐范围，就是找死。”他口气平淡，表情也很平淡，说出的话却一点也不平淡。

金陵许多人都知道他阿清可欺，是因为他不在乎！但若是欺到他在乎的地方，他就会全力反击。三年前有不知死活的家伙嘲笑他的瘸腿，令一向好欺负的他火起来，狠狠揍了这人一顿，揍到断了肋骨、鼻梁，差点出了人命，也吓得这人再也不敢嘲笑阿清的跛，而金陵人也有好一段时间见到阿清跟见鬼一样。后来大家渐渐发现，只要不惹到他的痛处，阿清还是很好欺负的，就逐渐恢复了以前的态度，唯独不敢再嘲笑他的瘸腿，其余的，照欺不误。

这就是齐仰天只敢说风凉话，眼见阿清面色不对，就乖乖闪一旁去的原因。

旁人也是。他们虽敢驱走阿清，却不敢靠过来接近与他同桌的环秋，纵然美人令人垂涎。

欺善怕恶，见风转舵，乃小人生存之要则。

“那么我最好知道一下你忍耐范围在哪，免得超越界线，自找死路。”环秋想把气氛弄轻松点。刚才阿清帮了忙，令她寒如冰雪的心中流过一丝暖意。

“你不需要知道。”阿清吞下最后一口馒头，放下杯子起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他已经说了太多话了，这不是他的习惯。女人，还是少惹为妙。

环秋看着他的背影，也不挽留。这个阿清的一切，她太有兴趣了，尽管她的好奇心一向低，却被眼前这个瘸子阿清点燃至前所未有的高点。

因为，环秋自刚刚那道严峻的目光中，意外地读出了他应该不会有东西。

怎么可能？环秋自问；看似如此卑微的瘸子，为何能在他身上找到几许唯我独尊却内敛含蓄的气势，一种极少数人才有的特质王者的特质。\*\*\*

环秋对外在事物若是不感兴趣，她的态度会如同千年寒冰里的石头，又冷又硬；

如果相反，她会卯起全身劲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

金陵既有阿清，她就暂时留了下来。她也不太确定自己的判断是对是错，毕竟天生王者极少，她尚且不敢断言阿清是否为此流。

她打听到阿清以砍柴卖柴维生，偶尔也打些猎物餬口，生活平淡刻苦，性格乖僻，是很平常的樵夫猎户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喔！有一点满奇怪的，那就是没人知道他住的地方在哪，就这一点而已。

这些消息让环秋有些失望。是自己看错了吗？

入夏的金陵和关中差不多炎热，环秋忍着，坐在客店守株待兔，希望能等到阿清。约莫三天之后，才等到阿清又背着一大捆柴薪而来。比上回更大捆的柴，还是二十文、两个馒头、一壶清茶？环秋看着阿清拿了同样的报酬，终于相信，这人显然不是笨，而是压根懒得计较。她的目光紧追直接走去角落就地而坐的阿清，再次迎上前去。

“阿清你好，又见面了。”环秋故意制造不期而遇的惊喜：“我刚刚叫了桌酒菜，一同吃饭如何？”

“谢谢？我自己有吃的。”他说完，咬着馒头嚼了起来。

“别这样，我刚才一时贪吃，多点了些菜，恐怕自己吃不完，丢了又浪费，所以邀你一道，吃多少算多少，好不好？”环秋尽量让自己的态度和善谦卑如交友，而不是骄傲自大如同同情。

阿清看了看四周，犹豫了许久。

环秋知道他的意思，不过她可不会轻易罢休。

“难道你担心瓜田李下，怕人说些什么？我一个小女子都不怕了，阁下一个大男人又有什么好担心的？”王者自尊是不容挑战的，环秋试着引出他的个性。

阿清笑了笑：“你怕不怕于我何干？我担不担心又关姑娘何事？酒菜吃不完，倒到馊水桶里或我肚子里，又有什么差别？”笑容令人如沐春风，语意却无情而嘲讽。

环秋失算了，他没生气，甚至一副置身事外的淡然。他并不在意被女人轻视，也不怎么轻视女人，这令环秋有点高兴；她原本以为他是个刻苦节俭的人，没想到他只刻苦但不怎么节俭，这是一般樵夫的性子吗？环秋狐疑地想。

“当然不同。”她收回思绪，微微一笑：“倒到馊水桶里，喂的是猪的肚子；倒到你的肚子，喂的是你。除非你压根把自己看成猪，才会认为没什么不同。”她试着捋虎须。

阿清哈哈大笑：“猪就猪，当猪不见得差到哪去，当人也不见得高明多少，只除了猪吃不了人，人却吃得了猪，不过如此差别而已。”

他替这个女人着想，不想同桌招惹闲言闲语，她却大刺刺地公开挑衅！有趣的女人，阿清稍稍起了点兴致。

第一次见他笑，环秋震荡着心情，勉强自制，试着将遗落的魂魄找回。“这差别可大了！当人，可选择吃猪或不吃；当猪，被吃或不被吃可没得选择，你说这差别不大吗？”

“吃或不吃，被吃或不被吃，差在一条命操控在谁手上。猪之命操于人手，人之命操于天；而一条贱命何时丢掉，因何而丢掉，同样是丢掉，在我而言没有差别。”

阿清说完跟着抬头，首度正眼仔细瞧了环秋。

眼前女子穿著如同村姑，素净着一张脸，脂粉未施，荆钗布裙，乍看相当平凡，然而她水灵般的清幽气质与雪肤丽容，与衣着截然不搭轧，难怪要引起登徒子的注意，阿清为她不懂保护自己而感到有些生气。

环秋接收到他那玩味而犀利的目光，热力逼人，那一瞬间，她仿佛有被看透的错觉，浑身冷热交替，不知所措地抽离视线。

阿清收回目光，拍拍屁股起身就坐，不客气地吃着酒菜，将方才的对视甩在一边。

环秋定了定神。捋虎须虽无效，但还是邀到他同桌，她的心情愉快不已。

“你应该多笑，你笑起来很特别，好象天下尽在你手中，任你摆布一样，自信得特别好看。”她不掩饰地道出对他的欣赏之意。

阿清对她直言不讳的称赞有些不自在，岔开话题，“姑娘不像是金陵人士？面生的很。”他随口问道。

这个女人不同于一般小家碧玉，与陌生男子同桌也不害羞忸怩，亦无世故造作的模样，落落大方，妙语如珠，很引人好感。

“我是关中人。这回出外游历，凑巧到了金陵，就多留了几日。”环秋可不敢告诉他是为了他而留下。

“姑娘一人出外游历？妥当吗？”阿清奇道。这女人看似娇弱，胆子倒不小。

“也许有些不妥。但于我来说，目前顺顺当当，也许我还挺懂趋吉避凶的，没碰上过什么麻烦。”环秋笑道。这男人没有乡野匹夫的粗鲁样，谈吐不差，相当特别。

两人暗暗打量对方许久，琢磨着对方难测的斤两。

“小心一语成讖。”阿清笑着摇头：“聪明的还是别把话说的大满。世事难料；谁晓得下一刻又将发生什么事？凡事小心为上。”

环秋颇表赞同，笑着点点头。

阿清相当孤僻，朋友不多，与女人也不甚亲近；而环秋自然的态度既不看轻他，也非对他心怀遐想，中性的角色渐让他降低防备。

环秋本性也属孤僻之辈，好恶尤其分明。她对阿清此人有兴趣，才刻意接近，平常对人则是一概不搭理；话匣子一打开，环秋发觉他的里外实在不协调，心中疑惑渐深；能人隐于朝市，他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来头吧？

事实证明，环秋不但猜对了，还对的离谱。

---

“来了？来了！钟家放粮赈灾的人马已经到了，听说这回每人可领二石米，每户超过五口者还可多领一石呢！”一个冒冒失失的声音由店外传来。

“长江泛滥，大伙收成不好，多亏了洞庭钟家，屡次出面帮忙，让我们这些穷老百姓有口饭吃。明日我就要去替钟家公子立个长生牌位，保佑他多福多寿、多子多孙，继续造福大家。”

“听说今天钟家公子会亲临这儿，我打算现在就去向钟公子道个谢。”

“钟公子要来？那我也要赶着去，小二算帐？”

这日，饭馆中传来阵阵的讨论声浪，环秋独自坐在店内，听到了这个消息。年岁不好，人人自顾不暇，难得有富人慷慨解囊，她不禁对这位未曾谋面的钟公子起了敬意。

阿清不知会不会去领粮？算她多事也罢，不如她也去一趟，替阿清多领一份，别让他再每天吃粗糙馒头，顺便看看这位钟公子。

主意打定，环秋立即鸡婆地动身，跟着人群走，来到钟家放粮的地方。

放粮队前，人人手上拿着锅碗瓢盆，面露喜色地排队等着米粮，只有她四处搜寻着阿清，与人群目的不同。

“排好队？排好队！不排的没粮可领。喂！你这老头子挤什么挤？又不是饿死鬼投胎？”

远远地，前头传来这样的声音。

话传至环秋耳中，令她有说不出的厌恶。她踮起脚尖张望，瞧见放粮队中，有个男人正趾高气昂地操控着全局，方饯的话似乎是他所说。

他就是钟公子？环秋皱眉扫了他一眼，心里实在失望。没想到难得一见的大善人不过是个财大气粗的暴发户，仗着有几个钱，做了件好事，便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施恩嘴脸，活像自己是个伟大的皇帝似的？环秋嫌恶地看着那人。

“看什么看？不想排队就快滚，还有一大堆人等着领粮呢！”那个男人再度不耐烦地开口。

环秋看着一个老人低着头，隐忍着怒气，而四周围的人亦是敢怒不敢言的态度，不禁起了火。原来钟公子竟是这副德行，这粮也不必领了，不如归去！

她愤愤地转身。

“真是可恶！为什么每回钟公子都要派这牛总管来放粮？教咱们每次都要受尽恶气！”身边一中年妇人怨道。

“是啊！可惜钟家一世英名，全教这姓牛的给毁了，更可叹钟公子永远也不知道这牛总管的真面目。”另一名老者跟着叹息。

原来他不是钟公子？

“难道没人告诉钟公子吗？”环秋停下脚步，好奇地问道。

“谁敢说啊？大家伙等着领粮，谁也不敢得罪钟家的人，要是惹恼了牛总管，等钟公子前脚一走，谁能保证牛总管不会怀恨在心，对咱们不利？”妇人摇着头，似乎在怪环秋不懂事。

“照您这么说，就去告上那牛总管一状，这钟公子如果是明理人，他应当能明辨是非，处置那牛总管才是，又何必顾忌这么多？”环秋疑惑道。

“这你就不知了，牛总管是钟家常驻在金陵的事业副手，而钟公子却久久才来一次，相比较起来，牛总管像是这儿的土皇帝，钟公子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大家反倒怕的是那牛总管。要是弄巧成拙，没把牛总管斗垮，倒霉的就是大家了。”老者无奈地摇头。

“岂有此理！不过是个狐假虎威的喽啰，还敢拿着鸡毛当令箭？”环秋柳眉倒竖、杏眼圆睁，忍不住恶狠狠地瞪了那牛总管一眼。

嚣张跋扈的牛总管一向眼鼻朝天，不以正眼瞧人，不巧今天意气风发之余，扫视人群，无意间对上环秋那双含怒的杀人眸子，背脊凉了凉。

“唉！算了！谁教咱们有求于人呢？忍一忍也就过去了，起码有粮可领。”妇人劝着环秋。

“是啊！听说等会钟公子会到，到时领了粮也见了他，你就不会那么发火了。这钟公子实在是个好人，见了就让人火气全消。”老者点头赞道。

一群人跟着点头微笑。

环秋收回目光，对他们的称赞有所保留。一个任手下胡作非为却被蒙在鼓里的大善人，不就跟个耳根子软的昏君没两样？她等着看这昏君是什么模样。

约过半个时辰，环秋站的有些腿酸，终于让她等到了前呼后拥的钟家人马，而也差不多快轮到她领粮了。

钟家人马中，站出一位器宇轩昂的伟岸男子，容貌清秀俊雅，没有环秋以为的昏庸懦弱样，众人见到他，崇拜与感激的表情满满诉说对他的仰慕。

他就是钟公子？环秋目不转睛地凝视他。

祥和宁静，温婉斯文，哪像个一方富豪？倒像个书香子弟。环秋对他的成见稍有消褪。

“让我来。”他自哈腰作揖的牛总管手中接过勺子，亲手为排队的百姓添上米粮。

环秋见他神情诚恳，对这位钟公子又回复点好感。

“谢谢！谢谢钟公子！”环秋前头一个乞丐模样的男子感激万分地道谢，捧着粮欢天喜地地离开。

接着是两手空空的环秋。

近看这位钟公子，环秋不禁暗暗喝采；真是卓然出众的一方之主！风范神采俱是上上之选，可惜驾驭手下的能力似乎有些不足……她放肆而大胆地打量他。

钟泉流舀了满满一勺米，正准备倒入眼前人的容器内，意外发觉对方两手空空，他尴尬地楞住。

“姑娘需要个瓢盆或麻袋装米吗？”

钟泉流注意到眼前的绿衫贫女两袖清风，手中毫无可装米的容器，不经意流露出同情神色；竟有人穷到这般地步？待他的目光接触到环秋清丽秀美的脸孔，呼吸骤然停顿了一下。然而，环秋评分似的目光令他稍感局促不安。

“好啊！谢谢公子。”她微笑道。

钟泉流忙差一旁的牛总管找出个可装米的容器。

牛总管认出了环秋。方才她那杀人般的谴责神色，令他心中大大不快，他站在钟泉流身后，面露不屑之意，朝她做了个不雅的无声动作，然后扔给她一个二十寸见方的小麻袋。

狗奴才！好大的胆子！环秋肚里暗骂，微愠地接过来，并不打开袋口。

钟泉流一勺米停在半空，诧异地不知如何自处。

“姑娘？”他出声询问。环秋怒视牛总管，满脸忿慨；那牛总管丢给环秋一脸轻鄙之色，他的主子却完全没瞧见。

“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钟泉流手持勺子再度出声。

“算了！”环秋将麻袋往牛总管脸上一甩，冷然道：“本姑娘不食嗟来食，这粮不领也罢！”她怒气冲天地转身要离开。

“站住！臭娘们，给你脸你不要脸！”牛总管怒极，一手挥掉麻袋，忘了主人在一旁，便要上前对付环秋。

“牛总管！住手！”钟泉流出声制止后，转向环秋：“敢问姑娘，不知牛总管有何得罪之处，还请姑娘明示。”他不明白眼前二人之怒所为何因，在场众人也跟着哗然。

“我说过了，不食嗟来食。既然钟家人是如此高高在上，又何必纡尊降贵地亲自放粮？不过是沽名钓誉，惺惺作态罢了。”环秋下巴一昂。论骄傲，她袁环秋的眼睛便在头顶上，要跟她比跬？哼！

钟泉流眉头紧皱，心中微微不快：“我钟家人自认无愧于天地，行于所当行；若是行善亦要被人称为沽名钓誉，今后还有谁敢行善？”

他大概不知道自己隐约流露出王者俯视天下的优越态度，有点讨人厌吧？还好不太严重就是了。环秋打量他，凛然一笑：“钟公子虽称谦和，难保手下也有相同的胸襟。

在钟公子跟前，您的手下便是如此猖狂，若是钟公子一离开，谁能料到您的手下会是何等嚣张？”她将矛头指向牛总管，瞟了他一眼。

一旁的牛总管脸色已难看到了极点，人群中已有人开始叫好。

“这位姑娘，若是手下有怠慢之处，远望海涵。”钟泉流一揖。虽然他没注意到牛总管对她的行为及态度，但也听了她刚才口出恶言，又听到人群叫好声，心知有内情，赶忙先道歉。

“海涵不敢。”环秋敛首，对他谦恭的态度又起了一分好感。“不论公子本意多美，若是行善美意遭手下扭曲，实在教小女子心生不忍。”

“姑娘之言，钟某将谨记在心。”钟泉流心中微微颤动。

“仅供参考，钟公子听听便罢，其余的请自行琢磨，小女子不便多言。告辞。”

环秋转身想走。

“姑娘请留步。”钟泉流急道，“无论如何，这袋米请收下。”声音是万分谦逊。

环秋回过头来，犹豫了一下，见他诚惶诚恐地双手奉上米粮，终于笑着点头，收了下來。

“谢谢！”她诚心地谢道。

“姑娘，在下钟泉流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”钟泉流见她欲离开，忙问道。

“我姓袁，袁环秋。”

她微微点头示意后，飘然而别，独留名字飘荡于风中，教钟泉流咀嚼再三，牢牢记在心上。

钟泉流目送伊人离去，神为之夺，没见到身旁牛总管眼中怨毒的目光，阵阵投射在环秋窈窕的背影。

近日的金陵，注定多事。\*\*\*

环秋揉着酸疼的脚，一面想着。

阿清曾约略提过他住在钟山谷底，怎么会是这种鬼地方？她找了快一个下午还没找到一间住屋，恐怕是迷了路。

这钟山谷底到底有多大？人说宛如迷宫，路杂而难行，荒僻到近乎全无人烟，那阿清何以甘愿住在这种地方？难怪无人知晓他的住处正确所在。

乖离之人住的荒僻，倒也可以谅解。

天气越来越糟了。山间的雾气并不因为夏季而消褪，反倒盘踞谷底，久久不散。

环秋两只细瘦的小手交叠在双臂上抚着，想藉此多得一些温暖，阴阴细雨却非常不捧场，越下越猖狂，绵绵雨丝渐渐转变为豆大的雨点，淋得她浑身湿透。

活该她多事，自找麻烦。

最近她干脆就住在那家客店守着，等着与阿清碰头，然后一同吃饭。环秋自认表现的并不明显，不像是刻意制造相遇的机会，阿清应该没察觉，所以常聊的忘我。上回他走时太过匆忙，瘸脚被人拐着，不料身上落下一只香囊，环秋拾起要还给他时，阿清已消失在人群中。

那香囊已无气味，颜色稍褪，显然年代久远，上头绣了一个“云”字，似乎是个女子所有，怎会在阿清的身上？该不会是他的心上人的？

似乎如此。见他如此珍贵地带在身上，环秋决定，还是早点拿去还给他的好，再等下回碰面大概要过三、四天，这段期间内他一定很急，不如就连同上回那袋米，亲自送上门去。

环秋打听了路，便入钟山谷地寻找。谁晓得天色都要黑了，雨也愈下愈大，还没找到半幢住屋。

谷地里相当荒凉，偏僻的不像有人烟，不但杂草丛生，碎石散布，加上泥地湿滑，小径说多难走就多难走。

环秋揉了揉酸疼的脚踝却因不适应泥地的湿滑，重心一个不稳，竟然滑倒于乱石小径之中。

凹凸不平的小径与倾斜的坡度，让环秋弱小的身子沿着斜坡而滚，不一会便跌入溪里。

溪不深，不足以淹死人。糟就糟在环秋竟一头撞上溪边山石石，痛得她失去知觉，浑身没了力气，整个身子也跟着埋入了溪中，湿了个彻底。恍惚中，呼吸越来越困难……\*\*\*

环秋因左额的剧痛而醒来，跟着便感到浑身一阵湿冷，身子也起了战栗。

她悠悠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身处一个小屋内，躺在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。

环秋低头看了看一身湿衣，知道了战栗的原因，而身旁的一堆火光距离虽近，却不能给她多少温暖，她觉得昏昏沉沉，头疼欲裂。

这里是哪里？

“你醒了？快把湿衣服脱下来，身子擦一擦，否则病情加重就糟了。”阿清走近床边，宣告此处是他家，给了环秋解答。

他递给她一件旧袄，示意道：“你跌进溪里，浑身湿透了，我不好替你换衣服，只好在这等你醒来，不过这一耽搁，你恐怕要生上两天的病。这件衣裳你暂时将就一下先穿，快换吧，我出去等你。”他拐着脚步欲出门。

“阿清！”环秋叫住了他：“你救了我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把你捞起来而已。快换衣服吧！换好叫我一声。”阿清笑了笑，出了门。

没什么？她方才栽倒在溪里，差点溺毙！幸亏他经过，凑巧他又识水性，懂得救人方法，花了好大功夫才挽回她一条小命。她怎能这么不小心呢？要是他晚了那么一丁点，她可能就因此没命了！阿清心有余悸地想。

不过，不能告诉她他救过她的命。阿清想到其严重性；方才为了救活她，免不了用唇碰了她的唇，用手触了她的身体，虽说救人如救火，但若让她知道了，他俩日后如何坦然来往？如果她想赖上他，要他负责，可就更糟糕！

阿清想到这，骤然哑然失笑；怎么可能呢？看袁环秋的谈吐举止，出身应该不低，怎可能

看上他这个瘸子？得了吧？别杞人忧天，自作多情。他嘲笑自己。

心思一落到这，免不了又胡思乱想起来。刚才忙着救人，什么都没注意到，现在回想当时旖旎情状，她的唇还真是柔润甘甜，胸脯也挺温软丰满……

该死！

阿清重击一下自己的头。想哪去了？这些日子以来，环秋当他是知交好友，他怎能对她有非分之想？真是的，一定是自己太久没有女人了，才会有这种失常的反应。

可是，他已经许多年没有女人了，为什么多年来他一点事都没有，偏偏今天就失了控？

这个问题他暂时不想深究！此刻更没空深究！烦！

而屋内——

环秋穿著阿清的旧袄，将浑身里的密实，又用薄被覆住双腿，确定没有一丝春光外泄的危险后，才叫阿清进门。

“哈啾！”环秋打了个喷嚏。看来的确着凉了，身上虽已擦干，体温却冷热交替，头疼也跟着起哄，传来阵阵不适，病情看来不轻，这下糟了！

“你还好吧？先把衣服交给我，我帮你烤干，等会你就不必穿我的旧衣服了。”

阿清进门便道。

长发如瀑飞散，略显凌乱，苍白的面孔平添几许柔弱美感，不合适的旧衣丝毫无损她的美。阿清不着痕迹地以目光赞美了她。

美人毫不知情。旧袄下伸出只白皙纤细的青葱玉手，迟疑一会，才将湿衣递给他。

“谢谢。”环秋有些不自然地逃避与他对视。

阿清接过去，就着刚才升起的火烤了起来。火光照着他落拓潇洒的侧面，阴影跳动，表情分不清喜怒哀乐，深不可测。

好逼人的俊！环秋叹道。阿清的面色似乎是一年四季永远阴沉，很少笑也很少说话，仅能偶尔从他不经意间流露出几许唯我独尊的气势，猜测他也许有过意气风发、飞扬跋扈的过去，只可惜自己不曾躬逢其盛。

是狂风暴雨之后，再也难起波涛？抑或从来便是一摊死水，涟漪也嫌多余？

他低头烤着衣服，默默不语，环秋抿着唇斜眼偷瞄他，心里有股奇怪的滋味翻搅起来。柴火烧灼的劈啪声显得格外刺耳。

何必这么注意他呢？环秋问着自己。

“你怎么会到这来呢？”阿清边烤着她的衣服边问。

“我想你丢了这样东西，一定很急，就帮你送来了。”环秋从床角里找出香囊交给他。还好刚才没被溪流冲走。

阿清见那香囊，现出惊喜之色，正反面细细翻看，才满心欢喜地放入怀里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由衷道。

“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”环秋虽然客套，心里却难抑一股错杂纷乱的迷离感觉，不知为何，见他如此重视香囊，就是觉得怪怪的。

“还有一袋米也是要给你的，不过不晓得掉到哪去了。你看到没有？”环秋以问句扫去心中的异样。

“这个吗？”他自角落中拿出那袋米：“给我这个？我每天吃食固定，这袋米我恐怕也吃不完，你送别人吧！”阿清觉得有点哭笑不得。送米？

“这是我排了好久的队，狠狠骂了钟家总管，又几乎跟钟家公子翻脸才弄来的，收下吧！”环秋劝诱。

“钟家公子？你是说你遇见了钟泉流么？”阿清淡漠的脸孔突然有了生气，兴致大起地问道：“他看来如何？你又为何几乎跟他翻脸？”

“钟公子是个不错的人，不过就是不够精明，教手下蒙蔽了都不知道，我当着他的面骂了他的总管手下，还好他没生气。”

环秋想想，蹚这淌浑水还真是有点大胆，钟公子毕竟财大势大，要是他发起火来，她一个身处异乡的弱女子恐怕就完了。

不过，那样温婉柔和的男人，想发火也不容易吧？也许就因这点，她才会如此大胆地建言于他，不是吗？环秋微笑着想。

阿清没注意到她突来的笑，因为他也落入了更深的思念洪流。“他是个善良的人，所以有时下手不够俐落，未必是不精明，这是他的优点，也是缺点。”

“你认得他？”“金陵人都认得他。”阿清简单的推托，转题道：“既然这是钟家的粮，那我就收下了。”

环秋很高兴他没有拒绝，不过突来的晕眩不容她高兴太久。她伸手摸了摸额角。

“你不舒服吗？”阿清看出她的面色不对。

“没关系，我休息一下应该就没事了。”环秋揉揉太阳穴，躺了下来。

“那好，你睡一下，我去打点野味，给你补补身子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阿清拿起猎具，又看了看环秋才出门。

“哈啾！”环秋揉揉鼻子起身。

身上没穿衣服光盖着件袄，空空的不够密实，还是先把衣服穿起来吧！环秋挣扎着起身，将烤干的衣衫穿上。

穿了衣衫，里头松松的，还是冷。环秋从角落里捞出湿透却未烤的内衣肚兜及里裤。刚才不好意思让阿清帮着烤干这几件，藏了起来，如今他出门，此时不烤更待何时？

她爬到床尾，捧着衣服就近火堆。虽然距离有点远，她又偷懒怕冷，不想下床，只好就这么死命伸长手臂，拎着衣服烤着。

时间也不知多久后，环秋虚弱的手臂感到酸疼了。

“袁姑娘，小心啊！别烫着了。”阿清的声音传来。

环秋抬头见到阿清站在门口，手上提着只野鸡，脸上充满关怀之色。

她意识到自己不自然的高难度动作，挣扎着要爬起身，谁晓得一个重心不稳，跌下了床。

“哎哟！”环秋在跌落之前，阿清实时上前接住了她，两人霎时楞住。

这个姿势相当暧昧。阿清实时捞住她后，才发现左手揽住的是她的纤腰，右手竟一把抓住了她的胸脯。胸脯！？……

触手处隔着薄薄的衣衫，隐约可感觉到她饱满丰盈的胸脯，很显然并未着里衣，阿清以丰富的经验判断。随即，他像是着火般，猛然缩回了手，当然，怀抱中的软玉温香这回免不了跌下床的灾难。

“唉呀！”一声惨叫。

“对不起？对不起！我不是有意的。”阿清尴尬地猛道歉。为让她跌地而道歉，为触及她的身体而脸红。

环秋以唉疼来掩饰羞意：“你想摔死我啊！”她揉揉几乎跌成两半的屁股，闻到了烧焦味。

环秋想起她的衣服！

“我的……”环秋见到火光中的衣服，张大了口：“啊——”

阿清随着她的视线望去，见到火堆中的那片布，想也不想，伸手便往火里迅速抄起那块红色的烧焦破布，赶忙扑灭黏上红布的火焰。

他检视了一下。红破布当中已烧了个大洞，其余部分也焦黑残破了，可怜，看样子她很喜欢这条手绢，他实在帮不了多大的忙了……

等等！手绢怎么会有细带？好象还不只一条？阿清清醒了过来；这东西好眼熟，他绝对不陌生，他曾经见过、碰过不知多少件，各种样式、各种颜色都有，这东西的名称叫做——

肚兜！

阿清几乎也要大叫起来。他睁着无辜的眼睛看着环秋，嘴张得大大的，又看了看那片“布”，终于决定丢给她处理。

“对——对不起！”阿清从来没这么连连道歉，这个女人真是让他彻底扫尽威风。

不过是稍稍的亲昵与些微的暧昧，还不及他往日的狂浪放纵，何以他像个未经人事的少年，为此感到阵阵战栗？

环秋看着他从火中救起她的肚兜，看着他张着大口像塞了个蛋，看着他脸色红炽像火，然后急遽转为青白，如见了鬼般一连串滑稽可笑的动作，一反他以往的冷静沉稳，她实在忍不住了。

“哈哈！哇哈哈——哈哈——”

环秋抱着肚子，狂笑了起来。笑的昏天暗地，日月无光，笑的肠子打结，眼角流下了泪。

她笑眯了眼，没看到阿清见她狂笑而不知如何自处的窘样，否则她会笑的更严重。

真的很好笑！她拍着床，不掩饰也不夸张地诚实表达心情，但也借着笑，有些心虚地逃避着方才亲昵的尴尬与刚刚才察觉的情意。

她喜欢上这个男人了！老天！

环秋一向不轻易表现情感，不懂得撒娇耍赖，大部分的时间她都是安静得让人忘了她的存在，就像这些年来，她不曾出面驳斥关中的流言，静静承受一切。

不过，一旦让她认定了目标，她就成了耳聪目明的猎人，极具耐性地接近并捕捉她的猎

物：像她守候了多年的表哥，虽然四年前并没有成功。

如今她发现了新的目标——阿清。

她被那落魄却迷人的外貌吸引，接着又隐约发觉他气质与身分的不协调，进而诱使她一探究竟。短短的一阵子相处，到目前的接触，从好奇到倾慕，她死寂多年的心湖开始微微翻搅，泛起阵阵涟漪。

该说他倒霉，还是她慧眼独具？她盯上他了。\*\*\*

“吃药了。”阿清端着辛苦熬了好几个时辰的药，小心地凑上前去。

“可不可以不喝？”环秋垮下了脸。连续两天喝这种苦药，都喝了好几斗了，她实在受不了。“我明明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可以下床也不必喝药，为什么还必须待在这里跟坐月子一样动都不能动？”

“坐月子喝的药就更多！”阿清有耐性地道：“你只是着凉，喝完这一碗就让你下床，不必再喝，如何？”

环秋闻言，火速地将药咕噜咕噜喝完，根本忘了刚才抱怨的苦，然后愉快地跳下床，让阿清不禁失笑。

“天快黑了，我送你回客栈吧！”他望着她纤细的身影道。

什么？她病一好他就赶她走？环秋如朝阳初升的愉快心情罩上了阴影。

“不好吧？这山区路难走，你的腿又瘸，恐怕陪我走不到客栈，天就黑了，还是明天再走吧？”环秋打着算盘，想多赖一刻。

她并不知道触犯了阿清的禁忌。她可以说他的腿“不方便”、“不良于行”，但他就是听不得“跛”、“瘸”两个字，这是他的心病，尤其当对方是恶意嘲笑时。

阿清铁青着脸，一扫温和沉静的神色，像是瞬间戴上了面具，教人胆寒。他知道她不是故意的，也知道她没有恶意，但是心头的自卑难以控制地引出他的怒火。

“那你明天自己回去吧！请自便！”他恶狠狠地强压几乎狂爆出的火气，拐着异常迅速的步子，“砰”一声关上门，丢下环秋一个人。

怎么回事？他生气了吗？环秋眨着眼问自己，她说错了什么话吗？

如今是可以多留一晚了，但身边没他陪着，有什么意思？环秋遥望着紧闭的门，怔怔发起愣来。

### 第三章

---

日上三竿，将近中午，湿漉漉的雾气均已蒸发散去，暖洋洋的阳光也因正午即将到来，似要为雪耻昨日被乌云大雨抢了锋头般，威力渐渐强盛起来。

环秋依然没有见到阿清的影子。他在外晃荡一晚吗？一个晚上没睡觉？要是遇上了野兽怎么办？环秋辗转反侧，担心了一晚，将要天明才入眠，醒来依然见不到阿清人影，不禁惶然。

门此刻有了动静。

“阿清！”环秋惊喜地看着他进门，见他形容有些憔悴，忙问道：“你昨晚一晚没睡吗？”她看到他眼下的黑眶。

“我送你回客栈。”阿清面无表情道。

“你昨晚生气了吗？”环秋轻声地、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她不弄清楚是不会善罢干休的。

“没有。你收拾一下，我们马上启程。”阿清避着话题。他也觉得昨晚突来的怒气十分不该，但又不愿开口道歉，板着的脸孔十分不自然。

“我没什么东西可以收拾，走吧。”环秋静静道。她的眼睛始终离不开阿清，始终找不到与他对视的机会。他在逃避！

阿清迅速扫视她的容颜一眼，又心虚地避了开。

一路上，两人怀着重重心事。阿清不想多说话，但环秋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执拗脾气，不甘问题就这么搁着，死命追问着，逼得阿清直视问题的核心，逼得他不好意思再将无故的怒气留在心里，反对她衍生出重重歉疚。

“我想我该道个歉。”环秋突然道。

阿清不解。明明该道歉的是他啊！

“你不喜欢别人谈论你的腿吧？”环秋的脑袋还算灵活，一推敲就差不多有了答案。

阿清无言地看她一眼，算是默认。

“狮子没了牙，没了爪子，依然是狮子；风光虽然不再，余威犹存，万兽之王的地位，谁也改变不得。我这个柔弱的小动物，是不该在太岁头上动土。对不起！”环秋虽是道歉，却带着无畏的眼眸与尖峭的反讽。她在试探。

阿清心头颤动，勉力维持平静无波的表情。环秋的话像把直射入他心底深处的利刃，狠狠地割开他极力掩藏的疮疤，令他惭愧又难堪。

环秋再度逼进：“是什么原因，让你自甘敛去爪子，拔去牙，安然伏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？”

她竟然看透了他！阿清气自己，也气她。

他冷冷道：“你在说些什么，我没听懂。”

“我在说你。不要装傻，你清楚的很。”环秋看着他受伤的表情，有些不忍，但对刚才的试探并不后悔。

她知道了什么？阿清压抑着恐慌，决裂地厉声道：“你凭什么胡乱猜测？我的事情不用你管！”

受伤的心再也掩藏不住。丢下忿恨自卑的一瞥后，阿清飞快地大踏步离去。

我错了吗？不，我想我说对了！可是你气我不该揭你疮疤、拆穿你，是不是？环秋自问。

渐渐缩小的背影当然不能回答她小心啊！不要跌倒了！环秋依恋地望着他颠簸的脚步，伤心地责问自己、责问阿清……\* \* \*

当等了好几天，该出现的人依然没出现，就应知道对方是摆明不愿见到自己了。

环秋在客栈一连等了好几天，等不到阿清前来卖柴，明了他是刻意避着自己，心里闷极了。

她坐在墙角一隅独酌，如同往常，避着人群，只为了等一个人，一个自放弃表哥后，等了几乎好几年才出现的人。

是吗？他会是那个她等了好几年的人吗？或者仅是她一厢情愿，情丝胡乱缠绕，见人就缚？

前思后想，找不出阿清会来见自己的理由，环秋渐渐疲软了。他知道她会在这守株待兔，便不再上这卖柴，那么，上何处去呢？还是那么傻的任人欺负？

显然她打扰了他。金陵一行，发现了阿清这样不凡的隐者，她好奇之余，没料到会打扰他隐居的生活，更没料到自己会进而喜欢上他。他如果知道，应该只会觉得麻烦吧？她从来就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。

想去钟山谷地找他，又提不起勇气。他是不是讨厌自己？就像当初表哥讨厌她一样？……

想想看，除去了外貌和财势，她还有何可取之处？活该她这些年来，仍未能看清自己的分量。表哥不将袁家财势放在眼里，所以不爱她；阿清不知道袁家的财势，一样不理她；上门结亲之人看在袁家财势份上，最后仍然放弃她；果真是除了外在条件，她毫不可取？

反求诸己，黯然销魂，感伤愈甚。

“袁姑娘，别来无恙。”一个语调欣喜的男声传来。

声音令环秋一震。

“钟公子？你好。”她抬头看了来人，心中的喜悦立即低落下来。她还以为阿清来了呢！声音还真像。环秋幽幽想着。

“姑娘住在附近吗？他日也许在下可上门一叙。”钟泉流兴奋地攀谈，想知佳人所居之处。

环秋随口道：“我不是金陵人士，我是关中人。”语气与钟泉沛的热络比起来，相对要冷漠多了。

“何故到此？只身一人吗？”难怪只见她独来独往。

“外出游历罢了。”对于陌生人，没必要把避婚之事告诉他。环秋反问：“钟公子家居金陵吗？”

“不！我是洞庭人，做的是船运买卖。”钟泉流喜孜孜道：“那日被姑娘一番言辞点醒，便开始清查身边的人，没想到原来牛总管一手遮天，做出许多鱼肉乡民之事，如今他已被我赶走了，今后的金陵城再也没有他撒野的余地，说来还要感谢袁姑娘提醒。”

“钟公子客气了。”环秋淡淡喝口茶，又道：“那么，钟公子何故滞留金陵而不归洞庭？”

“我大哥在此失踪已有四年。每回我借着赈灾，总会多停留几天，想搜寻他的踪迹。只是，朋友说他四年前坠崖，恐怕已是凶多吉少，我也曾亲自前去谷地寻找，只找到了当年朋友为他立的坟，除此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我早已不抱希望了。不过，没见到尸骨，总是有点不甘心；每回上这来，还是忍不住要多待几天，好找大哥。”

没想到这次，钟泉流还多了个停留的理由——袁环秋——他找了她好多天了。

崖？谷地？环秋心生一念。这些地点让她联想起阿清。

“姑娘何以一人出外游历？只身的女子恐怕有所不便，会在金陵久待吗？”

“应该不会。也许过几天就离开，也许再过十天半个月，总之不会再待下去了。”

环秋没理会他紧追不舍的问题。若告诉他她的订婚史，只怕吓坏了他。

虽看着钟泉流，环秋却暗暗想起阿清，莫名地感伤起来。照这情形看来，他是不会再与自己见面了，也许该合计下一个地点。

想倾出所有，但对方避不见面，教她芳心何处寄？不如将心揉拧，早早丢弃了吧！

“要回家么？”钟泉流继续探测。

环秋摇头。

“那么要往何处？”钟泉流屏息等着答案。

环秋又摇头。“不知道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去处，也可以都不是，水往哪儿流，叶就往哪儿飘，再说吧！”“在下不知可有幸与姑娘一道？”钟泉流鼓起勇气邀请。

环秋不解问道：“我要去哪你就跟着去？不会吧？”

放逐了的心，看不清另一颗倾心于她的心，真个情牵不到此心中。

问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钟泉流被环秋的话戳中心事，面颊微红，赶紧掩饰：“不！”

我的意思是，姑娘若没有特别的去处，何不与我钟家客船同行？”

环秋探问：“钟公子要去哪？”

“扬州。姑娘可随时在途中下船，转往他处。”钟泉流微笑着邀请。

扬州？听来不错，这本来是打算去的地方。不过，平白无故跟个萍水相逢的男人同行，恐怕不太好吧？环秋思忖着。

见她迟疑，钟泉流又道：“或者姑娘不往扬州方向？只要走水路，在下一样可命钟家船只护送。”

“这倒不用了。”环秋摇头道：“我一路走走停停，钟公子毋需迁就我的脚程，也不必麻烦人送我。因为我随时有可能改变去处。”

虽然她原本打算往扬州去，但此时既因阿清的出现而耽搁，谁又料得到来日是否有其它状况发生，再次耽误了她的流浪旅程？她说的是肺腑之言，并没有推辞之意。

于他人却是推托之辞。

“这样……”钟泉流失望地紧睇了她一眼，维持有礼的笑容道：“那……往后有缘再见啰？”他试探着环秋可有与之相同的依依离情。

“有缘再见。”环秋微微颌首，笑着离开。

毫无留恋！纤细优雅的背影给了钟泉流答案。

心无处寄的，又何止是她？\*\*\*

又过了两天，阿清仍然没出现。

这些天他是怎么过活的？过的还好吧？没饿着吧？胖了？瘦了？睡得可安稳？心里可有一点点想她？

环秋灰心之余，站在岸边，眼看着钟家字号的客船，人潮来往，客货上下，差点因心灰意冷，一时冲动，贸然登船，想找那答应送她一程的钟泉流，同他往天涯海角任一处，随他而去。只要不必待在金陵，妄想着阿清有朝一日也许会来找她解释，让她怀着梦想与希望，再次因梦醒而失望；真的，只要不必这样，就好……

何时她也这么畏缩温吞了？不对！这不是她的作风。犹记得她曾是为了所爱，不择手段的，是因年长而世故？还是因胆小而退怯？总之，她渐渐不像以前的她了。

不甘心！

四年前的不甘心，她施了诡计，设计表哥与她同床而眠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徒惹风风雨雨，更赔上她的名声，表哥仍没娶她，她也不后悔。起码，她试过了，彻底知道了表哥不爱她。今日呢？

今日的不甘心，可会稍稍收敛些？不！她要去见见阿清，把话问清楚；问清楚他到底是讨厌她，还是仅只一时气愤？只要不是讨厌她，她就有耐性等，等着让他爱上自己。就算失败，不过再一次的挫折而已，又算什么？

环秋朝钟山谷地走去。

夏日炎炎，谷地闷热异常，环秋顶着烈日，颠簸着来到阿清所居的小屋前。

那是？……

她停下脚步，不确定屋前那个背影是谁所有。

华丽的蓝色长衫，梳整的头发，干净的鞋后跟，虽然身形同样硕长，但那绝不是她要见的阿清。

什么人？跑到这来有何事？他背对着她，似乎正面对着一个……墓碑？怎么之前她从没发现过那个地方藏了一块墓碑？谁的？

她想靠过去招呼那人，还未张口，身子一倾斜，已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扣住纤腰，推倒在草地里，跟着一个温热粗糙的巨大手掌罩上她鼻下半张脸，庞然身躯压将下来，覆在她身躯之上，令她动弹不得，也出声不得。

这仅是一瞬间发生的事。环秋在被制住后，恐惧地以为受到暴徒袭击，开始扭动身躯，挣扎着想脱离魔掌，甚至想向那个背对着她的蓝衫男子求救。

风吹得草丛窸窣作响，沙沙地与他们的倒地声唱着双簧，成功地骗过那蓝衫男子。

“不要动！是我！”

一个低的不能再低的声音以近的不能再近的距离，送入环秋耳中。她抬头看着距离她的脸颊不到三寸的那张脸，心头猛跳。

阿清！他想做什么？

环秋看清来人，心头一定，放弃了挣扎。但骤猛的心跳隔着她的胸膛敲打着他的胸膛，提醒她两人间不当的亲密距离，令她浑身燥热不已。

更提醒她，她的心仍在——在他那儿！只要见了他，就找得回。

他那紧覆在她柔润的唇上及温暖鼻息下的手，感受到她优雅迷人的馨香气息，阿清心头微微荡漾，心也背叛了他而狂跳起来。

该死！怎么又有这种早就不该有的迷离困惑？阿清气恼地皱眉。

糟糕！环秋发觉自己的脸颊爬满热气，担心热辣了阿清的手掌，让他察觉自己的羞窘，连忙又挣扎起来。

只是，这次是想逃避那磨人的尴尬，而不是刚才的恐惧。

“不要出声！求你！”

那低沉的声音再度附着她的耳朵，送入指令，连同他感人的气息呵痒了她的耳、她的心。为什么？她无言问着，漆黑的眼，眨也不眨地望着他好一会儿，才点点头。

阿清一喜，轻轻放开她的唇、她的腰，翻身松开对她的箝制，警戒地注意那蓝衫男子的动静，逃避她眼神的询问。

如他所愿，环秋闷不吭声。她看着阿清忧心忡忡地盯着那蓝衫男子的背影，目光随着他进了那间小屋，又出了小屋，再度面对着石碑，背对着他们。

原来是钟泉流。环秋看清那蓝衫男子的脸，心中存疑：他来有何事？

阿清静默而略带点哀伤的眼，紧紧黏住钟泉流不放，环秋更是疑惑：他们相识？

钟泉流朝那石碑拜了拜，不舍地又抚了抚石碑才转身，一路又屡屡回头，直至看不清石碑上的字后，才大踏步离开。

阿清和环秋躲在草丛中，身形被密又长的草丛挡住，加上萧飒的风声，掩盖掉他们的身影，教钟泉流自始至终无从察觉他们的存在。

“你和钟公子是什么关系？”一待钟泉流影子消逝无踪，环秋开口便问。

“没有关系。”阿清淡淡道。

“那他为何来找你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为何要躲他？”

“我不想外人打扰。”

就这么简单？好牵强的理由。环秋直起了身子，同那墓碑走去，墓碑上龙飞凤舞夫钟清流之墓妾刘氏蔚云立钟清流？这是钟泉流的大哥吗？……刘蔚云……好热的名字……字迹给了环秋一些联想，她整理着思绪。

阿清走近她，面无表情道：“快走吧！不要再来打扰我。”

环秋思绪被打断。打扰？他认为她打扰他？心中莫名地被这话刺痛，她强忍屈辱望向他：“是吗？你刚才还巴着我的身子，占尽便宜，转眼就翻脸不认帐，当我是什么？”该说的就说，不该说的还是要说，她袁环秋绝不让人白占便宜，更何况是她锁定的目标。

阿清不自在地脸色微变，讪讪道歉：“一时心急，不想让人发现我的行踪，所以……得罪了。”如果让她知道，当初为了救她，还有过更进步的接触，她一定会气坏的。

“那你自己躲好就好，为什么拖我下水？”

“他一定会问你这屋子住的是谁，我不想冒险。”

“他一样可以向外人打听到你啊！”

“除了他，没有人知道这屋子正确位置所在，只有你。”喔！还有两个人，他埋在心底深处的那两个人，他们如今过的幸福美满吧？阿清忘神想着。

原来如此。环秋因阿清这句“只有你”，心中甜丝丝地窃喜，纵然阿清别无他意。

人总有作梦的自由吧？环秋理直气壮。

“你还是快走，天快黑了，这里不方便留你。”阿清回神，冷冷地下逐客令。

环秋飞舞中的心，被冷箭射落。“我也在这住过几天，也没瞧你不方便啊。”她壮胆道。

阿清的心震了一下，勉力道：“那是非常时刻，你生了病离不开，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。”

“是吗？”环秋微扬嘴，道：“现在也是非常时刻喔！想想看，那位钟泉流可是认得我的，偏偏我又刚好认得你，要是他又碰上了我，我嘴巴闲来无事乱磕牙，告诉了他这个屋子有个叫阿清的人住过，你再看看他会不会来找你。”

阿清愠道：“你这是在威胁我？”

“你要这么认为也可以。”环秋无视他恚怒的模样。

阿清沉默一会儿，才道：“你这么威胁我，有何目的？”

环秋回视道：“应该问你自己；你这么躲着钟公子，这么怕和他碰面，是何缘故？”她才不信他那个“不愿受打扰”的薄弱理由。

“我已经说过了。”阿清避开她逼人的视线。

“鬼才相信。”环秋靠近他，双眼直视他双眼：“你一定认得钟泉流，甚至那个躺在碑下的钟清流……喔！不，不一定是在碑下，不管是死是活，反正你应该知道他的下落，对吧？然后又为了某些因素，不能让人知道钟清流的下落，所以她才躲钟泉流躲这么勤，他来过多少次都找不到你。我说的对吗？”她的思绪一连贯，就毫不费力地牵出了来龙去脉。

阿清震动了一下。“你别胡乱猜测。”

环秋扬扬眉，不认为自己是胡乱猜测。

“这钟清流目前人在哪里？能告诉我吗？”环秋柔声问道。自从遇上了阿清，什么事都变新鲜了。

她忘了几日来锥心的苦痛。

阿清闷声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环秋并不意外获得这个答案。她别的没有，有的是时间与耐性。女人的青春之于她，反正已经耗的差不多了，余下的那一些些光阴如果还不够用，就砸下她后半生又何妨？总有一天会让她打探出来的。

“你来此有何事？如果没有重要的事，恕我不招待。”阿清狠下了心道。纵然，见到她是件雀跃之事。又来了！环秋的清灵美目闪着狡狴之光。

“我来这是想问问你：若要当你老婆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”

阿清突兀地瞧着她，满脸不可置信。原以为她是个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，怎会说出这等惊人言辞？那些曾以眼神言语暗示挑逗他的女人们，不论是良家妇女或是风尘烟花，还没有一个及得上她的胆大。

他愣愣地同她对视当场。纵然他曾横行情场多年，也不知如何收拾这个局面；他似乎碰上了个史无前例的大麻烦！

环秋僵直着背脊，勉强地维持无惧的面色，不愿露出退缩之意。笑吧！随他爱怎么笑都行！她爱他，任谁也不能阻止，就算是他也不能。

切断心中的电流，阿清斥退尴尬：“我不记得赋予你这样的权利，过问这件事。”

环秋那抹捉弄意味十足的笑容，教阿清头皮发麻，想忽视也难。她甜甜媚笑道：

“不必你赋予我什么权利，我只是问问而已嘛！因为……”

她凑上前趋近阿清，幽香随之入侵他的理智。

阿清为之狂颤，身心皆是。

她那压低的声音沙哑又足以蛊惑人心：“我爱你，但，这关你何事？”

话比声音更具威力地炸了阿清一头金星。他竟有昏倒的狂想！他一定是听错了！

太疯狂了！怎可能有女人会对他做如此的表白，然后再告诉他无关他这个当事人的事？

她常常对男人说这种话吗？

阿清的喉舌打结，开始觉得：他平淡的日子，恐怕难以继续，甚至，将离他越来越远。

他的心跳也越来越超出熟悉的频率..... \* \* \*

不知所措的阿清，默默地任环秋占据了她的住处一晚，没赶她走。

他奇怪着环秋说了那句话之后，便直勾勾地盯了他一晚，不再开口；让她睡床，她拿来当椅子，然后别有深意地看着坐在一旁打算趴在桌上成眠的他，整整一晚，不嫌累也不嫌闷。

诡异！

阿清感受到她灼热的视线，将他的头皮烧沸，怎么也无法漠视她的存在，安然入眠；他坐立不安地避开床上人儿的美目，闷不吭声。

若在往日，他早就毫不客气地拉她出门，今日面对她咄咄逼人的亲近企图，他竟然这么有耐性地一声不吭，任她宰割，随她而去？他吃错药不成？

环秋的眉宇间尽是挑战神气。

比耐性？很好，她有耐性！她就这么跟他耗上了！他不开口，她也不开口，就这么把他那张脸看个饱，也是赏心悦目之事。环秋微笑着想。

阿清那随意束在脑后的不羁发丝，有几络不听话地溜出控制范围，垂落有脸颊旁，将他刚毅的左侧线条衬的更是潇洒英挺，阳刚味十足。环秋瞧得心跳不已。

原来男人也可以俊的如此有理！她在心里赞叹。多年来，表哥的斯文俊美是她心中永远的完美表率，如今认识了阿清，竟教表哥的影子一点一滴被腐蚀、被取代。

活生生的心上人摆在眼前，不是梦中的影子，也没有另一个女人前来同她分享，说是人生一大快事也不为过。

环秋那微有笑意的眼眸，教阿清躲也不是、看也不是。也有几次，他的眼睛禁不住那蕴藏无限柔情与坚定意志的美目吸引，悄悄脱轨，飞向床上人儿，与她的交缠片刻，旋即又清醒地将意识拉回，将视线收回，徒惹错乱的心跳，一阵疾速慌张。

有目的的女人一向令人厌恶，他一直这么以为，但为何就是讨厌不了她，还微微为她所吸引？他喜欢的女人是纯真羞怯而惹人怜爱的，就像他怀中香囊的主人，不会是这种积极亲近男人，不懂羞耻为何物的前卫女人。

但为何，她一点也不可鄙，甚至有些可爱？伸手入怀，摸摸一直放在胸口的香囊，希望它能助地想起往昔那个令他爱恋了四年之久，并打算放在心上一辈子的女人，转移他对床上人儿的注意力。

模糊！

香囊主人的影像连凝聚成形都难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心跳，又乱了频率.....

见到他的举动，环秋逼人的目光中有些了然，也有些黯然。

美目的光彩收敛，而后涣散.....

两人像吃了哑药，一个不言，一个无语。

呼吸声也嘈杂得突兀。

直至天明，她连道别也无——无声离去。

#### 第四章

---

又是忙碌的岸边，熙来攘往的人潮，川流不息的货物，与承载不知多少重量的钟家船。

环秋嘴角微讽地扬了扬。

笑世人的庸庸碌碌？不，她笑自己像只缩进壳中的龟，老是搞些自欺欺人的可笑把戏。

每回对阿清绝望时，就想到这儿来看看，想找那钟家公子帮忙，请他实践他的诺言，带她随意前往任何一个没有阿清的地方，避开他的冷漠与排拒，藉此冻结继续恶化的心伤。

早就猜出他的心里有别的女人，从她捡起那个香囊开始；直到面对她的告白，他伸手入怀而证实。怎又因一时情动而忽略了事实，还是失了理智地栽了进去？

他可一点也没去惹过她、勾引她、追求她、撩动她……从来没有！就这么一头热的爱上了他，无异自讨苦吃。

罢了！反正也已经让他知道，爱既然收不回，就爱吧！没有结果也无所谓，她习惯了。没有到钟泉流，也不晓得目前他人在何处，环秋茫然地站在岸边，久久不知何去何从。她漫无目的地离开了岸边，离开人群。

走进危机之中而不自知。

待她发觉失去了方向，想要回头时，迎面一个狰狞的面孔挡住去路。

“好久不见了，袁姑娘，终于找到你了。”猥琐的教人作呕的声音，扰人听觉。

环秋倒抽一口凉气。是牛总管！

“我和我兄弟们找了你好久呢！大伙听说有个美人可以亲近，都高兴的不得了，你可别让大伙失望喔！”牛总管那阴邪的笑，教环秋一阵咽心。

她机警地环顾四方，寻找逃生路，四个壮硕男子存心要她绝望般，涎着脸凑上前来，连同牛总管，个个带着邪笑，步步逼近。

环秋知道要糟了。她冷静地问道：“你们想怎样？”

牛总管恨意直冲云霄，咬牙道：“报答你到钟泉流嚼舌根的恩情，马上你就知道了。”

狠话一放，四名男子争先恐后地涌上。环秋再也沉静不住，惊惧地连连倒退，想拔腿逃开；四名男子轻而易举地一个拉住她的右腕，一个箝住她左臂，一个从背后搂住她的腰，更有一个大胆的一把摸上她的胸。

天地将要毁灭于这一瞬？环秋有这个错觉。

屈辱地挣扎，徒劳无功。恍惚间，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，她依稀看见牛总管站在一旁，得意地欣赏她受折磨的表情。

“放开我！救命啊！……”“叫啊！叫的越大声越好、越有劲，然后你就知道，何谓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。哈哈……”牛总管幸灾乐祸地嘲讽。

四名男子兴致高昂地跟着大笑，打算更进一步时，一声声闷哼取代了笑声。

两名男子一个抚着腹部、一个揉着肩膀，另两个也警戒地盯着来人，暂时忘了对环秋不利。

“你是谁？”牛总管喝问。

身躯重获自由，环秋虚软地晃了晃。一瞧见来人，恐惧被欣喜取代，直觉想上前投入他的怀里，却被他一句话喝住脚步。

“别过来！”

阿清随即拳掌齐飞，斜劈了一人颈项，揍歪了一人鼻梁，右手肘拐进一人腹部，一脚将一人踹倒；出手之快，教他们来不及拿环秋做威胁，便一一仆倒地上，哀叫着爬不起来。

牛总管见到阿清一拐一拐朝他而去，紧张得额际冒出了汗，丝毫不敢看不起他那不良于行的腿——眼前就有四个活生生、血淋淋的例子，谁敢看不起这个瘸子，谁就要倒大楣。

牛总管刚要出口求饶，仔细看清来人的脸后，开了的口却发不出声音。

发散于鬓边，甚至遮住了些半边脸，那不干净的胡碴，粗鄙的衣衫与草鞋，让牛总管一时没认出那张邪恶得近乎完美、霸气的超乎凛例，曾经翻腾整条长江的脸。

是他吗？该不会是看错了？真像！牛总管忍不住揉揉眼睛。

犹记得上一次见到他时，自己不过是钟家门下的一个小船员，连同他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；这些年来他下落不明，传闻已经死了，不料此刻竟然活生生站在他眼前！

不会是他吧？如果是就糟了！惹恼了此人，不要说连金陵都待不下，恐怕连命也没了！牛总管想起此人过往的狠辣手段，全身颤抖的连胃都疼。

相较于他，只赶他走的钟泉流绝对要厚道的多。牛总管深深明了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
“大……”

“还想活命的话，就快滚！”阿清冷冷地堵住牛总管将要出口的话，刀刃般的锐利目光扫视了犹在地上挣扎的四人。

有活命的机会！“快走！”牛总管一声令下，四人勉力爬起，踉踉跄跄抚着伤处离开。

他们一走，环秋强撑的身子一放松，便软绵绵地跌坐在地，像泄了气的球。隐忍着的委屈，找到了宣泄的出口，终于无可抑制地爆发出来，在阿清面前。

听见她的抽咽，阿清缓缓步至她的身旁，伸出一半的双手，犹豫了半晌，终于还是抓住她细弱的双臂，将她虚软的身子扶了起来。

“呜……哇……”

面对阿清，环秋再也忍不住，不顾一切地扑进他的怀中，放声大哭，双手捶打他的胸膛，

像是要一口气发泄掉方才的委屈，又像是责怪他先前的不理不睬。

阿清被她的眼泪弄的心慌意乱，想伸手搂抱，又顿在半空迟疑许久，才向自己的心投降，轻轻揽住她，抚着她的如云秀发，柔声安慰。

“不要怕，已经没事了，不要怕。”

沉缓的声音不再散漫，仿佛能稳定千军万马，又像溺水人之浮木，教人无限信赖与依恋。良久，环秋渐渐缓住抽咽，止住了泪。

“你若再晚一点，我就当不成你老婆了。”

环秋赖在阿清怀里，吐出惊人言辞。抬头面对着他的脸，眼眶仍有泪，眼角却带着笑。才不过一会儿，她竟然又恢复了昨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脾性，可真快啊！

阿清苦着脸，不知该为她恢复的速度高兴，还是该为自己恐将颠覆的未来担心。

见他依然不表意见，环秋任性地宣布：“我说过了，我爱你！要当你老婆！你可以拒绝我当你老婆，却不能拒绝我爱你，所以——我爱你，不关你的事！”

这是哪门子鬼话？阿清再度瞠口结舌地看着她。

环秋为他不知所措的反应，得意地笑笑。起码，他不再是冰冰冷冷，连根寒毛也不动，而是将她的话听进了耳里；即便仍未接受她，有个小小的突破也好。

阿清怔忡地仍在消化她的宣言，环秋却更加大胆地环住他，靠紧着他宽阔坚实的胸膛，嘴角扬着甜蜜的笑。感受到他轻抚于背上秀发的双手，她的心奏起鼓舞笙歌。

因为，此刻他的手正忙着抚她的发呢！根本没空伸入怀中去摸那劳什子的香囊，纵使抚摸她的发只为了安慰她。

她也有夺去他所有注意力的一刻啊！呵呵……所以，她怎能不战而败呢？她连香囊主人的面都还没见过呢！怎知一定会输？

枯竭多年的情感，原来不是完全颓萎，只要遇上了那命定的甘霖，就会再吐新芽，重现生机。

而今，她确信阿清就是属于她的甘霖。

于阿清来说，是否亦如此？

今日的相救，让环秋原本已灰心的意念，再度活络奔放起来，这是阿清始料未及，却也不得不面对的。今早一时难以自己，难舍她无言离去时，那一抹受伤的情凄，不知不觉地牵动了他的脚步，尾随地出了谷，才教他碰上这件麻烦事。

他无意推拒她的亲近，是不忍，也不舍。

他发觉，他很难将环秋安危置之不理。今后他是否会依然如往常那般，仍只为了那香囊主人而活？

怀中华传来的秀发幽香，占满阿清所有的思绪空间，而香囊早已无味。他不再那么肯定了

…… \* \* \*

多事的金陵，正当多事之秋，都是她——多事的袁环秋！

环秋将遇袭的罪过，归之于当日的多管闲事，得罪了小人却没提防，当日她才说过自己懂得明哲保身，没多久便出了事，果真是一语成谶！

幸亏有阿清。

身畔多个人陪伴，他人再怎么嚣张，也不敢上门欺负，纵然陪伴之人不言不语。

环秋才经袭击，心犹有余悸，阿清为了她的安全，自动护送她一程。虽然没有开口安慰，却以行动表达了关心，纵然他不言不语。

岸边，依旧是繁忙景象。

泊驶靠岸的钟家船已不是方才环秋所见的那艘，上下的旅客也换了面孔，环秋想登船离去的心，此刻也因阿清陪伴在旁，有了异动。

才几刻钟呢！去留之间，几刻钟之内就可以草率决定？人生的旅途也是这么波澜无数而难以逆料么？环秋看看身旁沈默的阿清。

冷静过后，她的脑袋恢复动工，嘿……又让她抓住了个把柄！原来他是个练家子啊！就这么两下就可以让那些鼠辈吓的屁滚尿流。不过，似乎那个牛总管怕的不只是他斗殴的本事，而是见了他像见了猫的老鼠，难道他们认识？……环秋胡乱想着。

这个阿清的来路委实诡异，却教她意乱情迷。

她对人生没有什么伟大的期许和特别的见解，不过，她清楚的知道，她的人生可以为这个男人而改变，不管这个改变是好是坏。

阿清有意无意地低着头，穿梭于人群之中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教环秋走乱了脚步，几乎跟丢了他。

“走慢点好不好？为什么走这么快？难道你欠人钱，要躲债啊？”

环秋笑怨着，想藉此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静。

“要是他们跟上来，你不怕吗？”阿清模糊不清道。

环秋一愣，哈哈笑道：“我看是他们怕你才对吧？既然他们怕你，你又在我身旁，我还有什么好拍的？”语气中有全然付出的信赖。

疾步终于因情动而缓住。阿清尴尬地闪躲：“我只能保你今日，不能保你一生，你最好尽快离开金陵，那牛总管是个小人，今日不得逞，往后他还是会找你麻烦。小心点！”

“你对那牛总管很了解？”环秋试探着。

“金陵人都对他这个小人对人很了解。”阿清熟练地避开：“我替你担心，你倒像个没事人。”

环秋对他语气中的关心，甚感窝心。

“所以我最好从现在起与你寸步不离，才不会让他得逞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她的眼里闪着无数暗示的光芒，尽管之前已经彻彻底底明示过了。

阿清正想着如何闪躲她的暗示，隔着人群，他远远看见一个熟悉至极的蓝色身影，暗道声不妙，连忙转身要走。

“咦？是钟二公子来了！怎么这回公子逗留金陵这么多天啊？”岸边一个船夫道。

阿清倾耳细听。

“昨天才听说公子又跑到钟山谷里去上大公子的坟，可能这次还要待上个把月吧！”

好象谷里有什么线索似的。”另一个钟家船夫道。

环秋有些责备地看着阿清。明明他知道钟泉流大哥的行踪，为何就是不肯透露？

阿清若无其事地又瞧了远方的蓝色身影。个把月？他从来没停留过这么久，难道是发现了什么？

看样子，金陵是待不下了。“请问……”阿清朝那两个船夫道：“钟公子要搭这趟船吗？”

那两人有些诧异地看着阿清。“不搭。你问这做啥？”

阿清心里一宽。“没什么，我想搭这趟船，刚好听你们提起钟公子，极想结识，随口问问而已。”

说谎！他躲钟泉流都来不及呢！环秋不知阿清这么说有何目的，不过她还是装做无事，没去拆穿他的谎言。

船夫之一道：“那就快点登船，船要开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阿清头也不回的跨上舷梯。

“你等等啊！为什么突然要搭船？”环秋提起裙摆，跟了过来。

“你回去吧！回你关中的家乡，乖乖找个男人嫁了，胜过一天到晚在外奔波，不守妇道。”阿清冷冷将话丢给身后的环秋。

以前，他总认为女人应该守着家庭、守着子女，才是可爱的女人；为何自从碰上了这个老爱在外头游荡，追着男人跑的袁环秋，他竟难以自己地欣赏起她的古怪行径及少见的勇气，难道是他改变了对女人的胃口？

不行！他再怎么欣赏，依旧不能接受？活该他的后半生只该为一个女人而活，为那香囊的主人，为她送上自己后半辈子——赎罪！

所以，他只有口出恶言，出此下策了。

不守妇道？他竟然如此说地！环秋气红了眼，将裙摆撩的更高，更快步地紧跟着阿清登上舷梯。

上回，他仅只对她单独出游感到讶异，劝过她小心；今日竟然骂她不守妇道？环秋觉得不对劲；阿清讲话不会这么刻薄的，虽然她真的有点不守妇道……

“别想丢下我一个人走，等等我。”她要问清楚他这是什么意思。来往的行人，个个面色怪异地看着这个在大庭广众下，追着男人大呼小叫的女人，环秋却没有多余的精神去分心注意他们。

“喂！刚刚那个打听钟公子的朋友，我家公子就在这儿，你不是要见他吗？我们可以引荐，下来吧。”岸边传来刚才那两个船夫的声音。钟泉流是他们敬重的主子，没什么架子，有人想结识，他们也乐于帮忙。

阿清负了众望，一溜烟进了船舱，环秋跟着也没了踪影，只留下两个莫名其妙的船夫对看着。奇怪？他不是想见钟公子吗？何以听见钟公子在，却跑的比什么都快？

钟泉流怔怔站在一旁，兀自朝渐远渐去的船发愣。好熟悉的背影啊？虽是穿著粗布衣衫，

一闪即逝，那魁梧挺拔的身材，他却再熟悉不过，是看错了吗？有可能是他吗？他原以为早已死去的人，他的大哥——

钟清流！

他瘸了一条腿？

而那女子……

“这船开往何处？”钟泉流问。

“回二公子，扬州。”船夫道。\*\*\*

“你不是想见钟泉流吗？人家等着引荐给你认识，结果你溜的比谁都快！莫非你心里有鬼？”

钟家客船已离岸。环秋似笑非笑看着阿清，似在嘲笑他躲躲藏藏的懦夫行为。基于刚才阿清冷酷至极的讽刺，她这个仇可报的一点也不客气。

“你为什么跟上来？”阿清依旧一副云淡风轻的无事样。

环秋回道：“你明知道！这不重要。我问你，刚才为什么说我不守……不守……”

即使她真的有点不守妇道，她依然是受过严苛闺训的大户人家千金，要她亲口承认，还真是难以启齿。阿清自知话说得重了些，但那是为了打发她走；没想到她根本不受打击，还追上来问，真是低估她的韧性。然而，再教他出口伤她，却又于心不忍。

“你很介意旁人这么说？”阿清微带笑意看着她：“你的年纪不小，也够聪明，什么可做、什么可说，你心里也有谱；既然你胆敢这么做，应该是考虑清楚了，自认无愧天地、无愧自己，还怕我这个旁人说些什么？”

知己！环秋雀跃地认定，闪着明亮双眸道：“不错！而且，没想到你这个旁人，倒是考虑的比我还仔细，想必你比我更有谱，比我更不把旁人言辞放在心上，是不是？”

阿清不置可否，对那闪闪眸光起了戒心。

环秋进一步道：“这也就是说，我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，你认为我无须愧对旁人，对不对？”

阿清睁着眼，听她说着瞎话。

环秋继续道：“而你这个旁人，站在我这边替我说话。换言之，我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，你都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”

越说越不象话。阿清听的皱眉。

环秋毫不放松，哄诱着他道：“结论就是：你接受了我说的，接受了我当你老婆，对不对？”明眸中的狡狴神气终于浮现。

又来了！阿清对她这自说自话、指黑为白的本事，彻底叹服。什么话都让她说去了，他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幸亏他近来已不好辩，否则大概要为这个话题翻脸。

阿清苦笑道：“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也能说成这样，我要是说了什么，可不知又会被你说成怎样。”

环秋自知理亏，笑道：“开玩笑啦！趁机推销一下自己，你听听便罢；不过，若是你要把它当真，那就更好。”为了嫁他，她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
阿清失笑。他偏过头去，搔搔头，假装浏览着船舱。

密闭的空间强迫他意识到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压力，增添他对眼前玉人儿无限遐想，他深呼吸一口，走出船舱，来到甲板。

她是如此难以教人拒绝啊！他又何其有幸能得此佳人倾心相爱？阿清遥望远方，不敢看身后尾随他而来的环秋。那双随时会浮现狡狴神气的美眸，眸光闪闪，已经越来越有吸引力了，他担心一对上，就会黏死他眼睛，将他钉在当场，跟着，他压抑的情感也会立即原形毕露。

“这船开往何处？”环秋学着阿清，攀着船缘，将视线抛向无边的天空。

阿清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还贸然跟上来？”

“跟着你最安全嘛！天塌下来也是你这高个子顶着。”环秋笑望着阿清。

“高个子瘸了条腿，站不稳，顶不了太久，你不会安全到哪儿去。”阿清神情又有些冰冷。这话是变相的拒绝，为了拒绝，他不惜亲口吐出这个最讨厌的字。

环秋不以为意。“那简单，我在一旁帮忙撑着，要是撑不了，大不了天把你压扁，你再把压扁。”她大有与君同生共死之意。

世故的阿清，被这话吓了老大一跳。她是有意还是无心？多露骨的调情言辞啊！

说得他心猿意马，这是考验他的意志力吗？他面孔微热地转头看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？我说错了什么？”环秋不解地问道。

还有救！总算还晓得自己说错了话，虽然不知道错在哪里。阿清叹了口气，收回遐想，语

重心长地朝她道：“同男人讲话时，最好小心点。有些男人天生爱自作多情，又控制不住自己；你要是不小心说了些什么，他们都能龌龊地想歪去，然后趁机占便宜，再推说是你勾引他们，把责任推的一乾二净。”

环秋回想方饯的话，红着脸醒悟。她讪讪问道：“也包括你吗？”

“也包括我！”阿清大方的承认，丢下极受震撼的她，独自回舱房。

他是个彻底的坏种，他要她认清这个事实。

环秋吸着淡淡的风中水气，整理着被吹皱的心湖。这回，她没敢再跟上前去。\*\*\*

自从知道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扬州，环秋就明显感到阿清有些焦躁不安。

他整日闷闷不语，不再对她的大胆亲近产生任何反应，不排斥也不动心，当她是透明人，一径沉浸在思念洪流之中，对想介入者无动于衷。

扬州到底有些什么，会让如此沉静甚至冰冷的阿清不安到这等地步？环秋永远也难忘她第一次看见阿清真正的惊慌模样时，所受的震撼。

她不过是将打听来的，这船直达扬州的消息说给他听而已，当时，他不但将杯中的茶溅出杯缘，又倏地起身，手中的茶杯被他随手一丢，连站都站不稳，便滚倒在桌上，茶更是爬满桌面，溅了他一身，他却恍若未见，只是喃喃念着：“扬州……”

扬州到底有些什么？她一定要查出来！

连续几日来，环秋不耐久坐，开始出现不适的症状，阿清倒是挺习惯的，什么症状也没有。环秋以为他长年深居谷中，应该和她一样不谙坐船的，看来似乎不是。

沁凉的风吹散了盛夏高温的威力，空荡荡的甲板上，只有他们俩并肩而立，俨然是个两人世界。

环秋闷闷看着遥望远方的阿清，为此等静谧而叹；可叹这两人世界的空间虽然不大，两人之间的距离却是无限遥远。

“喂！快到扬州了，跟你赌扬州现在的天气如何？”一个扰人沉思的粗嘎声音传了来。

赌徒还真到处都是！环秋瞟了不远处，打扰这片静论的是两个刚走出船舱、模样粗壮的男子。

“没事赌天气做啥？要赌也赌些有意思的。比方说：赌下了船所见到的第一个姑娘，穿什么颜色的花裙子。”另一个乱人听觉的声音跟着传来。赌这也叫有意思的？环秋差点失笑出声。

“没意思！赌老大下船时，哪脚先着地好了。”

这个更没建树。环秋心想。

“等等！既然要赌老大……”那声音突然压低，却依稀可以听清楚：“不如赌老大几岁出嫁，怎样？”

“小声点，你找死啊！赌这个？要让老大知道了，不把你剥层皮才怪！”

哦？敢情他们口中的老大还是个女的？看样子还是个跟她一样惹人争议的老姑娘，才会有人拿她的终身来赌。真是的！到哪都有这等赌人终身的无聊人！环秋对这未曾谋面的老大，起了惺惺相惜之意。

“你们两个给我闭嘴！”

一个娇嫩的女声传来，侬侬懒懒，像是午睡刚醒般惬意自然，教人心旷神怡，跟着一个苗条纤细的青衣女子双手抱胸，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出现。

那两个赌徒闻言，如同听见丧钟声，立即僵直了身子站好，口闭的死紧，脸上带着尴尬。

青衣女子笑的像只狐狸：“真爱赌啊！在赌坊里赌不够，赌到本老大头上来了？”

“老大……小的不敢！”两人异口同声道，头一齐低下，不敢与她相望。

青衣女子伸出纤纤玉手，各赏了两人一记爆栗，哼道：“要不要跟我打赌，赌我马上就嫁给你们两个？”

两人吓的牙齿打颤。不会吧？谁吃了恻心豹子胆敢娶老大，这辈子可就难过了！

两人几乎哭出声：“老大饶命，下回不敢了。”

环秋在一旁忍俊不住。这女子真有趣，以嫁给他们当威胁，竟还可以吓得人求饶？

环秋仔细地打量这位女“老大”。

其实这位“老大”的容貌算得上绝美，只不过年纪似乎已不轻，大约二十有余，也不怎么打扮就是了；但若说要嫁人，单论外貌，那声调、那容颜、那体态，仍是相当有吸引力的，怎么也不至于让人怕成这样吧？环秋瞧着她，思忖着这位“老大”令男人退避三舍的原因，琢磨的津津有味。

莫非，她也跟她一样，有着什么特别精采的理由？像是退了二十次婚之类的……

更有趣的是，还威胁一次嫁两人？看她那副老大模样，大约是个不拘小节的江湖人，才压根不把“烈女不事二夫”这等闺训教条放在心上，还堂而皇之拿来开玩笑。

那女子瞪着那两名男子道：“下次再让我听见你们谈起老娘婚事，我就嫁定你们两个，然后让你们俩做一辈子乌龟王八，半夜起来数黄豆！不是跟你们说着玩的，听到没？”

“是……”听到那娇嫩的嗓音吐出的狠辣威胁，两名男子噤着，似乎连声音里都吓出了汗。

女子一挥手，示意他们滚蛋，两人才如释重负地吁口气离开。

只听说过寡妇才半夜数黄豆的，要这两个男人数黄豆？是吓唬这两人，要让他们带绿帽，寂寞一生？还是诅咒她自己早死，让他们俩当鳏夫？

“哈……”环秋看见他俩狼狈离开的模样，终于忍不住轻笑出声。

声音很轻很轻，轻的没惊动身旁神游太虚的阿清，却引来那青衣女子投过估量的视线。

环秋连忙装做无事，又将视线丢出蓝蓝的天外天。

还是别惹是生非，给阿清流麻烦吧！虽然那名女子不像歹人。

青衣女子注视她半晌，又看了看她身旁目光呆滞的阿清，当下将两人归为不具威胁性的善良百姓之列，带着无所谓的笑意离开。

环秋却是看着她的背影，良久良久，离不开视线。

## 第五章

---

再度与那青衣女子正面对峙，是三天以后的事。

这艘船的空间不小，搭船的人却不多，加上环秋和阿清行事低调，大半时间都安分地躲在船舱里，又没有同人打交道的习惯，与船上其它乘客少有往来，和那青衣女子交锋的时刻便晚了许久才到来。

交锋？会这么说是原因的。

这晚的风有些凉意，引来几个旅客月下乘凉，环秋和阿清也在其中。一整天的闷热成功地谋杀了一身的活动力，好不容易有个凉爽的夜晚，谁不趁此好好享受一番，恢复白天被蒸烤的差不多的精力？

只是，月下的他俩，心思不只是乘凉那么简单。

阿清的心不在她身上。

说更正确一点，应该是：从来就不在她身上，只不过从上了这艘船后，阿清忽视她的态度更严重，相形之下也更令她难以忍受而已。

环秋知道这是事实，虽然很伤人。她站在角落，娇快的影子被隐没在暗夜中，与阿清那罩在明月下的魁梧身形相较，凑巧是个明显对比。

“怎么啦？小俩口吵架了？”一个娇嫩的女声自身边冒出。

环秋一愣，转身见那青衣女子笑吟吟地瞧着她，也不知是何时靠近的，毫无声响。

那女子又瞟了阿清那沉默的背影，对她道：“是他哪儿对不起你么？”

环秋又一愣。“没有。”她摇头道。

“那么是你对不起他？”青衣女子有些诧异地指着阿清，好象环秋很爱红杏出墙的样子。

说到哪儿去了？环秋好笑地又摇摇头。

终于笑了！美人儿不笑，冰冷着一张脸多可惜啊！青衣女子欣赏地看着环秋：

“那你这么哀怨的躲在这儿瞧他，他又那么哀怨的站在那儿看月亮，是什么原因？”她的表情，似乎是见不得人哀怨的模样。

“呵呵……”她还真会逗人笑！环秋忍不住又笑了。“看到我站在这儿“哀怨”的看他“哀怨”的看“哀怨”的月亮，姑娘你看的也很“哀怨”么？”

环秋很技巧地，将责怪对方多管闲事的情绪，包装在风趣的回答之下。吝于开口的她，除了面对阿清，少有如此多话的一刻，这青衣女子相当引人好感。

“哈哈……”青衣女子不以为意，夸张地指着自己鼻子：“我哀怨？我只会搞得天怒人怨而已，哀怨的永远不会是我。哈哈……”

环秋被她爽朗笑容感染，也跟着放开了眼眉。

“还有，”青衣女子停止了笑，郑重道：“别叫我姑娘，我听不惯，也别叫我姊姊妹妹，那会让我想到窑姊妹间的手帕交，老娘不干那行。”

那该叫什么？环秋一脸错愕。这个青衣女子还真难伺候。

看出她的疑问，青衣女子拍拍胸脯，豪气干云道：“我姓江，大家都叫我江老大。”

虽然早就听过人叫她老大，由她亲口说出，还真有说不出的怪。江湖中人都喜欢摆这种派头么？环秋满腹狐疑。

“江——老大……”她勉强招呼。

“嗯！”江老大满意地点点头，随口问起环秋的姓名来历，不多久话题又绕回阿清身上，显然，她对他们俩之间的故事较感兴趣，这也才是她搭讪的重点。

“偷偷告诉我，那小子跟你有什么不愉快吗？”江老大神秘兮兮地靠近环秋低声问道。

瞧她的模样，好象环秋一定、必须、最好要和阿清有不愉快的地方才对得起她似的。

“没有。”环秋有些哭笑不得。

江老大不满意如此简单又无戏剧性的答案。她加紧追问道：“那你和他是情人？

夫妻？别告诉我是兄妹，我才不相信！”这种骗人的鬼话她可听多了。

美人通常身负复杂的纠葛情事，才符合人性常理。江老大这么认为。

环秋迟疑地回视江老大。交浅言深的谈话不是她的习性，她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
等不到答案的江老大，直接下了结论：“难不成你们之间什么都不是？”

还真准！的确什么都不是。环秋无奈地点点头。

“那是什么？你站在这儿含情脉脉的看着他，他在那儿对着月亮发呆，你们之间哪有可能什么都不是？”江老大摇着头，怀疑地打量阿清，眼里尽是不信。

似乎感应到有两双温度截然不同的视线黏附在他的背上，阿清在刻意忽视许久后，终于忍不住回头。

他接收到的是环秋的深情视线，以及她身旁的江老大锐利的估量目光，好象将他当成了猴子一样观赏。阿清躲开出环秋视线织成的密密情网，不悦地瞪视江老大——

就是多了她如此具有侵略性的目光，才教他坐立不安；否则，他大可略过环秋的存在，对她的深情佯作无知。

“有意思！有意思！”江老大啧啧出声。

这男人光看背影，苍凉又孤僻，正面一瞧倒是不差，她还以为环秋小美人的眼光有问题哩！不过嘛……这男人帅是帅，就是瞪着她的那双眼睛藏了太多太多的东西，深沉了些。

“他看起来还不赖嘛！作何营生？干哪行的？”江老大问身旁的环秋。

阿清被江老大那明目张胆的研究企图，弄的心中无名火起。他不愿隐忍受侵犯，但很明显地，江老大正朝环秋打听他的事。

“樵夫。”环秋简单扼要道。

“樵夫？”江老大不可置信地提高了声音。她摇头道：“我不信！这家伙怎么看也不像樵夫。”倒像……她搔头想着。环秋自始就不信。阿清不愿多说，她也就不多问。

阿清见环秋即将开口唤他，他冷冷撇过头，目中无人地举步离去。

望着阿清一拐一拐的背影，江老大现出惊讶之色，脱口惊呼：“他他他……他的脚？”他是个瘸子？

不好！但愿阿清没听见。环秋流了身冷汗。

彷彿响应她的疑问，阿清停下了脚步，回了头，恶狠狠两道目光投射过去，砍人于无形，江老大浑身冷飕飕地，打了个哆嗦。

短暂的战栗过后，江老大回复正常。她目送阿清颠簸而去，心有余悸，疑惑自心中油然而升起，不再以轻松玩笑的神情看待他们俩。

好家伙！他是混哪儿的？

“他是谁？”这回江老大以不容敷衍的语气质疑道。

环秋感受到江老大进逼的压力。“我也想知道。”她稳住心神，摇头笑道。

江老大将环秋的面目轮廓及身形衣着看了个仔细，若有所思地挑眉问道：“那么，你是谁？”

呃？环秋不知所云地笑了，像是江老大问了个可笑问题似的。她无辜地道：“我已经说过了啊！”

一个家境小康的姑娘，在出嫁前，四处游历，增长见识，这样的身分应该没有什么好疑问的吧？环秋自认并无可议之处。

江老大放对环秋疑问，将矛头转向阿清。“那你认为它是谁？”她玩弄着拳掌，忽然笑问。

环秋理所当然地摇头。

江老大也不觉得意外，自顾自道：“他很像唱戏的……”她摩挲着下巴，苦苦思索那个角色。

“唱戏的？”环秋张大了嘴巴。

“对！想起来了！”江老大拍掌，“戏里的西楚霸王！尤其像……自刎于乌江之前，身负重伤的模样。不过，他瞪着我的样子，倒像是把我当成了刘邦。”她两手摊平，一副挺无奈的样子。

受伤的西楚霸王……那沉重而颠簸的步伐，有说不尽的痛楚与萧索，环秋不得不承认形容的相当贴切。她又看看眼前这个自翊为刘邦的江老大——草莽英雄？只除了她是个女人外，的确很像。够自负，够威风，也够……无赖！环秋想起她对付手下的模样，忍不住笑了。

敢笑她？江老大像能透视环秋的心情般，有些幸灾乐祸地，带着报复的口吻道：

“只不过……你似乎不是他的虞姬。”她玩味地看了看环秋。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吧？

环秋踉跄地后退一步。

好狠啊！这样无情地揭穿事实，一点余地也不留。环秋强撑着，怨怼地朝江老大道：“当他的虞姬有什么好？终究红颜薄命，陪他一起死，谁稀罕当他的虞姬？”

虞姬啊虞姬，如果阿清是项羽，她倒宁愿是虞姬，陪他生、陪他死，红颜薄命也无悔。

很明显这是反话，江老大内疚地看着环秋，自责出口太过伤人。她忙道：“我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”

环秋落落寡寡道：“玩笑也罢，你说的一点也不错，形容的很贴切。”末了，又强笑道：“你不当老大，去说书也成。”

江老大忙要补偿般道：“你和他之闲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吗？尽管开口。”

环秋夸张地演起戏来，故意用挑战的口吻道：“你认为，西楚霸王会接受汉王援助吗？而且，就算我不是虞姬，还是与他同一阵线，汉王你可是我的敌人喔。”

江老大好笑地感到置身戏中。环秋旋即又改了口气，有些哀求意味，又像是演戏般，半真半假道：“请不要再找他的麻烦吧！他已经被你击中痛处了，难道你真要眼睁睁看着他自刎于乌江，看着我这不是虞姬的虞姬，陪他一起死？要是逼急了，我们，重演一次楚汉相争，说不定改写了史册，得利的未必是汉王你啊！”

她很大方地承认对阿清的情愫，明白地表示站在阿清那边。

江老大愕然。

荒腔走板的楚汉相争，竟然是被项羽置之不理的虞姬，代他和刘邦谈判？这是什么戏码？两人有默契地相视而笑。

如果她真是汉王，这个真性情的虞姬，她可是要定了，楚汉相争将不是为了江山，而是为了美人。江老大看着心事重重的环秋，有些疼惜又有些欣赏。

唉！有眼无珠的项羽啊！\*\*\*

“你该回去了。”

下了船来到扬州，阿清这么说道。

多日来盼他开口说句话，终于盼到了，岂料第一句就是轰她走？环秋忍着泪，咬着下唇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扬州这么大，肯定有不少树可以砍，找个林子住，我饿不死的。”阿清语气不怎么认真。

“你要住在这里？不回金陵了？”环秋有些吃惊。

“对我来说，哪儿都是一样的。”

环秋大着胆子，小心翼翼问道：“扬州不一样吧？那位云……姑娘，可是住在扬州？”从她认识阿清以来，最能牵动阿清情绪的，唯有那只香囊而已，想必那香囊的主人，对阿清非常重要；而香囊上又有个“云”字，可想而知，香囊主人的名字中应该也有个“云”字，而且，正住在扬州。环秋推测着。

她隐约中感到有个重要环节未解，一时却想不起来。

阿清的脸蓦地抽去血色，惨白地吓人。

“你知道了什么？”他的声音也危险地吓人。

环秋喃喃道：“只是猜猜而已。我好象猜对了？”看到阿清的表情，环秋并不为自己猜对了而高兴，那表示未曾谋面的情敌就在扬州。

她在哪里？环秋和阿清站在渡口，心里想着同样的问题。

“两位来到扬州，打算往哪儿去啊？”江老大那娇嫩的银铃声，随着风传了过来。

两人不约而同地朝她望去。

江老大带着两名手下，大摇大摆地来到环秋身边，亲昵地道：“虞美人，我家就在附近，要不要到我家里坐坐？”她还真当环秋是虞姬哩！

环秋脸红地看着纳闷的阿清，道：“我们要去找人。”她代替阿清回答。

江老大大声道：“那简单！扬州就这么点大，你要找谁，说一声，我千名手下任你差遣。”她威风八面地炫耀着自己的势力。

江老大的话引来阿清侧目。在扬州有上千名手下，势力不可谓不小，这女子是何来路？

“真的？”环秋偷偷瞄了阿清一眼，企盼他会同意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多得一刻与他相处的时光，可以名正言顺地赖在他身边不走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江老大瞥见环秋有些动摇，赶忙道：“你想找谁，包管三天内把他送到你面前。”这话吹嘘的就有点夸张了。环秋问阿清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阿清沉默不语。他的确想找人，但仰仗他人之力，不是他的作风，更何况，他还没决定要不要见那香囊主人。他们之间的过节不浅，贸然出现在她的面前，也许会打扰她多年来的平静生活。阿清犹豫着。

“别想这么多啦！先到我家坐坐，再决定要走要留。要找人，不管十天半个月，还是一年半载，住我家等消息也无妨，反正也吃不垮我；不找人，喝杯茶就走，也行；

如果想摸个两把，还可以送你们几百两银子，到我赌坊里玩玩。有吃有玩，还不去？”

江老大哄诱着。

沈默的阿清开了金口，质疑道：“姑娘，素昧平生，何以如此相助？”

环秋也有同样的疑惑。

“别叫我姑娘，叫我江老大！”她郑重道：“这不是相助，是预约人情债。今天你欠了我，改天我省不了要讨回来。我喜欢特别的债务人，这样我这个债权人可以讨的好处也才特别，你不否认，你是个特别的债务人吧？西楚霸王？”

阿清感受到她明显的挑衅。

她也朝环秋道：“还有你，你也是，如果欠了我人情，可别想逃掉！虞美人。”

江老大那不怀好意的笑容，阴恻恻的，哪是个乐于助人的善士？倒像个精明的生意人。

“至于我可以捞到什么样的好处，就是留你们的原因。我可以正面观察、反面观察，上看、下看、转着看，总有给我找出好处的时刻。你们怕不怕啊？”

请将不如激将！眼前这对男女，绝对不只表面这么简单，想帮他们，凑合他们，顺便观察、接近他们，交这两个朋友，不如以话相激，好战的人吃硬不吃软。江老大精明的鼻子闻到同类的味道。

“带路。”阿清淡淡出声。

环秋和江老大大喜过望。环秋为能与他相处而喜，江老大则为能与他较量而喜。明明是个很普通的瘸子，却让她有棋逢敌手的快感，究竟是为为什么？她也说不上来。她倒想看看楚汉相争，孰胜孰败？还有他们之间，谁是瑜、谁是亮。

阿清明知江老大另有目的，但这样光明正大的下战书，和她高人一等的对阵手腕，已经勾起他沉寂多年的斗殴本能。叫他西楚霸王？她还真看得起他这个瘸子！而且很显然地，她斗上他了；而他，也很想会会她。

阿清转朝那“虞美人”望去。称环秋为虞姬？……是啊！如果说他是西楚霸王，她可愿当那虞姬，与他同生共死么？如果说江老大勾起他沉寂已久的斗殴本能，那环秋便是解冻了他冰封多年的情爱本能，而这样的本能，该唤醒么？他还能再爱一次么？

可以吗？回复从前那个爱恨极端的他。\*\*\*

江老大的家位于扬州东面——最热闹的市区中。江家四大赌坊，围绕在江家四周，天天热闹滚滚，刻划扬州人挥金如土的生活面目；居中的住家则优闲自在地卧于喧嚣中，上好的建材及宽大的空间，隔离不少沸腾的吵闹声，使得江家虽然没有世外桃源的幽静，也还算安宁。

“你要找的那对夫妻，我实在很难帮你找到。”江老大没好气道。找了几天，虽找出了尖庠，但没一对是阿清所要找的，简直有砸她江老大招牌的危险，所以她有些不快。

环秋也帮腔：“对啊！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，住在哪儿也没线索，只约略知道两人形貌，就算江老大的手下再多，也跟大海捞针一样难。”

阿清沉默无声。

他只提供江老大几个线索：男的俊俏，约二十七、八；女的美丽，约二十四、五，两人是

夫妻，住在扬州。就这样。

“既然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，能有什么特别的交情？你干嘛这么想找他们？”

江老大奇问。

阿清岔开话题。“找不到也没关系，也不是真的非找到他们不可，无所谓。谢谢你的帮忙。”

江老大哇哇叫道：“你这不是耍我？不行！非帮你找到不可！”她一向说到做到，这次也不能例外。

环秋插口问道：“难道没有再多一点的线索？”

“没有。”阿清淡淡开口。

有！只是他不愿多说而已。阿清虽然极想见见他们，看看他们如今过得好不好，看看记忆中的她如今是怎生模样，但内心深处却也怕见到他们，挑起往日情仇，才会模棱两可的只给了这么点线索。

他那要找不找的态度，令江老大不悦地皱眉。

她突然想起：“对了！你要找的人没找到，倒是得了一个消息；你们认得洞庭那个大善人钟泉流吗？他在找你们呢！”这两人来历果真可疑，居然跟那个水运帝王钟家扯上关系？

环秋代阿清开口：“我们和他没什么渊源，见过几面而已。”其实阿清到处躲钟泉流，说没有渊源才有鬼哩！她代他掩饰。

泉流在找他？阿清警觉道：“是啊？我们不太熟。你是怎么听说他在找我们？”

“昨天才听说他在扬州放话，说要找袁姑娘和他身边的一个人。”江老大答道。

事实上，钟泉流说的是“袁环秋姑娘和她身边一个不良于行的男人”，不过江老大大约也知道阿清对这个形容满敏感，就没照着说。

泉流怎么知道他们来到了扬州？钟家虽然消息灵通，但他们从金陵到扬州，才这么十几天而已，这消息未免也传得太快了吧？阿清想着。

“他人现下在扬州？”环秋也觉得奇怪。

江老大摇头：“不知道，话是钟家手下放出来的。我不晓得你们跟钟泉流有什么关系，所以没回复钟家人，不过如果你们要见他，我倒是可以托人转告；如果你们要躲他……”江老大眼中精光四射，环秋和阿清不自在的闪避。

她笑得有点坏心肠，续道：“我这赌窟也很安全啦！只要虞美人你不是背夫私奔，钟泉流不是你老公，而西楚霸王你也没诱拐人家老婆，那就安心待下，有我罩着你们啦！”阿清哼了一声，算是答复；环秋则红了脸，连连摇头表示没这回事。

没这回事？就算没有，大概也相差不远了吧？江老大那张明艳照人的脸，这回笑得阴阴的、坏坏的，像是日正当中飘来乌云一片，就是让人安心不起来。

阿清和环秋怀疑：他们是不是误上了贼船？\*\*\*

环秋之于钟泉流，其实没有躲藏的必要，但看在阿清似乎有难言之隐的份上，就顺了他的意思，尽量避免和他碰头。

只不过，天下虽大，人与人间的缘分，就是那么难以割舍。再大的空间，再远的距离，在有心人的安排下，这些似乎都不成问题。

所以，环秋和阿清才会张口结舌地一同站在江家大厅内，手指着钟泉流，眼瞪着江老大。

罪魁祸首江老大则一脸无辜样，眨着无辜的眼睛。

“只不过帮你们引见一个老朋友嘛！既然你们不是奸夫淫妇也没背叛钟兄，那么见见面又有何不可？”真亏她说得出口。

她的前半辈子大概都在大赌小赌中度过，想挖这对男女的秘密，她也下了赌注；

她赌他们和钟泉流的关系匪浅，而很显然她赌对了。

从进门到见着阿清，钟泉流的脸上尽是惊喜与激动。

没错！真的是他！那阳刚的俊逸脸庞、锐利逼人的眸子、伟岸的身躯……虽然衣着打扮与往日南辕北辙，独树一帜的霸气也敛去许多，也……跛了条腿，但是错不了，是他没错！

“大哥！我想你想得好苦！”

钟泉流凝视阿清许久，终于激动的大喊。嘶哑的声音吐出，跟着便是热泪滚滚而下。

大哥！环秋蓦地转望阿清。钟泉流那日说过，他的大哥因坠崖而生死不明，她一直以为知道钟泉流大哥下落的唯有阿清，却怎么也没想过：原来阿清就是他大哥！

阿清见着钟泉流，没有像往日那般急急闪躲。看到他真心欢喜的感动模样，阿清如何也狠不下心否认，也舍不得否认。多年来，与手足相隔两地，见着他也是避不现身，思念亲人的感伤屡屡挥之不去。今日，就顺水推舟认了吧！

“二弟……”他的声音也有些哽咽。

“你你你……”江老大跳起来指着阿清，给结巴巴道：“你是钟清流？！”

江老大原本优闲地在一旁看好戏。她最初还以为就算不是背夫私奔的戏码，起码也是复杂的三角关系，大概会有场精采的风月传奇可看，天晓得原来她猜错了！大错特错！正解是：钟清流和阿清原来是兄弟！那个西楚霸王原来是洞庭帝王，真是始料未及啊！

阿清点点头，苦涩地承认。“钟清流”这个名字，背负了多少血腥，今日一认，往昔的罪恶感也油然而起。

“这下我看我是讨不了人情债了。”江老大歪歪嘴角，自我嘲讽：“要想讨钟清流的人情债，除非是想找死，说不定还可以讨个棺材用，我真是不自量力。”

钟清流叱咤长江时，她江老大还不知在哪个小赌场里混呢！竟妄想帮他找人，好当他的债权人？算了吧！

“言重了。”钟清流淡笑道：“谢谢你近日的援助，我的确欠你一份情，来日有何差遣，必当竭尽所能报答。”

江老大眼睛一亮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钟清流点头。“促成我兄弟相逢，泉流也欠江老大你一份人情。”钟清流眼眶红红地道。

“太好了！哈哈……能让洞庭钟家人欠我，还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”江老大意气风发之余，看看他们两兄弟，高兴的摩拳擦掌。有了这两人的交情，这条长江更加畅通无阻了，她可得意的不得了。

“你们叙叙，我不打扰了。”她兴高采烈地挥挥手，潇洒离开。

“大哥，这些年来过的可好？”钟泉流握着钟清流的手道。

“从来没过的如此清心寡欲。”他微笑道。

“如果说，没有那块石碑和那个香囊伴着你，才是名副其实的清心寡欲吧？”一旁的环秋酸涩地插口。

一直未能解开的环节就此有了答案。香囊的主人应当是立石碑之人——刘蔚云，是他的妾，也是他深深爱恋的女人吧？而那个女人，如今已嫁做他人妇，便是他要找的那对夫妻之一么？

她背叛了阿清？

“不要妄自揣测。”看着一旁目光闪烁的环秋，钟清流心里的痛，不知是为了她的话，还是为了她。

“袁姑娘原来是我大哥的朋友？”钟泉流朝环秋讪讪问道。他终于注意到她的存在了。

“萍水相逢，凑巧一同来到扬州罢了。”钟清流忙撇清关系。

环秋的心情因着他的话而更加低落。她对他而言，是生死至交般的重要，但她对他而言，原来只是萍水相逢的关系？

“是啊！萍水相逢，什么也不是。一个飘零江湖的女子，哪里高攀得起洞庭钟家的人？”环秋幽怨地将怒气徐徐吐出。

纵然她也有傲人的家世背景，但那对她而言，没什么可炫耀的，反倒令她感到无限沉重的压力——因她败坏的名声而带给她家人耻辱的自责压力。钟家兄弟同时倒抽一口气。

钟清流的心莫名被刺痛。她没有理由如此看不起自己！若是往日，他也许会这么以为，但今日，她已悄悄烙上他的心，怎能容许她说出这样自贬身价的话？

钟泉流为这直言不讳的怨怼吓了一跳。很明显，这个他一见就已倾心的女子爱上了他大哥，并且毫不掩饰她的感情，说是大胆，但也大胆的可爱。这是他们兄弟第二次同时爱上同一个女人，上次是刘蔚云，这次……轮到他大哥还是他呢？看样子不会是他了，或者兄弟两人再度同时沦为输家？

“我这瘸子，才是真正配不上你。你这是在挖苦我？”钟清流冷冷地反将了环秋一军。

“我没这个意思。”环秋叫道。

钟泉流想缓和气氛，却被钟清流一拉扯，扯出了江家大厅，只留环秋一人孤零零地立在那儿，独尝自卑与痛心的苦果。

是谁说“女追男，隔层纱”的？

“钟二公子，你可知……令兄去了哪儿？”环秋迟疑再三，终于开口问道。

自从阿清回复了钟清流的身分，与她的隔阂一下拉开了无限远；如果说，以往她和阿清的距离是一条河，如今便是汪洋一片，教她望之也兴叹。

这夜，钟泉流被环秋逮个正着，也不知该喜该愁。虽然知道她喜欢的是他大哥，偏偏他大哥似乎对她无意，他又倾心于她，也不知该不该表态；见她如此急切探听他大哥，他是又喜又愁。

喜的是大哥无意，愁的是她对自己无意。

烂帐一笔！“大哥这几天出门，从不吐露行踪的，怨钟某不知。”钟泉流心虚地苦笑。

“他可是去找刘蔚云？”环秋脸色暗沉地问道。

钟泉流惊问：“你……怎知？”

“你也知道？”环秋凝着他。

“既然姑娘知道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”钟泉流叹口气。“其实凭钟家势力，只要一声令下，十个刘蔚云也找得出来，偏偏他不准我插手，坚持要亲自找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。相隔数年，我真是越来越不了解他了。”

“她和你大哥的关系是……她可是改嫁？”环秋皱着眉问。

“这你该问我大哥。”钟泉流摇头不愿说明。

“你见过那位刘蔚云吗？”环秋的心扑通跳着。

“多年前见过。”钟泉流点点头。

“是何模样？”环秋的眼中眸光闪动，起了一较高下之心。

“唔……绝美中带稚气，柔婉甜腻，清新可人。”钟泉流想到昔日相会，不禁悠然神往。

环秋瞧他痴迷模样，幽幽叹了口气。“这就是你大哥念念不忘她的原因？”

“这是我念念不忘她的原因。”钟泉流垂首承认，笑道：“至于我大哥和她……”

那可是说来话长；而能不能说，却不是我能决定的了。”他大哥的往日情事，他这个做兄弟的不论清不清楚，都没有资格代他说给外人知晓。

“连你也对她念念不忘？”环秋微微惊讶。他这样出众的一方之主，也和他大哥倾心于同一人？

其实论才智手腕，钟泉流是及不上他大哥的，但钟清流多年来心灰意懒，自甘平淡，即使今日承认了他那镶金镀银的非凡身分，对外仍是那般散漫随便，不改隐居时的态度，装扮也依旧粗鄙，因之在环秋眼里，钟泉流俨然较其兄钟清流出众。

“她早已嫁做他人妇，就算我兄弟俩再怎么念念不忘也没用。她是个极难让人忘记的女人，不论我日后是否系情他人，总之是忘不了她的，只会淡去一些思念而已。

我想大哥也是吧！”钟泉流中肯道。

“那么你大哥呢？有可能淡忘她，系情于他人么？”环秋面有喜色。

知道她在探问他大哥的心思，钟泉流朝她呆望片刻，避重就轻道：“我抓不住大哥念头，怒难答复。”

“连你也不知么？”环秋低低道：“也难怪，他的心思一向难懂。”

“你真是有心人。”钟泉流痴痴道。

“他却是无心于我。”环秋的声音更低了。

“我若是他，无心也会变有心。”钟泉流凝望她：“大哥的人才出众，纵然稍有残疾，也不改本色。日后，就有劳姑娘照料了。”

“呵……”环秋苦笑道：“他对我是什么心思还不晓得呢！你说的太早了。”

“你们再相配不过，当真天上一对，地上一双，会成的。”钟泉流一昧的称赞和祝福，想忽略心中的酸涩。

环秋红着脸啐道：“你越说越离谱了。没口子的捧他，倒把你自己贬低了。”她诚心赞他：“其实，你在我眼里，要较你大哥完美许多。”

“哦？”钟泉流见她赞美自己，怦然心动。

环秋微微一笑：“论相貌，他不修边幅；论脾气，他冷漠孤僻；论健朗，他身有残疾，样样及不上你，你又何必老去捧他？”

钟清流的名声正隆时，环秋一心爱着她的表哥，从没去理会过南方有个名声与表哥并驾齐驱的钟清流，才会以为今日的钟泉流便是理所当然的洞庭之主，不知道他哥哥的往日声威远胜过他。

“即便如此，你喜欢的却是大哥吧？”钟泉流盯着她。环秋的脸热辣辣地，默认了。

“所以，再如何完美，你的心思也不会落在我身上，我说对了吗？”钟泉流大胆表白。

“这是两回事。”环秋皱着眉，红着脸答道。

虽然她认为泉流胜过清流，但她早已爱上了钟清流，且爱的是他的人，而不是才智手腕、外貌家世这些条件，只是因缘巧合下，单纯被他的气质吸引，一步步恋上了他，终至于再也难将其它男子放在心上；而未对他死心前，即使出色如钟泉流，也难动摇她一分一毫。

无可取代的深情，却也要人命的执着。而这种执着之苦，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尝。

本以为不会再尝，二度面临时，却执着依旧，毫不考虑地掬起苦盅就灌，只求得苦楚当中能有半回甜。何是，有吗？

钟泉流问道：“那么是我多言了？”

环秋尴尬的勉强道：“二公子之出众，不会因为环秋而有所消长；大公子的的心思，更不会因环秋而有所改变吧？环秋何德何能，哪有这许多本事来影响你们？”

“看来的确是我多言了。”

如何能同大哥争呢？他们兄弟感情一向好，即使环秋爱的是他，他也不能为了她坏了手足之情吧？更何况她爱的根本不是自己，他更没有理由争。钟泉流怔怔想着。

环秋心生一计，开口道：“有事商求，请你帮个忙好吗？”

“请说。”钟泉流下意识回道。

“你大哥不愿你插手帮他找人是吗？”

美目盼兮，令钟泉流失了魂。

“是的。”他反射般回答。“那若是我请你帮忙找人呢？”狡黠的眸光闪闪发亮。

“这……”钟泉流迟疑着。

“是我要见那刘蔚云，你帮我找，可不违背兄弟之义吧？”环秋的双眸越说越亮：

“更何况就算我见了她，只要不去告诉你大哥，自然不算是你插手帮他找的，不是么？”

是这样没错，但这方法还真狡猾。钟泉流怔怔瞧着环秋心里兀自痴想；以如此黏腻的情丝织成的绵密情网，大哥可逃得过？为何偏不来网他？

若换做是他，他甘愿自投罗网。\*\*\*

“江老大，你要带我去认识什么样的朋友？”环秋问道。

午后的阳光还算温和，用来打瞌睡嫌浪费，出门串门子倒正好。江老大拉着环秋，说是要介绍几个扬州朋友给她，也不管她答应没，拉了便往外跑。

“咦？钟清流人呢？”江老大突然停下脚步。

“这几天都不见他人影。”环秋的眼神像黯夜。

“嗯……提起他，我才想到，帮他找人找了几天，他又莫名其妙说不要我帮忙，本来我暂时把这事搁了下来，竟然忘了身边就有一对符合他条件的夫妻，只是一时没想到罢了。”江老大沈吟。

“在哪里？”环秋忙问。

“刚好就是今天要带你去见的的朋友，就是不晓得是不是钟清流要找的人。不管是不是，总是要介绍你们认识的，你跟着我去就是了。”

环秋跟着她来到城西。城西较市集僻静，商店铺子少，更没有赌馆酒楼之类龙蛇混杂的地方，离城郊也近，住在这儿倒可图个清静。环秋精神一振。

几个从六、七岁至十二、三岁不等的幼童，有些衣着华丽，也有些衣衫褴褛，从她俩的面前嬉笑而过，模样天真，也让寂静的街道上有了几许生气。

“追不到！追不到！哈哈……”一个孩子边跑边笑。

“不要跑！把我的功课还我！”另一个孩子急道。

“借抄一下嘛！先生总说你文章作的好，我要看看哪里好。”他两手藏在身后，似乎拿了什么东西。

“小偷！偷抄人功课！”孩子涨红了脸叫道。

旁观的几个孩子拍掌助阵，也不知是帮谁的忙。那拿人东西的孩子玩闹地躲到了环秋身后，以她为掩护，让那着急的孩子绕着追。环秋走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看着两个孩子围着她转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你们几个啊！上课的时间都快到了，还在这儿鬼混，小心我去告诉君先生，罚你们多抄

一倍的功课，多背一倍的书！”江老大故作狰狞面目吼道。

“啊！是江老大！江老大好。”一个年纪稍大的孩子叫道。

孩子们见了她，个个停下脚步，有些惊喜又有些害怕，“江老大”长、“江老大”短的唤个不停，她也笑咪咪地摸摸孩子们的头。

环秋面对此景，感到有此一意外。真难想象江老大和这群孩子是如何混熟的。

“江老大，别告诉先生好不好？”那个拿人功课的孩子忙将东西还回，苦着脸求“可以，同文文道个歉。”江老大揉着腰道。

孩子悻悻道了个歉后，不一会又兴高采烈地开口：“江老大，我长大后可不可以也到你家的场子工作？”那孩子带着崇拜的神色问道。

“胡闹！先生是怎么教你的？读了书还想当赌徒？”江老大板起脸孔。

没想到江老大身为赌场老板，虽然没读几天书，是非还分的清楚。她身在江湖，气质却不粗鄙，反称俊秀，是这个原因吧？可是，让小孩子也称她老大，这也太……

她还真喜欢耍老大威风，连孩子也不放过？环秋觉得好笑。

“可是，如果可以像江老大你这么威风的话，那我情愿不要读书，当赌徒就好。

”那孩子挨骂，仍怯怯地为自己辩护。

“可是，赌徒那么多，出人头的就只江老大一个，其它人不是倾家荡产，就是一事无成；反观那些读了书的，就算不登三甲，也教人敬重，也比赌徒强上许多。

不是吗？”环秋在一旁插口。

江老大岔了气。当赌徒也算出人头地？更何况，她可不是故意走上这条路。环秋这番吹捧，听起来还真给面子，不过，她可不认为这种出头方式很光彩。

“漂亮姨，你说的话跟漂亮师母好象喔！”那孩子道。

漂亮师母？那是谁？环秋心想。

“先生和漂亮师母到了吗？”江老大问道。

“先生应该到了，师母可能一会儿才来。”孩子们齐道。

“那你们先去上课，别耽误时间。”江老大哄道。

孩子们齐声道别，蹦蹦跳跳地上课去了。

“这些孩子好可爱，说到读书，一点也不皱眉头。”环秋赞道。

“那是这儿的夫子教的好，孩子们才听话。”江老大道：“我今天要带你认识的人，就是这位夫子和他的漂亮老婆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夫子？环秋一向对老老的道学先生没什么好感，而这江老大竟要介绍个夫子给她认识？万一当那夫子晓得她年过二十仍小姑独处，就不知要耗费多少时间来对她晓以大义一番吧？环秋暗暗抹汗。

江老大领着环秋来到一家私塾。此时，孩子们已经乖乖就座，聚精会神地看著书，江老大不愿打扰他们，拉着环秋远远地站着，遥望那俊雅潇洒的年轻夫子。

那夫子年纪还不到三十，温文儒雅的模样，像个世家公子，气质潇洒脱俗，也没有道学先生的酸馅气。他精神奕奕地教著书，相当引人注目。环秋一直以为夫子就该是胡子一大把、满脸皱纹的老先生，谁晓得这个夫子这样年轻出众，着实少见。

喔！她也来了。江老大心中一喜，示意环秋注意一个自右而来的黄衫女子。

环秋随之望去，见到一个风姿绰约的佳人，翩然而至。那黄衫女子似乎不愿打扰孩子们上课，同那夫子使个眼色后，使径自走入内室，将她那介于少妇与少女之间的纯真之美，瞬间也收了回去，徒留一丝怅然，教人回味无穷。

那是孩子口中的“漂亮师母”吧？

环秋口不转睛地瞧着，瞧痴了。她以为无人能美过她的表嫂，而这位“漂亮师母”，那耐人寻味的柔婉，有着另一股风情，较之她表嫂丝毫不逊色，令人赞叹。

江老大拍拍她，笑着看她，像是在问：漂亮吧？

环秋正要开口，江老大神色一凛，打了个噤声手势，朝她比了比左边。

环秋随着她的手势望去，差点惊喊出声。

是钟清流！他站在她们左近一棵树后，神情痴痴迷迷，紧盯着私塾之内，显然也在注意那位夫子的举动。

他注意的是夫子？不对！环秋的心一沉。他那失魂落魄的模样，该不会是为了刚才那位惊鸿一瞥的“漂亮师母”吧？而这对夫妻便是他要找的人？

江老大扯了扯她的衣袖，环秋会意，点了点头，两人便蹑手蹑脚地离开，没敢惊动钟清流。

临去时，环秋犹依依不舍地又睇望了钟清流一眼，只可惜那略带责怪与哀怨的翦翦秋波，落入了江老大眼中，却没能落入钟清流的痴迷目光之内。\*\*\*

亲眼见了钟清流要找的人，环秋的心里——五味杂陈。

“你能告诉我，那对夫妻是什么来历吗？”环秋苦涩地问江老大。

“唔……本来今天就要介绍你们认识，没想到半途杀出个程咬金。

明天再带你去见他们好了，希望明天那小子不会出现。”江老大打哈哈。

“那么你先告诉我，他们怎么称呼？”环秋又问。

“唔……你称他们君先生和君夫人就成了。”江老大含混道。

环秋眯起眼睛，直视江老大。她觉得她似乎在闪躲什么，容色闪烁，言语也不那么干脆，有古怪！

“告诉我他们的名字。”环秋冷冷进逼。

“唔……君上华，君……我不知道君夫人本姓，我叫她云儿。”江老大仍然面有异色。她的这两位朋友来历甚奇，定居扬州用的是化名，虽说要介绍他们认识，但没有他们的同意，她不宜擅自透露他们的真实身分，只是环秋那似乎洞悉了一切的锐利眼神，教她坐立难安，怎么也平静不下。

环秋和钟清流两人，跟她两个朋友有过节么？

“云？”环秋深吸了口气：“刘蔚云？”她从牙缝里吐出这三个字。

“你知道她是谁？”江老大下巴几乎掉地。那怎会仅知其名，不知其人，见了面还要问她？

“果然。”环秋并不回答江老大的疑问，只是喃喃自语，神游天之外。

即使是嫁作他人妇，那刘蔚云依然收去了两颗男人的心，她的本事，她自己知不知道？

“你是怎么知道她这个人？”这回轮到江老大急了。

环秋懒懒地，连眼皮也没抬。

“这不是闹着玩的，快告诉我啊！”

环秋勉强将意识拉回。“她是钟清流的朋友，我知道有她这么个人，但今天才首次见了她的面，随口猜猜而已。”他们很显然不只是朋友，环秋略有保留道。

“这样？”江老大狐疑地看着环秋。“他们既是朋友，那钟清流又何必躲在一旁偷看他们，而不干脆上前打个招呼？”找个时间，她一定要问问云儿，她和钟清流可真是朋友？

“也许他……”

环秋随口想敷衍几句，一道魁梧的影子出现在她们面前，令环秋停下了舌头。

“阿清，好久不见了，近来可好？”环秋高兴的招唤着。还是觉得叫他阿清比较亲切，钟清流这个名字太神秘了，她招架不住，也高攀不起。

只不过几天不见而已，也叫“好久不见”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！江老大在一旁会意地微笑。

这声招唤，却只得到他冷冷一瞥。

环秋不死心地上前拉着钟清流。“阿清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现在可有闲空？”

“没有，我正要出去。”他淡淡道。

“出去？”环秋叫道：“天都黑了，你才回来就又要出去？吃过饭没？”

“与你无关。”钟清流的声冰的一点热度都没有。

“你……”环秋几乎稳不住摇摇欲坠的身子。他竟这么同她说话？

“喂！钟清流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？人家虞美人好意关心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江老大看不愤而插口。

“与你无关。”这回他是对着江老大说的。

江老大气哇哇大叫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钟清流冷冷地，默不作声地回过头，举步离去，将她们的不满远远抛在视线之外，眼不见为净。

何必如此？想避开的只有伊人一个，他却决绝地一次得罪了两人，不留一点情分。

他管不了这么多了！怪他吧！他没忘了自己是个差劲透顶的浑蛋，是个烂得彻底的坏种，不值得伊人留恋。

“等等！我有话要说！”环秋卷起袖子，撩高裙子，摆出一副“我跟你誓不甘休”的模样，仓皇追了出去。

直是不择手段的穷追猛打啊！

江老大收了声口哨。乖乖隆地咚！真精采的风月戏。看情形故事似乎不太单纯，除了钟泉

流，再加上云儿和钟清流的“朋友关系”，可有好戏看了。

不过，这会是喜剧还是悲剧？这些人都是她的朋友，她不希望这是出悲剧，悲剧不是她期待的好戏。

江老大兴奋的心情，又缓缓低落了下来。\*\*\*

“喂！阿清？你等等！”

幸亏江家园林宽广，环秋来得及在钟清流踏出江家大门前将他拦住。

她喘吁吁地追上钟清流，伸手挡在他面前，阻住他的去路。管他是洞庭帝王、天皇老子，就算是阎王爷也一样，她要留的人，一个也跑不掉。

“让开。”

“不要！”

钟清流加重了口气：“让开！”

“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去见刘蔚云？”环秋瞪着他。

钟清流那两道剑眉几乎皱在一起，像要互相砍杀一番，怒气已被点燃。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他并不是要去见她，而是气愤环秋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。

“今天看到你站在私塾之前，偷看人家夫子的漂亮老婆。你羞不羞啊？”

环秋的不满也被挑起，气愤之余，将白天所见搬了出来。

“你跟踪我？”钟清流的额角爆出青筋。

环秋为自己喊冤：“没有！人家夫妻是江老大的朋友，我们正要去找他们，谁晓得你鬼鬼祟祟躲在一旁，不巧被我看见。谁跟踪你！”

钟清流怒气稍缓，随即便要离开。

“等一下！你宁可去见那有夫之妇，见了我却想跑，我就这么不堪？还是你跟她旧情未了？”环秋终于眼眶泪花汪汪。

“不要瞎猜，我跟她没有关系。”他不自觉声音柔了许多。

“没有关系？你的“坟”上还留着她的字呢！难道她以为你死了？所以改嫁？”

环秋抹抹眼泪。

阿清点点头，随即又摇摇头，心思随着她的泪花而颤颤摆动，荡气回肠。

“说对一半。她是以为我死了，但她从来没嫁我，不能算改嫁。”不知不觉间，他泄漏了死守多年的心事。

“那何以她自称是你的妾……”环秋泪未流尽，好奇心便忙着苏醒。

“聊慰我为了救她而坠崖，生死不明，好让我这痴人痴梦，能有所报偿。”他忍不住越说越多。

“所以你至今未曾出现在她的眼前，他们至今仍不晓得你还活着？为了什么？你怕成为他们夫妻间的阻碍么？”环秋敏锐地分析。

钟清流背脊发凉地听着她说话。

“不对！看他们气韵不凡，不家是小量之人，就算你曾经恋慕过刘蔚云，也可以化情意为友谊，不至于不敢出现在他们面前吧？除非……”环秋往很坏的地方想去。

钟清流闪烁冰冷极光的眼睛，渐渐起了怒火。她有何权力猜测的这样准确？

“除非你和她“关系匪浅”！”环秋咬着牙道：“除非你们之间的过往，深得足以动摇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！”她步步进逼，嫉妒与失落隐藏在怒意之下。

“住口！不许诽谤她的清白！”钟清流忍不住吼道。

环秋刻意忽视他的怒气，她早已被自己的怒气吞噬。

“也不对！你不是会将心爱女人拱手让人的君子。”环秋瞄着眼睛琢磨他：“如果她和你有了什么，你应该会不择手段的将她夺回，甚至不会管她是否已经嫁人。”

这点，似乎和她有点像。

钟清流的怒意渐渐被恐惧取代。这个女人是神是鬼？何以事情竟如她亲眼所见，猜了个八九不离十，这样的了解他？

“除非……你做过什么对不起她的事？或者，她根本不爱你……”环秋继续深探。

“不要猜了！”钟清流大叫。

幽静的江家园林，空旷寂静，传来的只有风声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园子里的这对男女，正在挑战一段不堪的过往情事。

心爱的人不爱自己，被旁人点明，是既难忍受，也难堪透顶的事。钟清流那受伤的眼神，令环秋涌起同病相怜的歉意。

“真对不起，我太多话了。”

只可惜，闷压已久的怒气，一鼓作气地爆了开来，既火烫又灼人。他听不下任何道歉。“这辈子我只允许自己愧对一个女人，爱过一个女人，你是何方神圣，竟敢妄想探测我和她的关系？想取她而代之么？”钟清流的脸庞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决裂，脚下步步朝她逼近。

这决裂，讽刺极了。环秋虽然早已表明心意，听他这么当面提起，还是不自禁地红了脸颊，心中随之忐忑。他蓦地伸手提起她的下颚，将之抬高，正对他的脸。

“就凭你？”

说完这句杀伤力十足的话，钟清流无预警地揽进她的纤腰入怀，将她贴紧他的躯体，而后低头狠狠攫夺了她红艳温软的唇，并强迫她张口迎入他的舌。轻蔑地、霸气地，与她抗拒的舌杀伐交战着，没有一丝温存爱意，尽管她的唇是如何的甜美。

尝她的唇，这不是第一次。前一次是性命交关之际，但同样教他意乱情迷，教他舍不得放开。

在还来不及沉溺于她的温暖深情前，钟清流终究还是清醒地推开了她。

“如何？知道自己的斤两了吧？”他轻佻地用手背抹抹唇，不知是故作暧昧还是不屑。

环秋抚着胸口，尚未平息狂乱的心跳，又被他冷酷狠毒的话打碎了心。她踉跄后退一步。

“我要什么女人没有！就算得不到刘蔚云，也轮不到你这生涩又不知羞的女人来暖我的床，懂了吧？你连我的肩都暖不了呢？”钟清流对她再下猛药，强迫自己也跟着吞下。

“你好样的！你够狠！钟清流，我恨你！”咬牙切齿也不足以形容环秋的怒气，说裂心撕肺，也不过如此了。

扭过头去，将那可恶的容颜甩在背后，可止得了痛？

环秋咬着下唇，提起裙摆，仓皇地狼狈逃开。捂着口，她一路逼自己不要哭出声，任泪水从指缝间滑落，点点滴滴洒落于地，混作翌日无名朝露。

她再也受不了了！他还能怎样恶毒？她到底爱上的是个怎样的魔鬼？一次次拒绝她不说，还如此狠心地重击伤害她，存心将她打入地狱，又忍心让她永世不得超生！

真够绝！也够毒！

这便是以往的钟清流么？简直陌生得教人害怕，毒辣得让人寒心。而她竟然还爱他爱得如此神魂颠倒，几乎想倾尽其心！痴儿怨妇也不过如此！

心伤了，可恨的意识依然清醒。环秋飞奔回房，脑子依然该死的转着，教她活生生地受着蚀心的痛。

蚀了的心，只剩个圆框，像个空心的环，可以扣住任何东西，就是扣不住那淙淙清流，只能眼睁睁地瞧着流水，穿越她空荡如环的心，然后什么也没留下，便扬长而去，教她的空心更空心。

庆幸自己尚未付出所有吧！空心可以用旁的东西填满的。她安慰自己。

## 第七章

---

“来来来，等你好久了，钟家大公子，几日不见，愈发俊帅啊！不但又潇洒了几分，人也越来越性格了，不赖！真不赖！”

钟清流不巧刚出现在他的房门口，眼尖的江老大如获至宝，假装没见到他那不悦神色，尽说些言不及义的客套话，胡乱吹捧着，捧得他莫名其妙后，半拉半推地将他领进大厅。

厅上无人，作怪也方便。江老大笑咪咪地随手将一个骰盅递到钟清流面前。

这是做什么？钟清流以眼神询问。

“来到赌窟不赌个两把，像入了宝山空手而回，多对不起自己！来来来！现在是消夜时间，跟我赌两把，当作消夜，胜过水果点心，快乐似神仙！”江老大眉飞色舞地摇了摇骰盅。

没事突然找他赌，这个女人脑袋里在想什么？钟清流皱着眉不说话。

“来嘛！小赌怡情，胜过你整天绷着一张脸，眉头都能夹死苍蝇了。跟我江老大赌，不但怡情消遣，兼能占卜算卦呢！”江老大一脸神秘，食指顶着骰盅底，将骰盅转的呼呼顺手，一副技术高超的模样。

跟这种超级大老千赌，就算有一整条长江的家当，也非输干不可，他又不是脑袋有问题！

占卦？他才不信鬼神之说，更没听过有“骰卦”这种卜算之术，骗谁啊！钟清流一脸不以为然。“不信我的骰卦？”江老大笑的贼兮兮的，不死心地煽动：“这骰卦是我江家不传之密，看在你西楚霸王钟清流的面子上，今日免费为你卜一卦，灵不灵都不要你的钱。来吧！”

钟清流意兴阑珊地定着，不当她的话是回事。

“喂！开始啦！你说个愿望我听听。”江老大催促着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那我帮你想想……”江老大自顾自念着：“算发财嘛！你钟家本来就富，长江以南，我还想不出比你姓钟的还要有钱的，偏偏你就爱穿这么破。”她数落着钟清流那件破旧灰袍子，忘了她自己那一身劲装也体面不到哪儿去；江家赌场赚来的银子，显然也没用到她衣服上。

“也不能算你几时破产……那有违骰卦的良善本质。”江老大歪着头。

用骰子卜卦还能有什么良善本质？钟清流别过头去，不去听她的胡说八道。

“算升官嘛……听你老弟说，你闷不吭声躲了四年，这种性子，不是官场中人本色，就算当了官，哪天可能皇帝老子翘头了，你大概也不知道。当隐士还差不多！”

江老大继续念着。

钟清流眉头皱的更紧，抄起茶壶，自己倒了杯茶，打发他被迫坐在这儿的无奈。

“算你几时红鸾星动，几时娶老婆，几时当爹好了。”江老大高兴地拍掌一声：

“有看是先娶老婆还是先当爹，会不会有儿子，男娃娃生下来像不像你。”

钟清流一口茶便在喉咙，竟然吞不下去！他有没有听错？

江老大似乎没看见他气岔的模样，径自将骰盅递至他面前道：“就卜这个！你心里想着问题，再摇几下，我来开。”

钟清流依然兴致缺缺，看着她自说自话。还是别听她说下去，否则没完没了。他举步欲走。江老大伸手挡着他，故作惊讶道：“你不会？好吧！那我来代你摇好了。”她干脆当他是脑子不太灵光的呆子，拿起骰盅摇了起来。

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赌神在上，赌徒在下，请问钟清流何时会遇见他的心上人？”

开！”江老大“碰”的掀开骰盅——四颗骰子清一色是四点，红花花的，她故意大叫了一声，表情兴奋不已。

“满桃红，全四点耶！好兆头。这是说嘛……”她单手支着下颌，故意将话拉长，偷偷观察钟清流的表情：好家伙！真沉得住气。

不能被打败！江老大提起精神道：“满桃红嘛！顾名思义，就是你这个人桃花太多，红粉知己满天下，可惜知心无一人……”她装模作样地摇头叹息。

钟清流无动于衷。

不准？见了他的反应，江老大有点沮丧地续道：“还有别个解释；四颗都是四点，表示你真正爱上的女人曾经出现，或是将会出现，时间在四年前或四年后……”不管了！乱扯吧！

钟清流的眼睛微微闪烁了一下，可惜江老大没能抓住这一瞬。

她不灰心地继续扯：“不过呢！所谓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算不如我算，我算不如不要算……所以刚刚说的那些全是废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不管四年前还是四年后，人最重要的，就是把握现在。你瞧瞧身边的女人，一定有现成的合适人选可以当你老婆的。

考虑考虑吧！”咦？怎么像在推销自己？

她朝钟清流望去。接触到他那脸怪异神色，吓得她倒退一大步，连连摆手：“别看我！我可没说我自己！我不算！”

谁都可以下地狱，就她不可以！

“她要你来当说客的？”静默半晌，钟清流低声问道。受了他残忍的对待之后，她仍是痴心如昨？

“不下不！别误会，她根本不晓得，是我多事，想牵个红线。怎么样？”江老大满怀希望问道。

这个“她”是谁，大家心知肚明。

钟清流低着头，默默瞧着地板，有些感谢，有些感动，也有些感伤：感谢是对江老大，感动是对环秋，感伤是对刘蔚云。

亲眼见了刘蔚云幸福的模样，他感伤多年不变的痴心，无处可归。

对环秋的感动是早就有的。昨晚说了狠话，他内疚得彻夜难眠，听了江老大胡言乱语的卦，他更是心疼地到了骨子里。她还好吧？为了他这个乏善可陈的瘸子，她实在没必要这么傻。

至于江老大的热肠子，他很感谢，但敬谢不敏。他的感情归所，今生不愿任何人插手与驻足，也只有辜负她们了。

“代我对她道个歉，不要再浪费她的精神和心思在我身上，我……对她没兴趣。”

钟清流违背良心道。

“真的、假的？”江老大一脸不可置信：“那样出色的大美人你不要，你还要谁？”

该不会……你另有心上人？”不会是她的好友云儿吧？私塾前的那一幕突然鲜明起来。

“是！所以你们就别费心了。”如果这么说可以就此断了她作媒的念头，那就这么说吧！

“唔……”江老大摇头晃脑，若有所思道：“真的不喜欢她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不后悔？”

“……不后悔！”他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如此。

那……她也没什么好说了。江老大懊恼地叹口气。\*\*\*

是这样？原来真是这样？环秋在江家回廊间疾走，耳里回荡的是那几句话：

“我对她没兴趣……”

“另有心上人……”

“别费心了……”

“真的不喜欢她……”

“不后悔……”

字字如刺，句句如锯，又扎又割的。

是她自找的！乍见江老大和钟清流进了大厅，她不该因一时好奇，尾随其后，偷听他们的谈话；如果不是这样，也不至于落到这般伤心断肠的地步。

话说回来，不偷听可会好点？不会！昨晚的伤依旧斑斑驳驳，伤痕像割肉见骨，疼的不能再疼，已经够她痛上一辈子了，少听那么几句话，也不会因而好到哪儿去；

就算多听那么几句，伤痕也不见得更深镂几分吧？

割肉、见骨、流血……再也分不出哪样较痛、哪样较轻，伤痕的深与浅又有什么分别？痛的尽头一样都是麻木！

“唔……”鼻子猛遭撞击，环秋跌入了一个宽阔硬直的胸膛里。

环秋下意识挣脱开。她抬头，看不清来人，影像糊糊的，晃着、荡漾着，像打烂了的水镜，还有涟漪呢！

“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哭了？”

声音挺惊惶的。环秋眨了眨眼，两行泪水滑了下来，清掉了眼睛障碍，她看见钟泉流带着关切的神色，两手紧紧扶着她不太安稳的身子。

“我心情不好，哭一哭，清清眼屎，没什么。”环秋吸吸鼻子，伸出袖子拭去眼泪。“是什么事情惹你心情不好？”钟泉流的声音柔的跟羽毛床一样软，让人忍不住想跌进他的温柔里。

“你说呢？”环秋的声音冷硬：“你认为还有什么理由能让我随便随便掉眼泪？”

“没正面说明，但也够明显了。”

“又是我大哥？”钟泉流皱起眉头。他以为这两人总有结亲的一天，环秋为他伤心虽不是第一次，但迟早可以打动他那铁打的大哥；可是，让她伤心成样……他要重新评估他俩的可能性，重新考虑是否该拉拢这两人。

他不要见她如此，那不如换他来疼她、爱她！

泪随着他的话滚出她的眼眶，证实他没猜错。他心疼地将她拥入怀里，不带一丝遐思地，提供她一个安稳的休憩避风港。

“好好哭一场吧！不要憋着，哭完了会舒服点。”钟泉流悄声道。

环秋轻轻靠着，顺理成章地接受了。她好累、好累？追逐钟清流的这些日子以来，数不清的挫败羞辱，她倦极了，是该休息了，他的安慰，她没有理由不接受。

满庭芬芳，寂然更入香。两人静默着，园林里的百花香，显得更入味，他们几乎要为此安宁静谧而陶醉。

就此定案了？

那一拐一拐的步子不是很稳，但很轻；那魁梧伟岸的身影虽在移动，但很缓；相拥的两人，因而没去察觉他们挣扎与心碎的来源——钟清流，已经将这一幕看在眼里。

他悄立远方，凝直了身子不动。

情尽伤人，谁尝苦果？是他断了、绝了、尽了她的情，教她对他的情尽，终究导致所有的

人，连同他也一起受伤——是情尽伤人吧？

他眼睁睁瞧着他的兄弟拥着他爱的女人。他爱的女人？不错！他承认爱她，只不过他认为，现在她所倚靠的胸膛，比他这个残废的更合适。

亲眼所见，更觉如此。“喂……”江老大缥缈到谷里的声音，不知又从哪儿冒了出来。她拍上钟清流的肩膀，低低道：“上前去抢，还来得及。”

他摇摇头，示意她他不想抢，根本不想，他好象不久前才说过了。

“嘿……摇头是不想抢，还是不敢？”江老大贼贼道：“少唬我了！本来我还相信你的话，相信你不爱她，这回教我捉奸在床……呢……”说错了！她可不是他老婆，没资格捉奸，更何况这里也没有床，两人衣服也还穿的好好的。“教我抓到你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十成十是为了她，我才不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些鬼话。我就说嘛！我怎么可能看走眼？”

江老大很为自己的眼光而自豪。

钟清流料到，那相拥的两人必要为江老大的轻声细语所惊动。他抢在他们发现他俩之前，想也不想，伸手将那坏事的江老大的腰肢揽过，靠着他紧紧的，算是报复她的多舌，也是……为他的偷窥行为掩饰，更是……教那对相拥的人儿彻底安心地相爱，他不再是他们的威胁。

“大哥……”

“阿清……”

环秋和钟泉流胶漆的身影分离，双双瞪着他俩惊呼，怎么也不敢相信，钟清流和江老大此时会以这样的关系出现在他们面前。

江老大愣住了有段不算短的时间。等她想起自己落入一个男人的怀里时，挣扎着要脱身，却得到这样的警告：

“乖乖不要动！信不信我当场吻你？”

钟清流这话是就着她耳朵说的，有着说不尽的暧昧，在旁人眼里是如此，入了江老大耳里也是如此。她涨红了脸，试着撬开他那铁钳般箝住她腰的巨掌，不但徒劳无功，又得到他再度的警告：

“我说到做到，不要挑战我的警告！”江老大心跳急剧地，看着他靠着她的耳朵放话，红晕再度散满她所有的肌肤。他那近距离而随时可能实现的威胁，教她心慌意乱，不再挣扎。

也是钟清流力道不小，武艺高强，他那翻覆长江浪、抚平洞庭波的经历与威仪，不是她江老大可以比拟的；也是她年岁虽已不小，依旧未经人事，不曾与男子有过这样亲密的接触，她慌了、乱了，想挣脱也挣脱不开，就这样平白无故地，陪他扮了假凤虚凰。

“大哥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”

钟泉流的震撼不比江老大低。他怎么也不能相信，他的大哥不肯接受环秋，原来是为了江老大？

“不就是和你们同一回事？”钟清流懒懒道，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只是盯着江老大红红的脸，不敢回视他们，努力锁住他的真感情。

环秋自始至终，只觉天旋地转，刚刚才稳下来的世界，瞬间又风雨飘摇、雷电交加。她控制不住自己，也任眼睛起了豪雨，颤声道：“你肯爱她，肯爱有夫之妇，肯爱任何一个女人，就是不肯爱我？”

她连声音都在发抖！钟清流不看也知道她如今落泪的凄楚模样，他勉强自己不去瞧她，只是瞪着江老大，以防她蠢蠢欲动的解释。

他对着江老大，回了环秋的话：“你已经有人爱了，不要不知足！”

得到他的回答，环秋踉跄退了一步，凄然道：“好！好一个不知足！你从来就没注意过我，关心我要的是什么，自以为为我做了好安排，然后怪我不知足！好！你果真没有真心爱过我，我相信了！我相信了！”

跟着她呜咽出声，回身而逃。她是真的想逃，逃离这醉心断梦的魔域，逃离那狠心摧梦毁的魔鬼！

话儿绞杀了所有人的心肠。

钟清流的手软了，软的再也制不住江老大，也终于让江老大等到这一刻。她猛然袭击他的手腕，跳离他的箝制，确信一时半刻间没有被吻的危险，她扬声朝远方叫着：“环秋！不要相信他！他爱的是你！他是骗你的——”

听见没？她听见没？江老大瞧不见环秋早就闪忽而去的影子，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回头朝钟清流吼道：“你这个浑帐，拖我下水演的是什么烂戏？想骗谁啊？骗她还是骗你自己？你不如去死了干净！”

说说还不过瘾，江老大挥了拳头，狠狠朝他的脸揍了一拳，赏了他结结实实的一记铁饼

吃。

钟清流毫无知觉地承受下来。这一拳远不及环秋的凄厉指控，他依旧迷失在她痛心绝望的凄凄泪眼里，不愿清醒。

所有人都没了分寸。许久后，首先想到去追回环秋的，还是冷静的钟泉流，只不过他的冷静也很勉强，只是比起暴躁愤怒和失魂落魄的另两人，稍稍好了些而已。

“天已经黑了，我去找她。”钟泉流瞪着钟清流：“大哥，你……真的太过分了……”原来他们只是演戏，这戏可真是人命！

钟泉流留下淡淡指控，便疾步寻人去了。

“搞什么鬼！信了你胡扯的人没听到话，听到话的，却偏偏清醒的一塌糊涂，真是乱七八糟，乱的没有道理！”江老大愤愤又骂了起来。

钟清流依稀听到许多指控，许多责骂，他无神地看着钟泉流远去的方向，倏地有了精神。

“我去找她。”

急死了一干太监，他这皇帝终于开口了，一开口就是重点，很好。

望着钟清流远去的影子，江老大终于有点满意了。她喃喃自语：“这还差不多！”

幸亏她没爱上这个浑蛋！这个混蛋还真是该死的迷人！江老大想起方才惊险的逼吻经过，以及他那宽厚的胸膛，要人命的男子气息，不由得心跳了起来。

幸好幸好，幸好她早就有了意中人，才没像环秋一样丢失了心，才没被他伤的体无完肤。这男人根本是阎王化身，谁爱上了他谁倒霉！几时命没了都不知道！

还好还好，还好她没爱上他，还好她早把心交了出去，即使她爱的人早已是有妇之夫，即使她爱他不能言明，近八年如一日，也总比爱上这个浑蛋好！

他爷爷的！她怎么跟这爱上有夫之妇的浑蛋一样没出息？江老大赏了自己一巴掌。\*\*\*

找不到人？为什么找不到人？

钟清流不晓得有多少人帮着找，他没有一丝线索，越找越心慌。

环秋以往单独行动，已经出了两回事了，她太容易出事，两次都是他救了她。这回不要……千万别出事啊！

他冀望旁人快些找到，更恨不得环秋立刻出现在他眼前！

如果……如果……能让他找到环秋，如果……如果……环秋平安无事，那么他一定好好待她，不再伤她的心。管他是瘸子、瞎子还是哑巴，他都要了她，只求她平安无事，同他往后携手白发，共度今生，全依了她，也就此顺了己意，不再同自己的爱欲拔河，将她推向别人怀里。

就算推向兄弟怀里也不行！

环秋，你在哪里？

钟清流一身冷汗，随着时间愈晚也愈惊惶。他不能慌乱！他强迫自己稳住心神，理智地想想，她究竟去了哪里。扬州她人生地不熟，除了江老大家里，她没有什么其他去处，还有哪里？

钟清流忽然有了个念头，难道……难道她去了云儿那里？

想起她曾说过：她和江老大一同去过私塾，也在那儿凑巧见到了他，刚刚还质问他是否对人家有夫之妇有意，他也当场承认……

钟清流吸了口气，闭了眼睛，喃喃祈祷，不要真是在那儿吧？他还没决定要见他们夫妻，不会就这么为了环秋，提早要他们碰面吧？他没有见他们的打算。

可是，如果环秋真是在那儿，不也安全了？他也就未必在这儿像只没头苍蝇似的乱转，提心吊胆大半夜。瞧天已经暗的不象话，连星星也不见一颗，月亮更懒，连半边脸儿都没有……

如果她在那儿，他是可以安心，可是，他得去确定她是不是在那儿，才有安心的理由啊！

环秋安危，和不愿见他们夫妻的顾虑，飞转着，交战着，压榨他已紧绷了大半天的心神。

去吧！钟清流提醒自己，毕竟，环秋安危，比起对他们夫妻的歉疚，和因畏惧同他们正面碰头的心虚，来的重要多了。\*\*\*

从东面往西面，路途并非咫尺。

环秋会跑这么远来？要是真来了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钟清流头痛了起来。环秋嫉妒云儿，是显而易见的，难不成她来找云儿麻烦？

环秋那不择手段的性子一起，还真有可能做出任何事。钟清流觉得他似乎还算了解环秋，她不会伤了云儿吧？

他徐徐靠近了私塾门口。近深夜了，初更都要到了，上课的孩子们也都早早回家去了，是

人们安歇的时刻，私塾里仍留了抹微弱灯光，有人在？

私塾门应声而开，走出了一对璧人。夜色昏暗，瞄不清他们容貌，只是那对相依相偎的身影，不言自喻的优雅气质，与他们怎么也抹不去的有礼举止，依旧标明了他们不俗的教养，果真是那私塾先生和他的漂亮老婆！

是他们！他最怕见的两人。钟清流隐隐觉得手有些抖，该上前去问问吗？

他们优雅的举止，此刻隐约有些慌乱。钟清流依稀听到他们的谈话。

“翔儿现在不知怎么了？我又离不开，如何是好？”那女子急切道。

“在大夫那儿昏迷了两个时辰，我派人知会你，你也不到，所以就立刻赶来了。

你真不能走？”那夫子道。

“我也很想去翔儿啊！”那女子几乎要哭了出来：“可是那幕姑娘状况不太好，需要人照顾，现在又昏睡过去，我怕我不在，她会出事……她的情绪不太容易稳定，万一醒了……”

“带她去大夫那儿？”

“请大夫带翔儿过来？”

就在他们讨论不休时，钟清流的影子罩上他们俩的面容。

“啊！你是……”那女子见了来人，惊呼出声，俏脸在夜色下依旧可见泛白的速度。他的腿……

“钟清流！是你！”那男子好听的声调变了调。

“先别管我是谁。我想问你们，屋里的姑娘是谁？”钟清流压下满腹见了他们想说的话，只问了这个要紧的问题。

“我不知道。晚上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只是哭着问我：“为什么他会爱你？”、“为什么他不爱我？”之类的，又哭又笑，也没说她是谁，我想她大概认错人了。”

那女子道。

钟清流确定屋内的就是环秋？她还真跑来找云儿了！

“那没错，她是我要找的人，你们有事就先离开吧！我来照顾她就行”他直言道。

“这……”他们面面相觑。一切来得太突然，他们该相信眼前的人吗？

“依我过去的纪录，是不太容易让你们相信我。不过，求你们让我见她吧！我是为了她而来，不是为了你们，真的不是。”

“真的是你？”他们异口同声问道。“真的是我，我没死。”

他俩同声吸了口气，对望了一眼。那女子道：“你会怎么对她？”就如往日他曾对她做出不可原谅的恨事一般？

“我不会再犯错了！她是我爱的人，是我最不想伤害的人，求你们让我见她吧！”

钟清流低声恳求。

他们有没有听错？钟清流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对他们这样低声下气？

那女子直视着钟清流。为什么再次见了他，她一点也不觉得他可怕？甚至还愿意相信他？

她点头道：“那好吧！就交给你，我们暂时离开了，你们……好生保重。”

钟清流肯定地点头。

他们收拾了纷乱的心情，暂时将一箩筐的疑问搁着，赶忙离开，去看看他们病危的孩子。

钟清流的事，他们来日再问。

送走了他们，钟清流迫不及待地入内找寻，终于在灯火阑珊处，见到那为他憔悴的伊人。

环秋躺在一张床上，身子覆上层薄被，面容相当苍白而疲倦，眼睫垂阖，已经沉沉入睡。

钟清流轻巧地坐在床边，小心地不去惊动她。

她的眼角还有未干的泪呢！看看他对她做了什么好事，教她伤心成这样！钟清流伸手轻抹去她的泪痕，越看越是自责。

沈睡的身躯，不安的翻动了一下。

好好睡吧！我会守着你，等你醒来，然后，你要什么我都给！你要我的心、我的情、我的命，我都给！只要你别再……离开我。

钟清流对着熟睡中的美人，在心里起了誓言。

## 第八章

---

头很痛。

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她脑袋里踩过猛烈奔放的步子，活似要踏穿她薄弱的脑壳，痛得脑子几乎要迸裂了。

喔！不是！不是千军万马！她试着拨开那团迷雾。

好象……好象只有一兵一卒而已？

也不是！她卖力地试着瞧清楚；是一个人，看他的模样，不像是个士兵。

是……是谁？

他穿著件灰灰旧旧的袍子，束着一头有些不羁但还挺好看的发，胡髭有些稀疏，两眼光是慵懒而涣散，突然又犀利的刺人，飞扬跋扈的剑眉如果不是被两鬓乱发截住，势必要飞上了天

……

这些特色，组合成一个阳刚气重，重的恰到好处而特别好看的男人形体。

喔！那份君临天下、嚣张霸道的模样，真让人恨的牙痒痒啊！

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为什么一看到他的脸就心痛？她不记得识得他呀！

她试着问他是谁。

男人满不在乎地笑着，说他是西楚霸王。

西楚霸王？那她是虞姬啰？那股心头悸动，纠缠得难舍难分的倾心与痛心，暗暗提醒她，他们之间关系不浅，她应该是虞姬的。

男人摇了摇头，说他不要虞姬，他要的是其它的女人，天下所有的女人，就是不要虞姬！

那……虞姬怎么办？她难以抑制地恐惧起来。

霸王笑了，笑的阴凉的，随口要她去死吧！怎么个死法都行，反正他就要死在乌江了，她的去处他才懒得理会。

他是说真的？他不要她生同衾，死同穴？

霸王仰天狂笑，纵马而去。她哭了，大叫着求他留下来，霸王的笑声和马蹄声送了她一脸灰，接着声音渐渐的收敛，远去了，安静了，留下飘扬的风沙围绕着她，问她怎么还不去死？

是啊！她怎么还不去死？没有了霸王，地狱是最好的归处，霸王清楚得很，早就为她安排好了去处才这么告诉她的，不是么？

她从袖子里掏出了匕首。她好象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所以才随身带了把匕首吧？

不必去想这么多了，她头痛的很，心更是痛的都麻了。浑浑噩噩地抽出匕首，反握刀柄，锋端反转，她咬着牙朝心口刺去……

“环秋！环秋！你醒醒！快醒醒！”

这个声音好象是霸王，他又折回来么？

她的视线渐渐捕捉到一个清晰影像。是霸王！他清楚的轮廓映照在她的面前，没有刚才的迷蒙，她的头，也忽然不痛了……

她也瞬间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。

原来这一切是梦啊！她已经睁开了眼睛，将霸王那影像和钟清流那张脸叠合在一起。

“你作恶梦了？”恶梦的罪魁祸首，一脸关切。“有你在梦里，当然是恶梦！”

环秋冷冷撇过头去，不想再碰触那张心动得让人心痛的容颜。

这个梦，是梦吗？既然是梦，就该是个聊慰相思的好梦，何必将才发生过的事，忠实的又在梦里演上一回，让她再痛一次，连睡也不得安稳？

那么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？

不如说，是命运之神警告她别再犯错！是唯恐她再度落入这沉痛深渊里，才将这一切重新地在梦里演上一回，好要她彻底记住如此浸肤入骨的痛，警告她别再爱他，别再自讨苦吃，是吧？

奇怪？何时她这么相信宿命了？她一向不好此道的。

就在她沉沦于幽远冥思时，钟清流那温热的手，轻轻抹上她肌肤细致的眼角。

梦里流了这么多泪也不知道？钟清流心疼的为她拭去扎了他心的美人泪。

“别碰我！”环秋嫌恶地拍开他的手。

钟清流不以为意，温声道：“我很担心，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，幸好你没事。谢天谢地！”

“不必谢！”环秋冷冷指控：“天有什么好谢的？地有什么好谢的？如果天地真这么值得谢，就不会让我这么倒霉的碰上了你！”

喔……她的怒气不轻呢！火爆的近乎偏执的程度了。钟清流知道，要挽回她，将有一场硬仗要打。

“我却很感谢天地呢！”钟清流笑着：“地虽摔破了我的腿，天又安排我识得了你，能不谢吗？”在他的面前，“跛”不再是个禁忌词汇。

环秋被他语气中的笑意吸引，忍不住回过头看他。她已经很久没见到他笑了呢！

“哼！我的痛苦，却是你的快乐！”环秋气不过，心却已渐渐融化，兀自死鸭子嘴硬。她没好气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钟清流庞大的身躯靠近了她。

“我来，求你爱我，求你要我，求你当我老婆！就算你要当我老婆不关我的事，你爱我也不关我的事，可是还是要知会我一声啊！然后，我就随你爱了。”他握紧她的手：“原谅我吧！”

他的声音好柔、好柔啊！从来没听过他用这种语调讲话，环秋几乎晕陷了。

“想的可真容易。”环秋猛地惊醒，哼道：“你说爱我就爱，你要我嫁我就嫁？”

“那多没面子？她深吸一口气自持，免得被他勾了去。这迟来的告白，虽然是她梦里也想的，可是……”

哼！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此刻不拿乔，太对不起自己！

“那你要如何才肯嫁我？”钟清流忙道。

环秋瞪着他：“刚刚我作梦，梦到又被你抛弃了一次，可见天意不要我嫁你！你死心吧！”这回，什么理由都轮番搬上来，难他一难。

“去他的天意！”钟清流咒骂了起来。

“你才刚谢完天又谢地的，不要这么快出尔反尔。”环秋讥他。

钟清流本就不是个信鬼神的料，刚刚谢天又谢地，只是顺口和环秋斗斗，没料到环秋这回竟拿天意来堵他！真是……

要比来比嘛！

“你真相信这套？那好，听说占梦之术，有种反梦占法，梦里所显示的，和现实正好相反。正所谓好梦不吉、恶梦大吉，你听过没？”这是多年前他三妹曾经提过的，当时他才不信这些，虽然如今还是不信，这回不得不借来反驳。

“哼！谁相信这些？”环秋强迫自己冷着脸，藏住笑意。

钟清流趁势道：“那你还相信天意要你离开我？”嘿嘿嘿……上当了！

瞧他那脸诡计得逞的模样，环秋心里可火了。哼！她是爱他，又怎样？她是很想原谅他，又怎样？并不代表此刻就必须依他的意思，乖乖答应嫁给他。虽然她是很想嫁他啦！但就这么轻易饶了他，这些日子受过的苦，不也太廉价了？

“不说天意了。依你之意，你不是喜欢江老大，喜欢人家有夫之妇，就是不喜欢我吗？”想起来就有火！

“那是……骗你的。”钟清流小声道。

可恶！环秋恶狠狠道：“哼！我不要见到你！你走开！”十年风水轮流转，转不到几个时辰，这回就轮到她发威了。

“是天意要我走开的，还是你？”钟清流挺直了腰杆，那张曾经傲视长江洞庭的脸孔，这回凄凄惨惨的。谁教他对不起她！

痴喷爱恨，全在这一刻涌了上来，环秋有个很疯狂的念头。“是天意要你走的，至于我嘛……”她用眼角瞟了他一眼。

“怎么？”钟清流屏息看着她。

“过来、过来。”环秋笑咪咪地示意他靠近。

钟清流见了美人展露笑容，连忙照办，虽然这笑来的诡异了些，但，教他赴汤蹈火也没问题。

“我嘛……要你留下来。”

环秋环上他的脖子，凑上唇，吻上他一脸惊愕，学着昨晚他吻她的方式，同他的唇舌厮摩着，缠绵着，躯体也愈来愈靠近，靠的愈来愈紧。

幽静寂夜，灯火阑珊，心仪的美人当前，朱唇传来无限温柔……

她是在诱惑他吃了她不成？

钟清流不想抗拒，一点也不！可是他晓得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不管关不关他的事，环秋今晚就会成了他老婆！“不要挑逗我！”他忍着狂奔的情欲，分开两人的唇，艰难地开口。

哼！才不如他的愿！他让她不好过，他也别想好过！环秋的眼里，有着狡狴，也有股挑战，更有报复，于他的眼里，全成了媚感入骨的风情。他再度被她封了嘴，稍纵即逝的理智，

也瞬间被心甘情愿代替！

很奇特的感觉。她从来不知道亲吻会有这种乐趣，也从没想到要试过，昨晚他那侮辱的吻，丝毫尝不到有什么美味，今天纯粹是想吓吓他，报复他，就学着他的方法……他的响应是热烈而充满渴望，完全不同于昨晚，她不再感到手足无措，反而有一种……被需要的幸福。

天旋地转啊！晕船也不是这种滋味，那种浪涛翻摇的晕眩，怪教人不舒服的；攀着他亲吻的昏然，却比飘飘欲仙的滋味还要美。

钟清流也吻上了瘾。禁欲多年，不是刻意的，只因尝过了真心爱人的至情，对于没有爱的女人再也起不了情欲，甚至连正眼都不想瞧，就这样一路孤独至今。

爱上了环秋之后，那股熟悉的欲望，才一点一滴苏醒。数不清多少次，他曾暗暗想象同她翻云覆雨的滋味，渴望是一次比一次灼热，要他难以否认爱她的事实，而环秋这个致命的吻，像狂洪烈焰，热腾腾翻滚着，放肆又火热，教他按捺不住，直想俯首称臣，就此要了她。

为爱俯首称臣，是往日自视甚高的钟清流从来不愿屈就的，如今却觉得再自然不过。

环秋迷迷糊糊地，不知何时躺倒在床上，被他压制在身下；更不晓得抗拒那双邪恶的手，傻傻地任他脱去她一身累赘的衣服。肌肤乍露，她身上得他吻的眷顾也越来越多；吻催眠了她，教她跌入绵团里，软绵绵地爬不起来，也忘了爬起来。

“该死！这里是别人的地头！”

环秋朦朦胧胧地听到钟清流含糊说了这句话。

对喔！这里是私塾，不是她的房间，也不是他的房间，怎么能同他在这里……万一那对夫妇回来了怎么办？

她挣扎着推开身上的钟清流，欲起身穿衣。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钟清流气极败坏，从后搂住环秋不着寸缕的腰。

两人赤裸的肌肤再度相触，甫清醒的环秋红透了脸。何时他们都脱了个精光？

“这里是别人的家，我们不该在这里……”她嗫嚅的低下头。刚刚还火辣辣的，现在可知羞了。

“管他这里是哪里！”钟清流将她拖回床上，再度压上她的身子，“你以为男人可以随随便便就停下来吗？”他的眼睛迸出火花。这个女人是存心想折磨他！

“不行吗？”环秋怯怯问道。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个未经人事的处子，不能怪她不太清楚。

钟清流闷哼：“我不想停！”可以是，只是会要了他的命！可恶的女人！

“那……”

才挣扎了一个字，环秋再也说不出任何话了。钟清流火速吞掉了她唇，攻占她的肌肤，将他们之间的温度，回温到方才的火热，将距离一次拉近。

冰冷性子的两人，原来同是一个样，闷热在心里。像是包了火的雪块，一经对方的引燃生温，忙不迭火速融化；瞧他们此刻，比任何炉子都要火热啊！

环秋羞怯地迎入他的占有，有些刺痛，有些亢奋，有些……舒服，说不出的莫名滋味，夺魂摄魄；她更确定了自己此刻起，终于是他的老婆了……

许久，钟清流终于满足的离开她的身子。看着她红潮未褪的肌肤，他忍不住囁了她的削肩，轻轻印上了他的齿痕。

“我们……我们快走吧！”环秋低声提醒，悄悄拉过薄被，紧紧覆住身子，怯懦软柔的模样，没了刚才针锋相对的剽悍。该走了吧？再不走，被人发现了……羞也羞死人！

她那迷死人的娇怯，教人恨不得一口吞了她！钟清流的欲望再度被唤起。

他笑的满脸欢畅，将她蔽体的薄被一把掀开。

“还没完呢！”睽违已久的邪气与霸气，光明正大地飘上他傲人的嘴角：“要想当我的老婆，最好先适应我的需索无度。”

吓！需索……无度？

环秋连闷哼都没有，就被他再度压制身下，动弹不得，像是宣告了她将永无翻身之日。

情丝无形地缠绕着两人，线乱成一团，打了不知多少死结，似乎再也见不得他俩分离，存心将他俩缠上生生世世。

他们的担心并没有实现，私塾的主人这晚没有再折回，有意教他俩温存个够似有时候，天意也是很合作的。\*\*\*

昼寝是个不可饶恕的过错！会被孔老夫子骂成朽木粪土的。

可是……虽没有婚礼，但这相当于洞房花烛的第二天早上，即使都快正午了，还是可以例外一下吧？

环秋微微睁了眼，瞧瞧闭合的窗子；阳光在敲她起床了，有样子时辰已经不早，她是怎么睡的？睡到海枯石烂了？

眨了眨眼，脑子还有些浑沌。咦？身后似乎有什么灼热的庞然大物紧靠着她的背……咦？她的头怎么枕了条手臂？好象还是男人的手臂？

啊？环秋的浑沌脑袋清醒了，吓的坐起了身，连蔽体的薄被如何滑下胸前，也没能注意。

钟清流被她惊动，也张开了眼，迎入眼前春光旖旎的美景。

“老婆，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不多睡一会儿？”他倒是镇定的很，脑子似乎也比环秋清醒，只是声音沙哑了些。是美人的胸脯美景在前，唤醒了他的。

老婆？他叫她老婆？环秋红着脸看到钟清流赤裸着上半身。仅凭碰触，她也晓得他那紧靠着她的身躯，除了薄单之外什么也没穿。

而她……似乎也是。她懊恼的扯了薄被蔽体。

这可真糟糕！昨晚她和他干了什么好事？下身隐约还有酸疼的感觉，提醒她别想混赖掉！她是同他有了夫妻之实。

“我们是不是该回江家了？”她就随便找话说吧！

“不急，还没跟主人打个招呼呢！”他也随便应付啦！

那多丢人！她可不想做了这档子事还让外人知道。

“改日再来，一样的。”环秋催促。

钟清流哑然失笑，看出了她的困窘。“你真的不想再多休息一会儿？真这么快就适应我的“需索无度”？”许久不曾说这些风言风语，他灿过莲花的舌头依然出色。

环秋意外的没空去脸红，她想起一件重要事。

“说到这，你以前就是这么“需索无度”么？”喔！妒妇开始清算了。

钟清流实话实说：“我以前是有过不少女人，多得数不清，我也记不得了。”他有无数宠妾，现在却连一个面孔也记不起来。原来，没有爱的露水关系，是这样的易被岁月蒸融，当初那种征服女人的乐趣，今日却连回味也不想。

比不上眼前的真爱——隽永悠长啊！

环秋醋意熏天，眯着眼问：“那我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老婆！唯一的老婆！”钟清流赶忙道：“那些女人我已经多年不碰了，真的，日后就只有你一个。”这样会不会越描越黑？

“真的？真的没有一个还挂在心上的？”哼！看样子他是个风流坏胚，她才不信呢！“呃……”他承认那香囊主人还活在他心中。“是有一个真心爱过的，只是她不曾爱过我，我也很少想起她了。”但愿环秋不要介意，认识了她后，想起她的次数远远要多过那香囊主人，是真的。

怎么跟她一样惨？不过她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。也好，教他尝尝同样的滋味，谁教他这样大刺刺地在她面前承认他的女人，不会稍稍隐瞒一下啊？

可是，偏偏也为他的坦白而暗暗欢喜。她还真是……无可救药的矛盾！

“原来……同是天涯沦落人。”环秋故意哀戚地低了头：“我也曾有个心上人，他也不曾爱过我。”

“喔！日后不会了，我会倾尽真心待你。”钟清流愧疚地将她搂了过去。

他还以为说的是他哩！环秋暗暗笑在心里。只是，说给他听不晓得会不会吓着他，气坏了他？

“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我表哥。”环秋故意小小声地，丢下这个地动山摇的讯息打击他。

“什么？你说真的？”钟清流的剑眉皱成一团，刚刚的愧疚也躲了起来纳凉，脸色此刻灰的像土。“那么你现在……？”

“跟你一样，日后，我只有你。”环秋坚定道。

他的脸色稍霁，环秋又咬着牙，故意道：“不过，气人的是，当初我爬上了他的床，他却连理都不理我！”她一副受尽委屈，泫然饮泣的模样。

“什么！”他迟早会被她的骇人鬼话吓的心跳出口。

环秋贼笑了会儿，才正色凛然地，将那段年少荒唐事告诉他。故事是，当年她才十七，恋慕表哥已经多年，苦于对方无动于衷，她捉着他醉酒的机会，爬上他的床与他同寝，尽管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她却故意制造误会，才订下一桩婚约，但依旧敌不过表哥爱嫂子的真心，婚约还是取消了，她什么也得不到，只平白落了个弃妇丑名，直至今日。说来她是挺活该的，不过这也好，嫁不出去才能免了草草出嫁的后果，今日才能遇上他。

“你还敢要我吗？”虽是挑战的眼神，却是警告钟清流，要他后悔趁早。她可以不要他负

这个责任，如果他在意她早已毁坏的名声与惊人之举。

“荒唐啊！荒唐！”钟清流喃喃摇头。怪不得对她无法抗拒，怪不得当他奇怪自己爱的一且是柔顺女人之际，却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她这个不择手段的女人。原来呀——“原来我们是一丘之貉。”

钟清流恍然笑了。他也说了个类似的故事给她听，是他跟一个叫云儿的女人的故事。认识她那年，正是意气风发的二十五，人生无往不利，可惜人家有了心上人，不可一世的他气不过，输不起，想拆散他们，教她死心塌地跟了自己，自恃条件不输人的他，想用强，却碍于自尊又中途打住，只是与她同寝一晚，一样什么也没发生，也是故意制造了误会……多类似的故事啊！

果真是一丘之貉！也难怪他们相看两对眼，原来是惺惺相惜……喔！说臭味相投更合适。

“你很差劲哩！”环秋轻轻骂道。

“你也一样。”钟清流也轻轻反驳。

“以后不许这样喔！”她警告他。

“你也是。”他也警告她。

达成共识。

很好！原来他这样差劲，不会再有哪个女人来跟她抢了，谁会像她一样没眼光呢？

呵呵……独享一个男人，独占一颗心与两情相悦的滋味，是这样美妙啊！终于教她尝到了，呵呵……

可是，怎么……怎么钟清流那戏谑的笑容里，回视给她的，一样是那副志得意满，胸有成竹，彷彿赚得了无数好处的模样，就像……就像自己心头打的算盘，全清楚地映照在他的脸上？

哎呀！她的脸，是不是也成了他的帐本，教他的心思也现了形？

一丘之貉啊！\*\*\*

狼狈地离开私塾，不告而别，是有点不礼貌，更何况还将人家的家当成了洞房了。

咳！真是丢脸，作梦都脸红。环秋懊恼地敲敲头。

隔了几日后，两人说好了上门去道个谢，谢谢他们那晚照顾了环秋，也为当日不告而别道个歉。

或许，更该谢谢他们借了个房间，促成他们的好事……钟清流邪笑着，让环秋白了一眼。

也该是出发的时候了，这会环秋又上哪儿去了？

“你……”钟清流眼前一亮。环秋一身淡黄薄衫，锦袖罗衣，明珠簪在乌髻上，白玉珥饰垂吊腮边，脸居然还施了淡淡脂粉，难得是副大家闺秀模样，迷煞人也。要这么出门吗？

“怎么会想这么穿？新娘子应该穿红喔！”钟清流调侃。他不认为她会是个平凡的小户人家女子，不是没钱打扮，却特爱一身粗衣，跟他是同一个调调，今天这么个穿法，一定有特别意思。

“哼！在你过去的女人面前，我岂能示弱？”

钟清流仰天大笑。女人的妒意，到了她身上，淋漓尽致的可爱。

“准备好出发了？”环秋问。

“等等！泉流人在哪儿？”钟清流停下笑。

环秋大约说了个地方，钟清流忙要她等会儿，便头也不回地找人去了。

奇怪，突然要拉他兄弟也去么？兄弟俩一起去见同一个昔日心上人，一个有夫之妇？两兄弟在想什么啊！

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环秋几乎不耐烦时，一个银白色的身影挡住环秋发怔的视线。那是个俊秀中带着阳刚，潇洒中藏威仪的男子，头梳了简单的髻，下巴光整无罢，像是个耀眼夺目的……君王！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环秋愕问。

乱发、胡髻、粗衣、草鞋……全没了，除了长衫下隐约可见的一拐一拐步子，根本没有那个落拓浪子阿清的影子，哪里是印象中的他？环秋眨着疑惑，似是在问：这是往日的你？

“这是泉流的衣服。”钟清流扯扯衣袖示意。许久不留穿著华衣，是有点不习惯，他看起来还好吧？

“去见昔日的心上人，所以不想太寒酸么？”环秋酸气冲天地瞪着他。

钟清流摇头。在老婆面前想吸引过去心上人的注意，是傻子才会做的事。

“我不想自己看起来配不上你。”他深望了她一眼。

钟清流承认，过去的自己骄傲自负的过分，瘸了腿后则是自卑自弃的过头，如今这自卑又

自负的矛盾，同时并存在他的心念里，见了全新的环秋，才有这等举动。

他骄傲的那部分要他也展现自己，他自卑的部分要他小心别失去环秋，仔细想想，自卑的成分还是大了些。

环秋握紧了他的手，暖流流过彼此。

“说什么傻话，我就喜欢你一身破烂，那会让我自傲，自傲我识人眼光不浅，从蒙了灰的一群石头中，还可以发掘你这块美玉。”

钟清流的心暖暖的，暖的立刻膨胀十数倍。他得意忘形地笑道：“除了这个，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。”“穿个漂亮衣服也有那么多理由？”

“在过去的情敌面前，不能被比下去！”

输是输给情敌，他可不认为条件比对方差。他们一向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，就算没再争夺同一个女人，多年前的情仇隐约还是在的，那是他今生第一次的失败！

所谓情敌，就是那个夫子。

“过去的情敌？”环秋“噢”了一声，恍然大悟，佯怒道：“好啊！你还把对方当作情敌？那你是不是还把人家老婆当作意中人？”

冤枉啊！拐来拐去，还是被老婆以为自己仍爱人家老婆，真是天大的冤枉！都怪他多嘴！

“好啦！你去见你的情敌，我也去见我的情敌，大家各凭本事啰！”环秋笑道，玩心大起。

“好！我一定不会输的。”

“哼！我也不会输的。”

两个人像孩子一样，各赌一口没人跟他们赌的气，因为明明人家夫妻还不见得将他们摆在眼里哩！

其实，到底是谁输谁，谁跟谁赌；怎么越看越像是他们两人自己对垒的游戏？
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谁也不会输的，这场游戏也无人会输，人家夫妻固然相爱，他们何尝不是？相爱的两人间，又哪有输赢可言。

## 第九章

---

还未踏进私塾一步，江老大那阴险的嘴脸，已经遥遥地在环秋和钟清流面前晃啊晃。

瞧她那是哪门子笑法啊？唇咧的开开的，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却恰恰咬合，鼻子都皱掉了，两眼还散发小人之光……明明是个江湖老大，这回却像个阴险小人，远远地，仿佛还能听到她“嘻嘻嘻……”的恶鬼笑声。

她盯着他们这么个笑法，到底有什么企图？

江老大大老远迎了上来。

“嘿嘿！两位回来这里，重温洞房花烛夜么？”依旧是耶副小人脸孔。

果然，一开口就没好话。环秋脸上染了彻底的红，钟清流则“咳”了一声，掩饰尴尬。

她是怎么知道的？

像是响应他们的疑问，江老大巴巴凑上前去，用低的很可恶的邪邪笑声道：“你们那天忘了把床单顺手牵羊带走，云儿收了起来，不小心给我瞧见的。要不要我去帮你们讨回来，好当个纪念，庆祝你们新婚？”

环秋抽了口热气，脸沸的要开了，江老大又火上加油：“奇怪了，既然你们这熟饭已经煮的香喷喷了，怎么这几天还是分房睡？胃口不太好？还是日子不对？”她故作疑惑地瞧着两人。嘿嘿！难得钟清流那张有稜有角的冰脸，也开始有点红红血色了，哈哈……

江老大大江湖混久了，说话不忌荤腥，没什么礼教观念，加上胆子又大，脑子也灵光，挖人隐私的手段可也是上上之选，这种人要是搬弄起是非来，胜过一整条长江所有的三姑六婆，可怜了这两人了。

环秋红着脸啐道：“别胡说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江老大大声道。可给她逮着报仇机会了，可不能轻易放过。她邪恶的笑着，轻

佻地伸出玉手，逗弄钟清流那刚毅的下巴，故意娇声嗲气道：“钟大当家，西楚霸王，长江第一美男子啊！你那天不是当着虞美人的面，威胁着说要亲我，难道这么快就忘了咱们的好情，想对我始乱终弃么？”

这话可以呛死一缸子男人。认得江老大的，谁也不敢相信她会用这种呕心的调调说话。钟清流皱着眉避开她挑逗的手，不放心地看了看环秋。可别误会啊！他朝她使眼色。

威胁着要亲她？喔哦……环秋转了转脑袋，终于瞭悟。原来那天是阿清威胁着要亲人家，才逼得人家陪他演了戏的，活该现在人家要报仇。她开始等着看好戏，也很配合地回给了钟清流怀疑的白眼。

“原来你……”她委屈地噘着嘴。

“环秋……”钟清流急了。

他转向罪魁祸首江老大，黑着脸道：“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”

“哎哟！你想翻脸不认帐？我好命苦啊！虞美人，你要替我主持公道啊！”江老大惨兮兮地叫道。

“哼！”环秋故意撇过头去，将难题丢给钟清流，要他自己看着办。

钟清流定了定神。想在他面前耍花样？好吧！那就试试看谁厉害，大家走着瞧！

他邪气地一笑，不顾两个女人的惊愕，一把握住江老大的纤纤柳腰，决定先解决她，再向环秋解释。

“就算你这么想同我暗渡陈仓，也别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我老婆面前啊！总得尊重一下大房的地位，往后你们姊妹也才能相处愉快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钟清流将计就计，反客为主的还击，魅惑的笑进了江老大眼眸，还故意喷了口撩人的气息在她颈侧。经历过太多的女人，鲜少有人能抗拒得了他的魅力，这点自信他还有，江老大是自掘坟墓。

喔！我的老天！这这这……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她怎么全身虚软？江老大像掉进了酱缸，一脸紫红，吓得跳了开。钟清流诡计得逞，也由得她逃。

好不容易离开他的侵袭范围，江老大呐呐道：“你……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要本老大当你小老婆？不怕我海派的人马砍了你？”

“是你要我认帐的，我就这么认帐，不满意么？”钟清流好整以暇道。

“哼！耍我！给我记着！”江老大愤愤撂下狠话，远远退到五尺之遥的距离外，显然是怕极了钟清流的手段。真是的，想装个浪荡女唬唬他，挑拨一下他们的感情，竟然一下就给拆穿了，她真蠢！江老大懊恼不已。

好笑这纸老虎，明明不谙调情，硬要斗他这个调情圣手。不过钟清流也适可而止，正色道：“云儿姑娘在吗？”

“在里面，我去看看。”江老大狠狠地趁机溜了。

“怎么？要收她当小老婆？你有这么大的面子，罩得住她？”环秋酸溜溜地白他一眼。

“你明知道她在破坏我们。”钟清流笑若揽过环秋肩膀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“嗯……”环秋靠着他，歪着头忽道：“其实，你们挺相配的，你不觉得？你们很像，都是不可一世的枭霸，照理说应常是最了解彼此的。所谓“同类相求”，你认为如何？”

钟清流聪明地摇了摇头。他若说是，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

“一山不容二虎。你没听过么？”他摸摸环秋鬓发。

“可是，若是一雄一雌，就能和平共存了吧？”

钟清流依旧摇了摇头。他和江老大从碰头起，就一直斗到现在，虎就是虎，王不见王，他们这类型的人，容不下另一个同类，就算是异性也一样，更何况他爱的不是她，他更不必勉强自己，去容忍一个处处同他相争的伴侣。

江老大自然有别的男子匹配，绝不是他。

“我们也很像啊！你忘了我们是一丘之貉？这也是同类相求啊！”钟清流笑道。

“那为什么我们这种同类会相求，你和她就相斥？”环秋的执拗脾气又来了，问个没完。

她一定要将他推到别人怀里么？钟清流有些生气，意味深长道：“项羽和刘邦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，他的心里只有虞姬。”他柔情款款地看着她。

“对喔！”环秋终于满意地被说服了。即使知道了他们当天是在演戏，环秋仍难掩饰不安，有一瞬间，她真的觉得江老大与钟清流才是旗鼓相当的绝配，听他这么说，才放下她心中一颗石头。

得到钟清流的爱之后，她对这样的幸福，恍恍惚惚地一直不是很肯定；印象中，她一向不是讨人喜欢的姑娘，表面上她不在意，实际上，她的表哥，关中的退婚者，或多或少击垮了她

的信心，才教她一面不择手段的追求，一面又瞻前顾后，得到了又忽而退缩。

“走吧！该去见我们的“情敌们”了。”钟清流道。

对喔？还有另一颗石头在里面呢！环秋笑挽着他，一同入了私塾。\*\*\*

“你们没事了，真好。”云儿笑看着两人。她的丈夫仍在同孩子们上课，所以由她接待。早知钟清流会再度上门来，她也已有了心理准备。

江老大远远站在一旁，笑容仍然阴邪，但就是不敢靠近钟清流，显然是心有余悸；

经过她刚才的搅和，环秋和钟清流见了云儿，讪讪地浑身火热，全身上下不自在，教江老大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。

“来来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轰动长江、掀翻洞庭的钟清流，这位是他的“新婚”妻子袁环秋，叫她虞美人就行了。”江老大刻意暧昧地加重了音调，气的两人瞪了她一眼。

“这位呢，是君夫人，扬州最俊的夫子君先生最漂亮的老婆。”江老大哇啦哇啦道。

这个讲法有语病喔！好象君先生有好几个老婆，而云儿是其中最漂亮的一个似的。江老大废话太多，出了岔子都不知道。众人暗笑。

钟清流忽道：“上官君骅何时改姓君了？礼部侍郎的三公子竟然在扬州当了私塾先生？我没认错人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”江老大叫道。“不要紧。”

云儿笑着示意：“钟公子和我们是老朋友，我们相识，犹在识得你之前。”

“喔！”江老大恍然，插口解释道：“其实这也没什么。听说你这洞庭帝王，竟然在钟山谷地里住了多年，隐姓埋名的当了樵夫，君先生和云儿改名换姓，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。”

原来那位君先生还有这样的来历，环秋暗暗惊奇。

钟山谷地？云儿凝着钟清流：“你坠崖之后，就一直住在那儿？”

“我的腿也是那时摔跛的。”钟清流点点头，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。多年之后再度见着她，竟然没有了当初的断肠情伤，爱恨如船过水无痕，难以置信的云淡风轻。

他真的爱了她八年？

云儿又道：“在你坠崖之后，我同君骅在谷地连找了两个月，四年前又去上了你的坟，一直不见你，还以为你已经……”

“我一直住在那间屋子，四年前也见着了你们，只是躲了起来。”钟清流低低道：

“我实在……没脸见你们。”

这是个怎样的故事？江老大和环秋听的入神。

“娘——娘——”一个蹦蹦跳跳、眉清目秀的稚龄小儿飞扑过来，投进云儿的怀里。

“翔儿，爹呢？”云儿抱着他笑问。

那个四年前襁褓中的婴儿，如今这么大了？钟清流以欣赏赞美的眼光看着他们夫妻出色的孩子。

云儿才问完，上官君骅送走了孩子们，也走了进来。

“钟兄，真没想到，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。”短短一句话，道尽多少世事难料的感叹。

“是啊！上官兄别来无恙。”钟清流笑道：“八年前苏州相遇，你、我、倪凤潮三人，同争“江南第一才女”，八年后的今天，你我竟在扬州碰头，你成了私塾先生，我成了樵夫浪人，看来只有倪凤潮，依然意气风发，当他的“关中之神”。”

不可一世的枭霸，如今虽然自甘黯淡，提到当初的对手依旧得意，难免仍有些在意。他原就不是个平凡之人，能安于现状，也是相当难得了。

“你们……”环秋小声开口，看看钟清流，又看看上官君骅，小心翼翼问道。”

你们认得我表哥？”

“什么？”所有人回过头，望向沉静少言的环秋，突然爆出惊人话。

“你是倪凤潮的表妹？”江老大大吃一惊。

“你怎没告诉我？”钟清流也吓了一跳。他娶了多年前死对头的表妹？

反应最激烈的竟是云儿。

“你……你是他的表妹，那小莫就是你嫂子了？她现在如何？”云儿握着环秋的手，高兴的几乎要哭出来。

“好的不能再好。”环秋简单回了她，又朝钟清流道：“你没问我，我自然就没说。只是表兄妹的关系，也没必要交代这么清楚吧？”

钟清流深吸了口气，差点气炸了。好啊！环秋说过，她曾经爬上了她表哥的床……这么说，倪凤潮当初不但同他争江南第一才女，又曾经得到过环秋的心，这是存心跟他作对么？醋意一起，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理由，八百年前的陈年旧帐，都能拿来怨，钟清流又再度将那远

在天边的倪凤潮，当成了假想敌。

只有环秋知道，他那怪异脸色下，吃的是什么醋。她忙转移众人注意：“这么说，终究是君先生得到了江南第一才女，我表哥和阿清都输了？”她和江老大习惯称上官君骅为君先生，只有钟清流依旧维持当年的称呼。

原来她会觉得刘蔚云这个名字耳熟，就因为她是江南第一才女之故，多年前她的表哥也曾向刘蔚云提过亲，环秋也耿耿于怀许久，事过境迁，她既然爱了钟清流，就不会因表哥而对云儿再有当初的怨怒了；不过，云儿和钟清流之间的故事，她仍然挂在心里。“你表哥和钟公子都没输。”云儿那甜甜的笑容，丝毫不让人觉得是在勉强安慰人。“天下没有江南第一才女这个人，那是小莫一手造出来的，我不过顶着个名儿，哪里是真才女？所以君骅娶了我不能算赢，钟公子和你表哥也不能算输。”

她的嫂子身兼这么多名头，从江南风光到关中的内情，她还是第一次听说，大概很少人知道吧！环秋吃了一惊。

“各自有了心爱的老婆，你们统统都是赢家啦！”江老大一脸统统有奖的模样。

众人各自望着爱侣，心有戚戚焉。难得江老大总算说了句人话，等会儿不要下雨才好。

“你要是不想当输家，就快快找个男人嫁了；如果真嫁不出去，那就嫁我当小老婆，你一样也算赢家。”钟清流不怀好意道。他们之间梁子结的可不小，能整江老大的时候，他当然是不会放过的。

所有人都因着这话而怔住。环秋重重咳了一声，钟清流才得意一会儿，又忙着示意是开玩笑的，免得环秋翻脸，才刚煮熟的香喷喷的老婆，又要飞了。

尽管如此，还是气着了江老大，她气的歪嘴邪眼正要骂人，云儿连忙打圆场。

“江老大不会嫁不出去的，她还有个未婚夫呢！”

钟清流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，像见着了鬼。他咕哝着：“好个未婚夫，未婚妻的年纪都二十五了，还放在外头兴风作浪，遗害世人，他该不会想赖帐吧？”

上官君骅和云儿憋着笑，津津有味地看着他们斗嘴。

环秋拉拉钟清流，示意他别胡说。这两人斗嘴斗上瘾，讲话真是越来越没分寸，还亏他以前还挺沉默寡言，冷的像冰哩！

江老大哇哇大叫：“才不是！是我不想嫁的，才轮不到他赖。别跟我提那个死小子，我早当他是骨灰，灰飞湮灭了，他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就把他从长江打到黄河去。本老大不嫁！”她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，满面怒火，红的煞是好看。

环秋和钟清流兴味盎然地对视。钟清流发誓，江老大不嫁则已，她要是有幸嫁得出去，出嫁的那天，他可要狠狠的闹洞房，报今日床单之仇……喔不！报她的多嘴之仇！

看看环秋那脸色，似乎也跟他有同样的打算。很好，好个沆瀣一气的好老婆，一丘之貉的好搭档！\*\*\*

“有了你们如今的模样，我想，四年前我没出面说明，四年后似乎也没这个必要，可是，这话搁在心里这么久，不说，对不起自己，也觉得对不起你们”没有坏事多舌的江老大，也没有醋缸子环秋，钟清流独自入了私塾，同上官君骅和云儿单独见面。

他要说什么？他俩对视一眼。

云儿道：“你我两家的恩怨，早已随你坠崖而消了，就像当初我们在你坟前说的，是是非非一笔勾销。你毁了我刘家，又为救我而坠崖，赔上你一条腿，这恩仇纠缠难清，往事没有必要再提，你不欠我们，我们也不欠你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云儿一向春风满面的笑脸，此刻严肃而不自然。

上官君骅握着妻子的手，表示立场和她相同。

“我想，还是得说的，我毕竟让你们苦了许久。”钟清流低着头道：“当初我用强，是想争取你的心，可是……打昏了你，我并没有下手，只是制造了个误会而已，你一直是清白的，骗了你许久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

两人的脸色微变，这个消息的确有些骇人。

在成亲前，云儿一直因为被钟清流夺了清白迟迟不愿嫁给上官君骅，害得他们之间的姻缘路波折丛生，钟清流这个手段，不论是真做还是假做，的确很伤人、很缺德，莫怪他耿耿于怀，怎么也要出面解释。

不过，两人的惊愕，没有钟清流意料中那般的震慑。

“我知道。”云儿面色微红，低声轻轻道。“你知道？”上官君骅诧异地问。

“我以为……你没怀疑过。”他也跟着微微发窘。

“你也知道？”云儿红着脸转向丈夫。

上官君骅红着脸点头。这么多年，从两个不知人事的少年夫妻，到如今孩子都五岁了，床第之间，说没怀疑过才是假的，只是云儿将失去清白一事当作毒瘤恶梦，他们谁也没敢提起，才不知原来两人心中早有怀疑。

“其实也无所谓，我和云儿之间的感情，大风大浪都过了，不会因为这事再有什么变卦，你说不说，那是一样的。”上官君骅向钟清流道。

“对我而言却不一样。”钟清流郑重道：“说了，我了一桩心事，也不必再怕面对你们；不说，日里、夜里，都是个负担。”

一旦证实了多年来的怀疑是真，云儿瞬间抹去了烙上心头多年的旧影残痕。除了高兴，而对钟清流初时那股暗有的芥蒂，此刻也自然卸除。

“谢谢你告诉我。”这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她诚挚地朝钟清流点点头。

“应该的。还有这个……”钟清流自怀中摸出香囊，交给云儿：“它伴了我多年，现在物归原主，从此我们之间才算没有情仇纠葛，才是真正的朋友。”

两人见那香囊仍完好如初，不得不为钟清流执着多年的痴情而感动。上官君骅甚至有些怀疑，钟清流对待环秋，会有对云儿那样的真情么？这是移情？替代？还是真心之爱？他们夫妻会幸福吗？

“好好待袁姑娘吧？祝你们永浴爱河。”上官君骅别有所指。

“哈哈……”看到上官君骅那模样，活像怕他又回过头去同他抢云儿似的，钟清流笑开了脸。“我不会再跟你抢老婆的，上官兄，这种事我已经多年不干了。”

云儿笑道：“不会啦！钟公子自己有老婆了，怎么会抢？快别说笑。”她仍是当初那副迷糊天真样，始终如一，真教人又疼又怜，好气也好笑。

钟清流忍不住同上官君骅交换了眼神。一个是：“天啊！这么多年了，她怎么还是这副德行”的惊诧样；一个是：“我也没有办法，这么多年了，她就是这样”的无奈样。

这就是他们争夺了多年的女人？

嗯哼！两人清清喉咙。

钟清流更加确定，还是他的老婆可爱，他非常肯定如今的选择。\*\*\*

走出了私塾，迎上环秋那笑吟吟的脸孔，钟清流突然感到，他的老婆是这样的美丽而动人。

“怎么了，这么愣着看我？和他们谈完了？”环秋笑问，打量着他手上那一大个包袱。

“谈完了，还送给我们一大包新婚礼物。”钟清流又好气又好笑。那包礼物是什么，不用想也知道。

环秋会意地红了脸。这个笑话，江老大可要拿来说一辈子了。

“送了他们一个小小的香囊，他们回赠一大包东西，说来我们还算赚了好处呢？”

钟清流笑道。

环秋睁了眼：“你把香囊还给君夫人了？你舍得？”

“怎么舍不得？那香囊留在我身上，如今是一点意义都没有，送回去才好；继续留在我身上，以后也不知会丢去哪儿，还是送走的好。”钟清流握起环秋的手，与她缓步向前。

“如今没有意义，那往日可有意义？”环秋抓着了这话，漆黑的眼珠眨也不眨地看着他。

钟清流一笑，点头承认。

“有。从来没有真心爱过一个女人，一旦爱上了，执念便深得可怕，深到可以莫名其妙的为她而死，自己也不知追究竟为什么，也许得不到的便一直是最好的吧！再加上见不着她，执念更是只深不浅，那只香囊便成了寄托，深种了多年的执念。”

他看着环秋，轻声道：“如果没有遇上你，今后，也许我还会继续保留它，继续将爱她的执念放在心里，直到老死。”

环秋若有所思道：“遇上了我，多年的执念便可以不要？”她真有这么幸运，可以获得他全部的爱？

“单方向的执念，要坚持也容易，要放弃也不难。见着她如今的幸福模样，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，执念便可稍减；有了你，尝过两情相悦的滋味，我还要那单方向的执念何用？”钟清流轻轻亲了环秋的面颊。趁着还未回到江家，路上没什么人，那个多舌的江老大也不在一旁，此时不亲热，更待何时？

环秋羞怯地推开他，正色道：“就这样，执念完全没了？”

钟清流摇头笑道：“不是没了，是没有往日的意义了。她还是个好回忆的。”

环秋歪了头想着，突然有些领悟。

“我对表哥的执念说来也不浅，爱也爱了十几年，也许是常常见着他 and 嫂子的恩爱模样，

死心的也快了点，遇上了你，才能轻易的转移执念吧？”突然又笑道：“说死心的快，其实也没有，一样都是过了好几年才渐渐放下。真可怕的执念！”环秋轻叹一声。

“你我都是重情又执拗的人。江老大说的对，谁爱上我们，谁倒霉；谁被我们爱上，更倒霉。为了不让世人受害，我们两个可自比周处除害，凑合凑合着别去害旁人了，咱们相爱，自己倒霉就好，祸水不落外人田。”

江老大说话一向是毒辣无比的，对旁人也许不会太严重，对他们俩可就没这么客气，怪只怪她和钟清流犯冲，狗咬狗一嘴毛，说话乱放炮，但就那席话，还算狠的有些名堂，钟清流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听了。

不过迟早有一天，他等着看江老大那祸水，如何祸害男人，他一定会去帮那可怜男人的忙的。\*\*\*

带着云儿写给小莫的信，环秋和钟清流准备踏上前往关中之路，向环秋的家人提亲。江老大很想插花随行，无奈她赌性太强，路上若不赌，便会一路手痒到关中；若是见赌坊就赌，她会一路踢馆踢到关中，然后被长江以北的所有赌坊列为拒绝往来门户，有碍她江老大的赌馆事业北进。除非，有人陪她一路赌到关中……

她睁着希望之光看着钟清流，他哼了一声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免谈！

她看看好心的环秋，环秋爱莫能助地摇摇头。她不会赌，怒难奉陪（其实她是和钟清流一鼻孔出气）。

她又看看大善人钟泉流。

“赌，源自人性劣根，十赌九输，回头是岸吧！”钟泉流劝道，摆明了不爱载赌客，顺便下令钟家船上所有船员旅客，不准在船上赌，禁绝了江老大生路。

他们兄弟好象忘了还欠她一份人情的样子。不行，就让他们欠好了，钟家的人情要用在刀口上。

那就带一票人一起去？那是不可能的，放任手下游山玩水不干活，要少掉多少生意啊！

所以，江老大只有乖乖留在扬州，经营她的赌坊，解她的赌瘾，赚她的银两了。

“见着小莫，说我很想她，很想她……”云儿握着环秋的手，落下了泪。她也想去，但扬州的孩子们少不了她和上官君骅，只得作罢。

“代我向令表兄问候，多年不见，希望他安好。”上官君骅也对环秋道。印象中，同他争夺婚事的倪夙潮，是个可敬的对手。

众人临别依依。钟泉流一旁作陪，忙碌地帮他们打点行李和聘礼，好让他的兄弟能安心娶进美娇娘。他看看多年不见的云儿，又望望即将是大嫂的环秋；两兄弟二度爱上同一个女人，这回终于轮到他大哥了，虽然是为人作嫁，依旧没他的份，怅然失落是免不了，但做兄弟的还是为大哥有了伴侣而高兴。

“钟泉流，你记不记得还欠我人情？”江老大哼道。

钟家兄弟对望。难道她此刻要讨人情？“记得。有什么需要在下效劳吗？”钟泉流问。

“暂时还没有。只是问问看，这个人情过期没？”

钟清流出声示意：“钟家人情绝不过期，欢迎你随时来讨。”

江老大满意她笑笑。有钟大当家的话，她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
“开船。”

钟泉流一声令下，船帆扬起，载了岸边一干人的期望与祝福，朝关而去。

船行走了一段时间后，环秋接近他们两兄弟：“江老大日后要讨人情，你们完全照办么？”这实在太危险了，阿清也许骗不倒，钟泉流就……

“能力范围之内，只要做得到的，竭尽所能。”正直的钟泉流道。

“能力范围之内？”环秋微笑地盯着他：“成亲算不算在能力范围之内？”

钟泉流愕然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钟清流会意，露出同情的神色，看着他可怜的兄弟。江老大是不会看上他这个死敌的，但他“温良恭俭让”的兄弟可就……

“如果江老大要求你娶她，算不算是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事？”环秋笑问。

娶江老大？好……好……好可怕啊！钟泉流呆愣当场，显然想也没想过可能会发生这回事。

风呼呼地拍打他的脸庞，像是叫他别怕，钟泉流犹是怔忡惶惶，算计着这恐怖之事发生的可能性。

